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茶花女
法国 小仲马



# 茶 花 女

〔法国〕小仲马　著

李　雨　译

# 前　言

小仲马(1824—1895),法国著名作家,是法国作家大仲马与缝衣女工卡特琳娜相爱后同居所生的儿子。幼年时期,由于未获大仲马承认,一直被视为私生子,直至青年时期,才被父亲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但这种可怕的幼年经历一直深深影响着他。

他很早便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不到二十岁已有小说和诗歌发表,不过均未引起人们关注。直至他二十四岁时,发表了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茶花女》,才真正令他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也是一个剧作家,一生写过二十多个剧本,并于一八五二年将《茶花女》改编成话剧。

《茶花女》的故事在我国广为人知。它讲述的是贵族青年阿尔芒和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悲剧。涉世未深的阿尔芒在巴黎偶然结识了玛格丽特,他们俩人彼此相爱,产生了非常真挚的爱情。但阿尔芒的父亲出于世俗成见,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迫使玛格丽特忍痛离开阿尔芒,阿尔芒不知事情的真相,一怒之下对玛格丽特进行多次羞辱,并离开巴黎,远走他乡,以抚平心中创痛。而可怜的玛格丽特精神与病体倍受折磨,终于病情恶化,在痛苦中含恨而死。

一九九八年四月

# 一

我一直这样以为：只有当我们悉心观察了世间百态以后，我们才可能塑造各色的人物；这和学习语言有一致之处——只有当我们经历了学习的历程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运用这种语言。

我正值青春年少，还不敢妄想塑造人物，只能以笨拙的笔写下一段故事。

读者们务必注意：这是切切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其中所涉及的人物，除了那位女主角，都还真实地活在世界上。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讲述的故事，十之八九都可以在巴黎得到证实；如果我的论述还不足以使你相信的话，他们的论证会让你确信无疑。很偶然的原因，促使我成为讲述故事的惟一有可能性的人：那事情的最终的诸种细枝末节只有我清楚。而一旦失却这些细枝末节，这故事也就失却了讲述的必要。

您也许会问，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呢？缘起如下：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经过拉菲特路，无意间看到一张黄色巨幅广告——是关于拍卖家具与古玩珍品的。原物的主人离开人世后，拍卖才开始进行。但是原物主人的姓名并未出现在广告上，上边仅仅写明这场拍卖会举行的时间是三月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时，在昂坦路九号。

除了上述信息之外，广告上还说在十三号和十四号你可以去参观那座房子以及家具。

我对于古玩珍品向来有着不灭的兴致。自然我不愿这大好机会白白从指缝溜过，哪怕我不去买回什么，最起码还是该去看看的。

所以，三月十三日，我来到了昂坦路九号。

虽然时间还相当早，已有一些参观者登门“拜访”，其中还有

女士。她们身着华丽的丝绒礼服，肩披开司米披肩，乘着那气势非凡的豪华双座四轮马车——尽管如此，当那辉煌壮丽的景致映入眼帘时，她们同样难以抑制那份诧异，更多的或许是叹赏。

时过不久，我便明了这些女士们叹赏的原由了，我反复观看、琢磨，立即辨出这场所是适于交际花居住的，没准儿正是由她的情人供养的女人的住所。来此参观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女士来自上层社会。倘若这些上层妇女还保持着一丝不灭的热情的话，也该算是此种交际花的住所了。她们的着装打扮，经常令这些出身名流的女人自惭形秽；她们在歌剧院、意大利剧院占有包厢，而且就在这些人的包厢的旁边——与她们毫无二样。她们在巴黎呆着，毫无顾忌地向世人展露她们的美妙姿容，她们的首饰珍宝，外加她们的风流韵事。

我当下就真切地踏在这种女人的住所的地板上，遗憾的是，她早已形魂皆散了。也正基于此，哪怕是最守妇道的女人也可以不再犹豫地直入她的卧房。死亡使得这里曾有的污浊空气消散了；更何况，如果还要进一步的解释，她们仍有借口——她们根本不知道居住于此的是何种人，她们仅仅为着“拍卖”两字而赶来。整桩事情就是如此明了：她们见到了那广告，知道这儿有拍卖活动，对于广告上罗列的允许参观的物品“心向往之”，想事先挑拣一番，就这么简单。而且——一定会有人致力于讲述此类女子的诸种所谓不可思议的轶事，她们来此，也可以趁机处在贵重物品之外、悉心追寻这些女子的风流生活的蛛丝马迹。

然而，所有未可测知的东西都随着她的消亡而消逝了。诚然，贵妇人们心怀真诚，也仅仅是在对于这些被拍卖的物品的诧异之中，她们再也没有可能看到——那女神的生前出卖了什么。

我们还得强调一点，总还有那么一些物品有购买价值。那是具有豪华陈设的房子，其中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从布尔[1] 雕刻

① 布尔：法国闻名的雕刻家。

的家具到玫瑰木[1]制成的家具，从产于塞弗尔[2]的花瓶到中国出产的花瓶，从萨克森[3]的微型塑像以至于绸缎、天鹅绒以及花边饰物等等等等。

那些早就来到的名门小姐信步乱逛，我便跟着她们随处走去。她们迈进一间屋子——那儿有着波斯产的帷幕，就在我也要走入的时候，她们却边笑着边退转回来，似乎后悔先前的举措并因之而羞愧难当，这恰恰更加刺激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间化妆室，各类精巧的化妆物品充斥其中，从这满满的用具中我们也可略见她活着时的奢靡生活。

一张大约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贴墙摆放，那上面有着奥科克、奥迪奥制作的品类各异的珍宝，它们闪烁着亮丽的光芒，令人叹而忘返。对于这些物品的原主来说，它们可是梳妆打扮所不可缺少的，而且这些均是由黄金或是白银制成的。很显然，它们不可能是由一个人一次购置齐整的，只可能是随着时日的发展而渐渐完备的。

真奇怪，进入一位妓女的梳妆室，我却没有什么异样的——准确点讲是恶心的感觉，无论何物，我总能有高昂的兴致来细细把玩一番。我还发现，每一件有着精湛技艺的物品上均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名的开头字母以及各类的纹章标志。

我凝视着每一件此类物品，目光触及之时总禁不住想到那可怜的人所做的种种肉体交易。我还想，仁慈的主啊，总算没有严酷地惩治她，给了她一个安宁的终点，让她在岁之将暮之前，带着那尚未逝去的青春死在豪奢的生活当中。对于妓女而言，衰老无异于她的第一次死亡。

世事原本如此，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一个放浪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子的放浪生活的晚年了。那种生活不存在任何尊

---

① 玫瑰木：巴西出产玫瑰木，有玫瑰的香味。
② 塞弗尔：法国城市，著名瓷器产地。
③ 萨克森：德国地区，著名瓷器产地。

严可谈，更不会勾起他人哪怕是丝毫的恻隐之心。怀着一种“何必当初”的心情的离去是人们所耳濡目染的相当有悲剧色彩的事。当然，她们并非后悔沦落为风尘女子，无非是悔恨不会计划、穷奢极欲。

我曾与一位一度风情万种的女子结交，逝去的时光馈赠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孩儿，用当时人们的话来说，那女孩儿就是她母亲年轻时的模样。可是，这女子似乎从未对她的女儿讲这样的话：“你——是我的孩子呵。”相反，她只收取她的回报，要求她颐养天年——因为是她将她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让她成长起来。这位可怜的孩子是路易丝，她别无选择，只有惟母命是从，没有机会也没有激情、没有感觉地投入他人的怀抱——那样子，就好比有人计划让她从事一项职业，她便如此做了一样，仅仅如此而已。

那些放纵的、纸醉金迷的事件从未停止在这女孩子的眼前上演，自然她也难免于沉迷其中而难以自拔，多年以来她深为病魔困扰却仍然迫不得已地继续这样的日子，她变的麻木不仁，不辨善恶；当然，上帝自然赋予她这样的能力，只不过没有人考虑过进一步发展这种能力之类的问题。

这个女孩子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每天，她都会在相同的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旁边还有她那所谓的母亲，忠实地陪伴左右，看上去倒真像是亲昵的母女俩人。那时候我正值年少，对于当时的诸种令人不快的习俗并未有太大的反感。可是，每每面临这种情形，想想那姑娘连行动的自由都被剥夺了，阵阵不屑与恶心的情绪便会掠过心头。

那女孩子的脸上，布满了姣好的天真烂漫态，时而也难免流露出忧虑与苦痛——从一个尚未涉世的少女的脸上，你是万万不会看到这些的。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形容，那便是一尊屈从女神[1]像！

然而某天，这女孩儿居然开心地笑了起来。在她的放浪纵形的一生中——这可是由她母亲计划好的，她开始感到了上帝的垂怜，上帝开始赐福于她了。简而言之，她的命运生来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上帝既然令她如此，又为什么偏偏还要折磨她，让她得不到安慰呢？那一天，她意外地发现她在孕育着另外一个小生命了，那尚且残留的贞节观念竟令她兴奋得不知所措。人都是有些不愿别人知道的隐私的。路易丝兴奋地去找她的妈妈，告知她这让自己欢欣鼓舞的消息。当然，这话要说出口可绝非什么易事。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并非要有意来捏造一些风流韵事来招揽观众，我只是致力于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我们有此感受——接连不断地暴露此种女子的悲苦生活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保持缄默。公众习惯于白眼看待此类女子，他们无视于她们的苦痛，不愿倾听她们的心声，甚至拒绝公允地评价她们。我们刚刚说，这件事让她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听听母亲的论说吧。她说，她们母女俩的生计都已经难以维系，更何况凭空又多出一张嘴呢，更何况，要这种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怀孕的时间简直是无益的巨大浪费！

第二天，有一位老妇人来看望路易丝，据说她是那姑娘的母亲的昔日好友，是一个接生婆。路易斯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看上去她的脸色更加苍白，比从前也更羸弱了。

又过了三个月，终于有一位男士“良心发现”，他可怜路易丝，并想抚慰她的心灵与肉体的伤痛；不幸的是，这事给她的打击过于沉重，最终导致路易斯流产而亡。

她的母亲还苟活于人世间。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上帝知道答案！当我注目那些精巧昂贵的物品时，这件往事不自觉地浮现于我的脑海中。看来，我已经这样呆呆地站了很久，因为当我

---

① 屈从女神：在巴黎的一个教堂里，有一尊圣母像，她的表情坚忍。

醒悟过来时，屋中只剩下我一个人，外加一个看守的人，他站在门口，提防我偷走东西。

我走向这个看守，可怜的人，我让他担惊受怕了这许久。

我对他说："先生，我想冒昧地问一下，您能否告诉我物主的姓名？"

"当然可以，她叫玛格丽特·戈蒂埃。"

我听说过这个人名，而且我还亲眼见过她。

"什么？"我惊诧地问道，"玛格丽特·戈蒂埃已经死了？"

"没错儿，先生。"

"什么时间？"

"可能是三星期前吧。"

"既然这样，干吗又邀请公众来参观她的住房呢？"

"债权人坚信这样做了以后，价钱一定会上涨的。您比我清楚，若是让他们提前看看这些要拍卖的物品，更容易招来买主。"

"您的意思是说，她有外债？"

"没错，而且数目相当大呢！"

"拍卖所得的钱应该可以还得清吧？"

"还会有剩余的。"

"若是还有剩余的话，这些钱又做什么用呢？"

"留给她的亲戚。"

"她有亲戚？"

"可能吧。"

"谢谢。"我说道。

那可怜的看守总算弄明白了我的意图，他不再怀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之后，我便走出了这间屋子。

"可怜的人儿啊！"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她一定凄惨地死去了。她这种生活中，只有身体健康才能过得幸福，才会有人关照。"一阵怜悯之心涌上心间，我为她感到心痛。

我可以肯定你们会嘲笑我的举措，但是我个人从来都是以

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类女子，而且，我并不乐意为了我这种态度去辩白些什么。

很久以前，我到警察局拿我的护照，无意间注意到邻街上两个士兵正要把一位姑娘带走。我并不清楚这女孩儿有什么过错，我只注意到她不停地亲吻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婴儿，泪水不断地滑落，她正面临着骨肉分离的巨大苦痛。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鄙视过任何一个女人，或者说，再也没有轻易地小看过任何一个女人。

## 二

按照原定计划，拍卖会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与拍卖之间留有一天空闲的时间，这是有意安排那些商人来拆装墙上饰品的——诸如帷幔、壁毯等等。

那时候，恰好我刚刚从外边旅游归来。当你孤身一人再次踏在这首都的土地上时，总有人会不遗余力地主动给你讲述一些大事要事。可是，并没有人告诉我玛格丽特已经去世了，——当然，这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玛格丽特生得相当标致，是以她生前的生活具有着轰动效应，总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愈是如此，也正是基于此故，她的死亡也就愈发显得孤独无依、寂寞难耐、悄无声息。就像阴天时的太阳，谁会在意你何时升空、何时落山呢？当她们正值青春年少时，就不幸离开人世，她们的每一位恋人都会立即得知这一消息，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在巴黎这个风流居所，一个出名的妓女的所有恋人——他们彼此间也都是有深交的。他们不过会回忆往事，相互追忆一番，然后重复着以前的步伐，他们生活的轨迹甚至不会因此而产生稍稍的偏离，也根本不可能勾起他们的痛苦——哪怕仅仅是一滴痛苦的眼泪。

当你长大成人——年满二十五周岁以后，眼泪便成为无价之宝，为一个红颜知己而流泪，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最多，他们会因为父母而抛洒几滴泪水，这是依父母要留给他们财产的情况而定的，他们的泪水的流量会随着财产的数目而变化。

对我个人而言，因为我刚刚提及的那种天生的悲悯与同情，不由得我不长久地考虑她的逝去——尽管在玛格丽特留下的物品中，并没有我姓名的开头的字母，也没有由字母构成的图案——没准儿，我又是自作多情，可能玛格丽特根本不值得我这样追忆。

我想起种种往事：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常常邂逅玛格丽特，每天，她都会坐着一辆由两匹枣红色的骏马拉的蓝色小型双座四轮轿式马车走过那里，从无例外。就从我见她的第一眼开始，我就感受到了她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她那种超凡脱俗的美丽又进而显示了这种不同，使得她高高在上。

这类女子是不会孤身一人出门的，不过，并不清楚是谁陪伴在她们左右。

道理非常简单，男人们并不乐意向公众宣讲他们的情人，是以他们不会在身边，而这些姑娘们又害怕独自一人，是以她们会带一个不如自己、没有马车的姑娘，或者是一个经过了悉心妆扮却并不见成效的老妇人，她们相当明了这些女子的生活内幕，所以，若是有人有好奇心的话，不妨去问她们。

然而，玛格丽特着实是一个例外。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去香榭丽舍大街，她会躲在马车中，避免被外人看见，冬天，她披一条长长的开司米披肩，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夏天，她常穿样式相当简单的连衣裙。她经常散步，那儿有很多人认识她，即便如此，她也只是浅浅一笑，那是真正的公爵夫人般的微笑——当然，也只有那些人才能够明了。

同样，她有别于与她做着相同职业的人，那些人往往会在圆形广场与香榭丽舍大街之间游来荡去，她却偏不如此，那两匹枣

红色的马载着她飞奔向西郊的布洛涅树林[1]，在那儿，她走下马车，闲逛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度登车，回家。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它们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挥抹不去，说心里话，我对于玛格丽特的逝去感到哀伤，那种感觉近于人们痛惜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毁灭。

毋庸讳言，玛格丽特这个女子确实有超凡脱俗的美丽。

她体态修长、苗条，可能稍稍有些过分，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精于此术——只要投入些许的精力，她就能使人们无视这一缺陷。那长长的、几乎坠地的披肩流线型地垂下，遮掩不住那丝绸质地的长裙的宽宽的花边，甚至于那紧靠在胸前用来保暖的笨重的暖手笼四周的褶裥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以至于哪怕是最苛刻的人面对这位姑娘，都不会再有什么话可讲。

她的发式简直就是一件奇珍异宝，精美绝伦，乖巧可爱，用缪塞[2] 的话来说，那是经过她母亲的精心炮制的。

她有着一张鹅蛋脸，最善写作的人也难以尽数其中的风流韵致，那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会说话，上边嵌着两道细长的、弯弯的眉毛，那种韵味简直像是画匠画出的，那黑而长的睫毛不时地眨动着，当她垂着眼睛时，一抹浅浅的阴影便投射在那粉红色的面颊上；那可爱的小鼻子玲珑而又挺拔，鼻翼稍稍张开，似乎是满心呼唤着情欲的生活；那张端庄的小嘴线条清晰，微微张开，你可以看到那齐齐整整的、洁白的牙齿；她的皮肤娇嫩，那色泽和还未经人触摸过的鲜桃上的绒衣相近，第一眼望去，你约略可以得到此类印象。

她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不知是天然所致还是有意为之，它们如同波浪般卷曲，在额前便分成了两大绺，一直延续至脑后，显露出那两个耳垂，那上边熠熠发光的可是价值一万法郎上

① 布洛涅树林：在巴黎附近，是上流阶层的玩乐场所。
② 缪塞：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下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的生活是充满激情的、纵欲的、狂欢的，然而你仍然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到如处子般贞洁的神情，也还难免有些稚气，这件事真叫人困惑。

玛格丽特有一张令人心醉神迷的肖像画，那是维达尔给她画的。也只有维达尔才能做出这样的画，上面的玛格丽特神采依旧、恍若再生。她去世以后的一段日子，这幅画在我手中辗转了几天。不能不承认画技的高超，它是如此逼真，以至于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填补了记忆中的空缺。

我在这一章所讲述的事情，有一部分是我在以后才陆续得知的。我得提前在这儿写出来。要不然在再次讲述玛格丽特的生平时，我又得重复一遍。

玛格丽特对于首场演出有着相当大的兴趣，凡是有这类演出，她必到无疑。每个夜晚，她要么在剧院，要么呆在舞厅。如果有新戏上映，你一定能在剧院找见她。她随身携带着三件必用物品：用来看剧的望远镜，一袋甜点心，一束茶花，这些东西每次都放在剧院楼下、她的包厢前边的栏杆上。

她在一个月当中不时更换茶花的颜色，二十五天是白色的，剩下的五天则是红色的。我只限于陈述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没有人清楚她更换茶花颜色的理由，我也毫无例外。她的那些朋友，以及常去她去的那个剧院的人们，都和我一样对此有所关注。

除了茶花之外，玛格丽特从未佩戴过别的花。她经常去巴尔荣夫人的店中买花，终于，有人叫了她“茶花女”，打那以后，这个绰号便流传至今。

我也知道玛格丽特是某些举止极为绅士的年轻人的情妇——这是生活在巴黎的某个特有圈子的人所共知的，而玛格丽特并不否认这些，相反，她还会大声谈起，那些男子也同样饶有兴致，这样的话，可以看出情夫与情妇是两厢情愿的了。

但是，也有人传言说自打她从巴涅尔[1]游玩回来以后，只与一个外国老公爵[2]同居，维持了近三年之久。传媒说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似乎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改变玛格丽特，而玛格丽特本人，似乎也并未表现出什么反感的迹象。

有一个人详细地向我描述了这件事的全部过程。

那还是在一八四二年春，玛格丽特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医生们建议她去温泉，于是她来到了巴涅尔。

在巴涅尔疗养的病人当中，有一位就是公爵的千金小姐，她与玛格丽特得了同样的病，更有趣的是，两个人长相也极其相似，以至于她们经常被误认为姐妹。不同之处便是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玛格丽特还没有来多久她就死去了。

每个人都会在埋葬着自己亲人的那块土地上滞留，不愿离开，公爵也是如此。于是，一个早上，在一条小径的拐角处，他发现了玛格丽特。

他急速地跑上前去，好像那就是他女儿的魂灵，他紧抓着她的手不愿松开，他的泪水浸润着面颊，他并不询问她的姓名，他只是请求她允许让他看见，让他去爱她，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跟着玛格丽特到巴涅尔的只有一个女仆，更何况她根本不顾忌自己的名誉问题，她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然而即使是在巴涅尔，仍然有人认识玛格丽特，为此他们请求公爵的接见，并且告知他戈蒂埃小姐的本来身份。这无异于给这老人重重一击，他再也不会觉得玛格丽特与他的女儿有什么相近之处，可是太晚了。他需要玛格丽特，离不开这年轻的女人，这已经成为他继续生存的惟一支持。

他并没有严厉地斥责她，当然，他也没有任何权利如此做；

---

① 巴涅尔：一个温泉疗养地。

② 外国老公爵：实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德·斯塔凯贝格伯爵。

不过他向她询问，如果他给她一切她所向往的东西，以此来让她放弃她以往的生活，这样的交易能否成功。玛格丽特同意了。

我们还得强调一点，在这个时候，本性开朗的玛格丽特病体欠佳。她深感自己得病的主要原由便是以往的那种放纵生活，由此她产生了某种希冀：没准儿因为她的幡然悔悟与改邪归正，上帝会重新赏赐给她娇美的容颜以及健康的体魄。

当然，因为温泉神奇的疗效，每天惬意自然的散步，加上自然而然产生的疲劳以及之后充足的睡眠，使她在夏末秋初时已差不多完全康复了。

公爵与玛格丽特一起回到巴黎，他们的关系与在巴涅尔时相比并未有什么两样，他仍然经常去看望她。

并没有人明了这件事真正的原因，也没有人清楚这件事的目的为何，它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然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要知道，那以富贵闻名于世的老公爵，今天却以豪奢闻名于一时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这件事的起因归结为女人的诱惑，本来嘛，这种事情也经常在老头子身上发生的。众人为之想好了一切解释，单单没有找到事实真相。

事实上，这位老公爵对于玛格丽特的感情是单纯的父女之爱，除了心与心的交流之外，他并未与她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触——在他的眼中，那可是乱伦的行为，他从未说过父亲不能对女儿说的话。

我们绝对没有虚构一些事情的欲望，我们仅仅是想摆出事实。所以，我们得说，如果她能留在巴涅尔，她绝对可以实现她对公爵所做的承诺，在巴涅尔，这件事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然而，一旦走入巴黎这座狂欢的都市，这位活泼的姑娘——她早已习惯了大把地花钱、习惯了舞会上的狂欢、甚至于习惯了狂饮，让她再去重复只有公爵按期拜访的那种孤单的生活，无异于折磨，她感到无聊、空虚、懊闷。以往的那种放荡生活的风再度吹来，温暖

着她的心灵。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也就是从巴涅尔回来以后,玛格丽特比以往更加楚楚动人了,她正值二十岁,她的病虽然并未痊愈,但已经得到控制,这再次撩起她的欲望之火,这也正是由胸部的病造成的。

那位公爵的朋友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个年轻的女子,他们为抓到任何一件丑闻而欢欣鼓舞不已,因为这样便有损公爵的名誉。终于有一天,他们有话可说了,他们告诉公爵说,玛格丽特经常接待别的客人,而且他们往往在那儿过夜。他们言之有物、证据确凿,自然令公爵痛苦万分。

经历了一番盘查以后,玛格丽特对公爵讲明了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不仅如此,她还诚恳地建议公爵不要再去想关照她的一生;她说,她个人没有可能实践她所做的承诺,所以,她并不乐意去欺骗一个对她好的男人,并接受他的恩赐。

一个星期过去了,公爵没有来——他也只能坚持这么久,第八天,他又跨进了玛格丽特的家门,他恳请玛格丽特见他,并说让她为所欲为,只要让他能看到她,而且他还信誓旦旦地说,说他到死都再不会说她一个字的不是。

这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也许是十二月,也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以后三个月发生的。

## 三

在十六日下午一点钟,我再次来到了昂坦街。

我刚走到大门口,便听到从里边传来的此起彼伏的估价声。

那房子中,满是来看热闹的人。

几乎巴黎城所有的名妓都在场,几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在悄悄打量她们。这又是一个大好机会——让她们以参加拍卖会

的名义来一饱眼福——看看那些她们一直都不可能有缘相见相接触的女子,她们也许还在暗地里羡慕这些女子的自由浪漫的享乐生活呢。

眼见着 F 公爵夫人的胳膊与 A 小姐相撞,A 小姐可是风靡巴黎城的一位名妓;T 侯爵夫人还在拿主意,寻思是否有必要买下那件家具,不过 D 夫人可是在不停地抬高价码;D 夫人——正是当今巴黎城最走红最受欢迎的名妓。还有一位 Y 公爵,大家都说他在巴黎破产了,而巴黎的公众又传说他在马德里破产了,究其实,他每年的收入除去开支还有富余。这功夫,他正忙着与 M 太太聊天,同时又念念不忘跟 N 夫人暗送秋波。M 太太可是一名满腹才气的短篇小说作家,她经常梦想把自己思考的东西付诸笔端,然后签上自己的姓名。那位美丽的 N 夫人多半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逛,她的着装无外乎粉红色以及天蓝色两种,她乘的马车是由两匹强健的黑马驾驶的,因而托尼向她索要一万法郎的高价……而她呢,只有按价付钱;还有一位 R 小姐,她依靠自己的才华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使得那些依靠嫁资度日的上层社会的妇女自惭形秽,而那些依靠爱情生活的女人也是自愧弗如。尽管寒风凛冽,她还是赶到这里来参加拍卖会,自然,她也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

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这屋子中很多人的姓名的首字母都在那些饰物上,他们自己显然也为这意外的相遇感到惊奇,不过,为了防止诸位的厌倦情绪,我就不在这里逐一地罗列了。

我还得补充一点,就是大家都有着高昂的兴致。这些女人中间有许多人都与玛格丽特曾有过深交,但是在这种时刻她们好像并无丝毫的眷恋之心。

人们大声地喧笑嬉闹,拍卖估价人在竭尽全力地高声压制杂语声。挤坐在拍卖桌子前边的凳子上的那些商人们也在极力要求大家安静下来,以便于他们顺顺当当地进行交易,但是没有

谁会在意这些。不过，如此热闹的聚会以前倒好像并未发生过。

我悄无声息地溜入了这混乱的人群当中。我的心中充满着悲苦，想想玛格丽特刚刚离开人世不久，这里又是一派欢声笑语，仅仅是因为举行这场拍卖会来抵消她在世时的债务，一想到此，我就如骨鲠在喉。我来这儿纯粹就是看看热闹而已，并不是来买东西的。我凝视着那些拍卖商，每每有一件物品被抬到了他们所未设想到的价格时，那笑容便在脸上绽放，他们为之欢欣鼓舞。

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正人君子：他们曾经在玛格丽特的风流生活中做了投机买卖，他们曾经在玛格丽特身上谋取了大笔钱财，他们在她即将离世的时候还曾拿着那印花的借据向她催债讨钱，他们也还在她死后牟取那所谓正道的账款和那肮脏的高额利息，他们可都被人叫做正人君子呢！

无怪乎古人云：商人与盗贼信仰同一位上帝，真理啊！

很快，那些长裙、开司米披肩以及首饰都脱手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但是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一直在等待着那有用的东西的出现。

不经意间，我听到了一声询问：

“一册精装书，讲究的装订术，烫金的书边，名为《玛侬·莱斯科》[1]，扉页上还写了几个字，十法郎。”

一段时间的静寂，又过了一会儿，才有一个人说道：

“十二法郎。”

“十五法郎。”我说。

何必出十五法郎呢？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也许就因为那上边留下了一些字迹吧。

拍卖主再度重复一句：

“十五法郎。”

---

① 《玛侬·莱斯科》：十八世纪法国普莱服神父写的一部恋爱小说。

“三十法郎。”第一个声音又说，似乎是在宣战。

由此，竞争开始了。

“三十五法郎！”我以一种不服输的声调高呼。

“四十法郎！”

“五十法郎！”

“六十法郎！”

“一百法郎！”

不由得我不承认，我相当成功地引起了满堂的关注，当我的声音落地时，那个大厅里一片静寂，每一个人都将目光转向我这里，似乎要弄清楚不惜任何代价要弄到这本书的人究竟是何等人物。

看上去，是我说话的口气占了上风，因为我的对手最终放弃了这场竞争。而且，他还向我深鞠一躬，相当有礼貌地说，尽管有些晚了点：

“先生，您拿去吧，我退出。”

看上去，没有任何人再有什么反对意见了，于是，我便成为书的主人了。

为了防止我再有什么狂妄的想法来参加拍卖——虽然我的血气方刚促使我参与，但我不能不考虑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急忙请人写下了我的姓名，把书放在旁边，然后就离开了拍卖现场。我在想，那些在场的人一定会为此事大发一通议论的，他们会做出种种设想来断定我的实际目的，毕竟，随便花上十法郎——至多十五法郎随便在哪儿的一家书店都可以买到一本同样的书。

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叫人去拿回了我这本书。

赠书人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题词，只是很少的几个字；但是字迹还算是清秀，是用羽笔写成的：

玛侬与玛格丽特——人间天堂

签名为:阿尔芒·杜瓦尔

“人间天堂”,我想道,写在这儿有什么别的含义吗?

依照这位叫阿尔芒·杜瓦尔的人的意思,是不是说在浪荡的生活中,或者在情感的生活中,玛侬是远远比不上玛格丽特的,还是有什么别的意味?

我觉得指情感的生活应该是更为妥当的,若是指浪荡的生活的话,措词过于强烈,而且也并不恰当,无论玛格丽特对自己持何等论点,她都会难以接受这种说法的。

之后我便出门了,一直到那晚睡觉之前我才重新拿起这本书。

毫无疑问,《玛侬·莱斯科》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我甚至可以复述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部分,不过,每一次,当我重新拿起书的时候,它还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召唤着我;那个晚上,我再度翻开,第……次地与普莱服神父笔端的女主角相遇。这位女主角刻画得那么有力度,使得我经常误以为她就是我的故交。在一种全新的情形之中,我不时地对比着玛侬与玛格丽特,而这种对比竟有着难以言说的魅力,我沉浸其中,不知身为何物。我得到了这本书,对这本书的原主,我有着历来的宽容,除此之外,还加上了几份怜悯,然后,还有爱。当然,玛侬最后在沙漠中死去,可她死在那人的怀中——那个人是在用他的一生、他的全部爱着她,在她死后,那人为她挖坟墓,他的热泪润湿了那方土地,埋葬她的同时他也埋葬了他的心。可是,可怜的玛格丽特,她是在她那张床上离开人世的;不过,她同样死在沙漠中——心灵的沙漠中,与玛侬的沙漠相比,是更加干燥、广阔、无情的地方。

有几位朋友深知玛格丽特生前的境况,他们告诉我,玛格丽特临终前的两个月是漫长而又痛苦的,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真心地来到这儿抚慰她的创痛。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便自玛侬、玛格丽特想到了我认识的其他女人,我仿佛看着她们唱着哀歌,向一成不变的死亡前行。

可悲的女人呀！如果说你不该去爱她们，那你最起码该向她们寄予同情。你们是那样地怜悯盲人——因为他们从来不曾见到光明；你们是那样地怜悯哑巴——因为他们从来不曾表白自己的心声。可是，你们却吝啬那一丝怜悯，不愿给予那可怜的女子，而且以冠冕堂皇的托辞——无耻啊，名声啊！那可怜的女子的心中一片乌黑，她的灵魂麻木了，她的良心也麻木了。因为苦痛，她陷入癫狂，她在无穷尽的苦痛的挣扎之中却不知道善良为何物，她在冥冥之中听不见来自天国的问候，更不用说去表达她们的爱及信仰了。

雨果创造了马里翁·德·洛尔姆，缪塞创造了贝尔纳雷脱，大仲马则创造了费尔南特[1]。所有的思想家与诗人都寄予青楼女子以无限的仁慈与怜悯。有些时候，这些人们会用他们的爱情，乃至他们的名字，维系她们的名誉。我是如此重视这一点，原因就在于正读我这本书的人当中，一定会有人不打算继续下去。他们害怕他们所读到的，无非是邪恶与丑事的代名词；而且这种书的作者的年龄[2]，自然加剧了人们的惊疑。我只希望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能有所改变，如梦初醒，如果他们仅仅是担忧我以上所述的而难以继续阅读的话，那真是大可不必的，他们完全可以从头儿读到尾。

坦白地讲，我一直遵循着以下的原则：上帝从来都为那些并未接受过善的教育的女子打开两条通往善良的路径：或者苦痛，或者爱情。当然，无论哪一条路都是布满荆棘的，她们踏上这段旅程，双脚被刺得鲜血直流，双手布满裂痕，不过，她们终于在那荆棘丛上，摘去了恶行的种种装饰，赤裸裸地到达了终点，毫无羞愧之感。

所有遇到这类勇于面对艰难困苦的女子的人，都不应吝惜

---

① 她们均为作品中的妓女。
② 小仲马写《茶花女》时仅二十四岁。

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他们甚至应该公开宣称，他们与这些女子相遇了。勇于宣言这种事，他们也就指明了道路。

在那人生道路入口的地方，悬挂着两块招牌，一块是指明“善之路”的，一块则是指明“恶之路”的，这当然是一种幼稚无益的举措。而冲着那些走到路口的人说“选择啊”也并非明智之举。最明智的做法是像基督徒一般指清楚道路，领着那些受到诱惑的人渐渐深入，而不是有意使那些道路的起始部分就变得崎岖不平、举步维艰。

基督教中有许多劝导浪子改邪归正的寓言，目的就在于说服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善待他人。主耶稣满是怜悯地对待那些因情欲而受了伤的人，他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包扎伤口，而且从伤口处提炼医治伤口的物品。也正是此故，他对马特莱娜讲道：“我赦免了你那么多的罪过，因为你满怀着爱心①。”崇高的宽恕之心，自然会有崇高的信仰来响应。

我们何必比基督更苛刻呢？这个世界企图展现它的威力，摆出一副严酷的表象，所以，我们就接受了这一切。我们为什么要追随它的步履，抛弃那些满是伤痛的灵魂呢？那些伤口当中，隐隐可见那昔日的罪恶——就如同病人渗出污血一般。这可怜无依的灵魂虔诚地等待着有人伸出友谊之手，为他们包扎伤口，医治心灵的创伤。

在这里，我向所有与我同时代的人呼唤，向那些以为伏尔泰学说早已过时的人们呼唤，也向那些同我一样深切地明了十五年以来人道主义在以迅猛的势态发展的人们呼唤。大家已经公认了善与恶的区分，大家都重新有了信仰，公众们对于神圣的事物又萌发了尊敬之情。我们最起码应当承认这个世界在变得愈来愈美好——如果还不能说它是至善至美的话。睿智的人都在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所有高尚的意志都在同一个原则的统率之下：我们需要真诚，需要生机，需要善良！我们应该为自己有一颗善良的

① 抹大：《圣经》悔过的女罪人，见于《路加福音》第七章。

心而自豪，要知道，邪恶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东西，更何况，我们还有不灭的信心。千万不要因为那人不是母亲、姐妹，也不是女儿、妻子就歧视她。我们应持之以恒地尊敬亲族，同样也应反省个人的自私。要知道，上天对于一名忏悔的罪人的欢喜远远胜于一百个从未有罪的正统的人，为什么不去让上天高兴呢，既然上天要降福于人类！上天是从不会亏待我们的。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让我们给那些因过多的欲望而犯过错的人以更多的宽容与理解吧。没准儿，这种善意的期望会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这就如同一位心地善良的妇人劝别人服用她配的药时常说的话，即便没有效用，总还是有点儿作用的。

我深深知道，从我所提及的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论题中引出一个巨大的结果，未免太妄自菲薄了些。不过，我深信所有的事物都是以小见大的。孩子当然还小，可他毕竟在为成人做着准备；脑袋虽然很小，其中却蕴含了思想；眼珠当然也不大，可是它能看到方圆几公里的事物。

## 四

两天之后，拍卖都进行完了，总共卖了十五万法郎。

三分之二被债主们拿走了，其余的部分归玛格丽特的家属——一个姐姐和一个外甥[①]来继承。

当看到公证人写的信，信上告知有五万法郎的遗产可被继承时，这位姐姐惊呆了。

这个年轻姑娘没见她妹妹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自从她的妹妹失踪后，她和其他人连一丝一毫关于她的音信都没有得到。

① 原文 Petit－neveu，意是外甥孙子或侄孙，好像有误，现经修改，译为外甥。——译者

匆匆忙忙地，这个姐姐来到了巴黎。见到她，那些认识玛格丽特的人都深感惊讶，原因就在于她作为玛格丽特仅有的继承人，竟然是个乡下姑娘，很胖，也很漂亮，她连家乡都没有离开过。

瞬息间，她大发横财，连这笔意外之财来自何方都不知晓。

事后有人对我说，当她回到村子之际，对于她妹妹的亡故，她非常难过，不过她按四厘五的利息存起了这笔款子，从而弥补了自己的伤感。

巴黎，是一个谣言纷杂的罪恶深渊，在这里，处处有人在谈论这些事，岁月流逝，逐渐地人们也就将这些淡忘了。如果我不是突然又碰到一件事，对于为什么会参加这些事，差不多连我也遗忘了。我由这件事了解了玛格丽特的出身，而且对于一些感人至深的详细情节也了解了。这给了我一个念头：写下这个故事。现在我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卖完家具后，再次出租了那所空宅，三四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我家的门铃被人拉响了。

我的仆人，事实上是兼做我的仆人的看门人把门打开了，拿了一张名片给我，他告诉我，有客人想见我。

我把名片扫了一眼，只见上面写着：阿尔芒·迪瓦尔。

这个名字，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搜索着自己的记忆，我想起了一本名为《玛侬·莱斯科》的书的扉页。

这人是把这本书送给玛格丽特的，他为什么要找我呢？我吩咐马上把那个等候的人请进来。

于是一个青年来到了我面前，他有着金黄色的头发。他的身材高大，脸色显得苍白，身上是一套旅行装，看上去这套衣服已经穿过好几天了，连到了巴黎都没洗一洗，因为衣服上沾满了灰尘。

迪瓦尔先生激动极了，对于自己的情绪，他不愿掩饰，眼里充满了泪水，声音颤抖着，对我说：

“先生，我如此衣冠不整，冒冒失失地就来拜访你，请您原谅。不过，对于这些俗套，年轻人是不太讲究的，再说我非常急于见你，今天就想。所以，虽然我的行李已经送到旅馆去了，但我连到旅馆里休息一下都没有，立刻就赶到你这里了。尽管为时尚早，我依然怕见不着你。”

我请迪瓦尔先生坐在炉边。他边就坐，边把一块手帕掏出口袋，捂了一会儿脸。

“你肯定不清楚，”他继续说，还唉声叹气地，“在这种时间，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来拜访你，身穿这样的衣服，哭成这个样子，对于你，他会有怎样的请求。”

“我此行的目的非常简单，先生，是想向你求助的。”

“先生，请说吧，能为你效力我很乐意。”

“玛格丽特·戈蒂埃家的拍卖你参加没有？”

提到玛格丽特的名字，这个年轻人又控制不住那刚刚稳定下来的激动情绪了，没办法，他把眼睛用双手捂住了。

“你肯定认为我很可笑，”他又说，“我这模样太失礼了，再次请你原谅。对我所说的话，你听得那样耐心，请相信，我会记住的。”

“先生，”我对他说道，“倘若我确实能为你效力，能使你的痛苦稍稍减轻一些，就请尽快让我知道我能为你做哪些吧。你会明白的，我特别愿意为你效力。”

迪瓦尔先生的痛苦真是太使人同情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让他对我满意。

于是他问我：

“当玛格丽特的财产进行拍卖时，你买过什么东西吗？”

“是的，先生，买过一本书。”

“是《玛侬·莱斯科》，对吗？”

“对呀。”

“这本书依然在你这里吗？”

“在我卧室中。”

听到这一消息，阿尔芒·迪瓦尔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马上向我致谢，似乎这本书依然在我这里，就已经给了他帮助。

于是我起身走进卧室，拿出书来给他。

“是这本，”他说着，看了看扉页上的题字，然后翻阅着，“是这本。”

书页上，落下了两滴硕大的泪珠。

“那么，先生，”他把头抬起来问我，此时的他连掩饰自己曾哭过的事实都顾不上了，而且差不多又要哭出声来，“这本书你非常珍爱吗？”

“先生，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有个请求，想请你将它转让给我。”

“请原谅，我太好奇了，”此时我问，“是你送了这本书给玛格丽特·戈蒂埃吗？”

“是的，是我。”

“先生，这本书属于你啦，拿走吧，这本书能够物归原主，我非常快乐。”

“不过，”迪瓦尔先生有些不好意思，说，“你已经付过书款了，怎么说我也该把钱还给你。”

“这本书就让我赠送给你吧。这样一小本书在如此的拍卖中，价钱是不值一提的，我也想不起来这本书花了多少钱了。”

“你花了一百法郎。”

“是的，”我说，这次感到尴尬的是我了，“你如何得知的？”

“这非常简单，本来我打算及时赶到巴黎，不错过拍卖玛格丽特的遗物，可是我赶来时已是今天早晨了。无论如何她的遗物我也要得到一件，我于是去找拍卖估价人，请求他允许我查查买售出物品的人的名单。我查到你买了这本书，就下定决心来恳求你能忍痛割爱，但是对于你的出价我很担心，你是否也为了某种

纪念才买这本书呢？”

显然可知，阿尔芒是在担心对于我，玛格丽特是否也同对他一样，怀有某种类似的交情。

我连忙让他打消疑虑。

“我只不过是见过她而已，”我告诉他，“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对一位他很高兴见到的美丽女子的去世，他是会生出一种感受的，这种感受也就是我所拥有的。在那次拍卖中要买点东西，这是出于什么原因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有位先生拼命跟我抬价，好像有意想让我得不到这本书。也是正在兴头上，想逗他发火，我也一个劲儿地同他相争，要把这本书买到手。所以，我再次告诉你，先生，现在这本书属于你了，而且我再次请求你把它接受下来，别像我把它由拍卖估价人手中买来那样，再把它从我手中买回去，我还希望对于我们之间的更加长久深厚的友情，这本书能起到促进作用。”

“好极了，先生，”阿尔芒把我的手紧紧握住，说道，“我接受了。你如此以诚待我，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对于玛格丽特的事情，我很想向阿尔芒打听打听，因为我的好奇心被书上的题词和这个年轻人的远途奔波，以及他想拥有这本书的迫切愿望引发了，可是这些问题，我又不敢轻易去问我的客人，生怕给他一个这样的想法：我之所以不向他要钱，是为了取得干涉他私事的权利。

大概我的心事被他猜透了，因为他问我：

“这本书你可曾看过？”

“都看过了。”

“对我写的两行题词，你可曾想过含义何在？”

“从这两行题词中，我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位接受你赠书的可怜姑娘在你眼中，的确有着独特之处，因为对这两行字，我不想理解成普普通通的奉承话。”

“你说对了，先生，这位姑娘像天使一样，你看，”他对我说，

“这封信你看看！”

他把一张信纸递给我，很显然，这张纸已被看了好多回了。我打开它，只见上面这样写着：

亲爱的阿尔芒，你的来信收到了，你一如既往，心地善良，我真该向上帝致谢。的确，我的朋友，我得病了，并且得的是不治之症；可是你对我还是这样关怀，这使我的苦痛大为减轻。恐怕我活不了多久了，刚才，我收到了你那封感人至深的信，不过，对于写信人的手，我是没有福气再握一下了。倘若有某种能把我的病治好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封信里所写的。我与你不会再相见了，你我相隔千里之遥，而我又在眼前逝去。可怜的朋友！目前，你的玛格丽特已与以前大相径庭了。与其让你见到她如今的样子，那还不如索性不见。你问我能不能原谅你，对于你，我是发自内心地表示谅解。朋友，因为从前你没有善待我，这正表明了你对我的真爱。已经一个月了，我一直卧病在床，你对我的尊重我是极其重视的，所以我的日记天天都在写，打从我们分离那天起，要一直写到我无法握笔。

假如你对我是真心关怀，阿尔芒，你一回来就去找朱丽·迪普拉。这些日记她会拿给你，从中你会找到你我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还有我的解释。朱丽对我很好，在一起时，我们常常提及你。当收到你的信时，她也在旁边，看着信，我们全都流泪了。

假如我们没有收到你的回信，当你返回法国时，朱丽会负责交给你这些日记。无须谢我写了这些日记，这些日记对我大有益处，通过它们，每天我都可以将此生仅有的几天快乐时光重温一下。看完这些日记，倘若你能够谅解以往之事，那么就是给了我永久的慰藉了。

我想留给你一些纪念品，能让你永远牵挂我，可是我家

里已没有一件属于我之物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查封了。

我的朋友,你知道吗?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客厅里有看守人,他的脚步声传进了我的卧室。是我的债主们派他来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别人把任何物品拿走。就算我不死,也什么都没有了。但愿他们能等到我断气,然后再去拍卖!

啊!人真是太残酷、太无情了!不!更该说上帝真是太大公无私、刚直不阿了。

好了,亲爱的,你来吧,在我的财产进行拍卖时,你会买到些东西的。因为,要是我现在给你留下点什么,哪怕是一件微小得不值一提的东西,如果有人知道了,那其他人也会以侵吞查封财产的罪名对你进行指控。

我就要离去了,这一生是何等悲凉啊!

假如临死前我能再同你见上一面,那么上帝就太仁慈了!看现在的情况,你我肯定是永诀了。朋友,原谅我,我无法再往下写了。那些人声称要治好我的病,但却总是给我放血,我的精力都枯竭了,我的手已经失去控制了。

玛格丽特·戈蒂埃

确实,最后几个字是相当模糊的,几乎认不出来。

我把信还给了阿尔芒。刚才,当我看信之际,他肯定又默背了一遍这封信。因此,他边收回信边向我说道:

“这出自一个妓女之手,谁会相信!”旧日情思瞬间涌上他的心头,他看上去心潮澎湃。他凝视着信上的字,这样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又用嘴唇亲吻着信。

“每每我想到,”他继续说,“她临死前,我无法再与她相见一次,而且永远也见不着她了;又想到她对待我胜过亲姐姐,可我,却让她如此地亡故,这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谅解自己。”

“死了!死了!临死时,她还想着我,依然在写信,在呼唤我

的名字。可怜的，亲爱的玛格丽特！”

阿尔芒任凭自己的思绪上下激荡，任凭自己的热泪尽情流淌，他边伸手给我，边接着往下讲：

“当一个陌生人看到我这样的悲伤，为的却是如此一位女子，他大概会认为我太傻了，那是由于对于我以前是如何折磨这个女子的，他一无所知。那时的我简直太狠心了！她又是何等温柔，受了何等委屈啊！本来，我认为是我宽恕了她；可如今，我觉得，对于她所赐的宽恕，我根本不配领受。啊！如果能够痛哭一个钟头，就在她脚下，就算让我少活十年，我也毫无怨言。”

但凡试图安慰一个人，可又不明白他的苦痛，那是很难的。可是对于这个青年，我的同情心却极为强烈。他是如此坦诚，把他的悲伤都倾诉给我，这不由给了我信心，对于我的话，他也不会毫无反应的。于是我向他说道：

“你有亲友吗？想开点儿吧，去找找他们，他们会给你安慰的；因为我，能给你的惟有同情而已。”

“是的，”他起身说道，同时迈开大步，在我的房间里来回走动，“我令你厌倦了，请原谅，我没考虑到这些。我的痛苦根本不关你的事，跟你絮絮叨叨地讲述那件事，你压根儿也没兴趣听。”

“我的意思你误解了，你的吩咐我是全部听从的。只可惜对于你的痛苦，我无能为力，不能给你减轻。倘若我，或是我的朋友能够为你排遣一些忧愁，总而言之无论在哪方面，只要你有用我之处，我希望你能明白，能为你效力是我的荣幸。”

“请原谅，请原谅，”他对我说，“人痛苦时会神经过敏，请允许我再停留片刻，以便擦擦眼泪，以免走在街上，路人会以为我是个呆子，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刚才你给我这本书，我很开心。你对我的厚意，我永远也无以为报。”

“那么你就将友情给我一点，”我对阿尔芒说，“你把你这样难过的原因告诉我吧，说出压在内心的痛苦，人就会稍感畅快了。”

“你的话很对，不过今天我总是想哭，我跟你讲的话，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件事改日我再给你讲吧，听过之后你就会懂了，面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我的伤心是有道理的。可现在，”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擦了擦，同时对着镜子照了照，向我说道，“希望你切莫认为我是个傻子，而且对我的再次拜访表示同意。”

这个青年的眼光是那样善良、那样温柔，我都想同他拥抱了。

可他呢，泪花又在眼眶中闪现出来。看到我已经发现了，他就移开了注视在我身上的目光。

“好的，”我告诉他，“坚强点。”

“再见。”他向我道别。

他使劲儿抑制着泪水，逃出了我家，因为几乎无法说他是走出去的。

我把窗帘掀起来，看到门口有辆轻便的双轮马车在等他，他上了车。刚一进入车厢，他就再也控制不住泪水了。他把脸用手帕捂住，痛哭个不停。

## 五

自那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阿尔芒这个人我都没听见有人提及，相反地，人们却常常以玛格丽特作为话题来议论。

一个人，您好像无缘结识，或者最起码跟您关系不大，对于他的名字，只要有人向您提过一次，逐渐地，许多关于他的事情您就会听说，这时您就能发现，从前某件事情您的所有朋友都从没对您说过，这时会与您谈起来，您会发现，此人有着几乎能打动您的遭遇，也会发现，在您的生活中，此人曾多次出现，可当时您却未曾在意；您会发现，一些别人告诉您的事情，同您亲历的某些事情居然会有种偶然性，有种近似性，而且是真实的。这种

情况我不知您有没有留意过。对我而言,玛格丽特的事情却的的确确不是这样,因为对于她,我不仅见过,也遇到过,对于她的容颜,我知道,对于她的习惯,我也了解;不过,经历了那次拍卖之后,我频频听到她的名字,上一章我谈及了那种情况,在里面,这个芳名又联系着那样深沉的悲伤,因此,对于她的来历,我愈来愈奇怪了,我的好奇心日渐增长。

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每每碰到一个朋友,有关玛格丽特我从未跟他谈起过,我就会问他:

“有一个名叫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女子,你知道吗?”

“是那个茶花女?”

“是的。”

“非常熟悉。”

在说这句话时,有几位朋友微笑着;对那种微笑的含意,人们不会有一点儿怀疑。

“那么,这个姑娘是个什么人呢?”我接着问。

“一个好姑娘。”

“仅仅是这些吗?”

“天呀!是的,同其他姑娘相比更伶俐,也许心肠也更善良一些。”

“您丝毫不知关于她的详情吗?”

“她曾使G子爵倾家荡产……”

“仅此而已吗?”

“她曾给某个老公爵作情妇……”

“她是他的情妇,真的吗?”

“据说是。无论如何,他给她好多钱。”

说法总是相同,情况也总是类似!

可是,我所渴望知道的情况,是有关玛格丽特与阿尔芒之间的交往的。

一天,我碰到一个先生,他时常混在名妓们中间,我又询问

他：

“玛格丽特·戈蒂埃您认识吗？”

他给我的答复依然是：非常熟悉。

“这是个什么样的姑娘？”

“是个很好的女子，容颜美丽、心地善良。她的去世令我非常悲伤。”

“他是否有个情人，名叫阿尔芒·杜瓦尔？”

“个子高高的，金黄色的头发，是吗？”

“是的。”

“有这回事。”

“阿尔芒这个人怎么样？”

“是个小伙子，同她呆在一块花光了钱后，无可奈何就与她分手了。我觉得大略如此吧。听说为了这件事，他差点发了疯。”

“那她呢？”

“她也非常喜欢他，大家全都这样说，不过作为她那种姑娘，也只能那样的爱法了。像那种姑娘，要求她们无法给予的东西是不应该的。”

“后来阿尔芒如何了？”

“我不清楚。他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他和玛格丽特共同生活的日子是五六个月，可是那是在乡下。后来她回了巴黎，他就走了。”

“打那之后您再没见过他吗？”

“没有。”

我也是同样，对于阿尔芒，我也再没见过。最终我想，上次他来我家时，关于玛格丽特不幸辞世的消息大概他是刚刚得到，对于从前的爱情，他进行了夸张，因此，对于如今的苦痛，他也就夸大其词了；我继续想，或许对于那位薄命红颜他已经淡忘了，关于再来看我的诺言，也忘光了。

这种设想若是对于其他人而言，成立是颇有可能的；不过处

于悲伤中的阿尔芒，他说话时的语气中流露出了极度的诚挚，于是，我从一个尽头又走到了另一个尽头，我又进行了假设，悲痛到极点会生病的，倘若我许久未得他的音信，其原因也许是他已忧郁成疾，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他也不存在了。

对于这个青年，我情不自禁地生出了关怀之心，在这种关怀中，或许掺杂着自私的成分，或许在这种悲伤之下，一个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已经或隐或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或许我渴望得知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阿尔芒的音信杳然，我焦虑不安。

由于杜瓦尔先生再没来找过我，我打定主意去找他。想找个上门拜访的借口并非难事，只可惜他住在哪儿我不晓得，我向好多人询问，可没人能告诉我。

我到了昂坦路。有关阿尔芒的住址，也许玛格丽特的那个门房能知道。门房的人换了，同我一样，对于这个，他一无所知。于是，我询问戈蒂埃小姐在哪处墓地安葬着，有人对我说，她的长眠之处是蒙马特尔墓地。

又到四月了，风和日暖，坟墓与冬天不同了，不再是一片凄凉；总而言之，天气已经颇为暖和了，生者对死者产生了怀念，而且纷纷前来探望。在去墓地的路上，我思索着：只要去玛格丽特的坟墓看一看，关于阿尔芒是不是依然陷在悲痛中，我就能清楚了，或许对他的近况也能有所了解。

我进了守墓人的小屋，向他询问二月二十二日那天，在蒙马特尔墓地，是否葬了一个女人，名叫玛格丽特·戈蒂埃。

这个人在一本大大的登记簿上查阅着，这上面有一切进入这最后栖息之所的人的姓名，而且还有编号；他告诉我，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午，这里是葬了一个女子，就叫这个名字。

我向他提出请求，让他找人带我去那座坟墓，因为死者也有城市，同活人的一样，有着大街小巷，纵横交错，要是没有向导，身处其中想辨明方向是很难的。守墓人把一个园丁找来，正对他

进行着指点，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没等他说完，园丁就将他的话打断了：“我明白，我明白……啊！那座坟墓辨认起来非常容易。”随后，他转身对我说道。

“为什么？”我问。

“因为它的花不同于其他墓的。”

“是您在照料着吗？”

“是的，先生，我希望所有的亲属对于死去的亲人，都能这样照料，就同那个青年一样，他曾叮嘱我对于这座坟墓要悉心照料。”

拐过了几个弯，园丁停下了，告诉我：

“我们到了。”

果然，我看到了一块方地，上面满是鲜花，那块墓碑是白色大理石的，上面刻着名字，倘若没有它，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座坟墓。

大理石墓碑竖立着，有一道铁栅栏，将这块买进的墓地围住，这成了它的边界，白色的茶花开满了墓地。

“您感觉如何？”园丁问我。

“太美了。”

“每当一朵茶花开败后，我就要再换朵新的。”

“让您这样干的人是哪个呢？”

“是个年轻人，当初几次上这儿来时，他哭得非常悲痛；不言而喻，他是死者的老情人了，因为看起来，这个姑娘不太正经。据说她很美，先生见过她吗？”

“见过。”

“与那位青年相同吗？”园丁问我，露出诡秘的笑。

“不，我跟她从没搭过话。”

“但是您却到这儿来探望她，您真是太好了，因为把看这个可怜的姑娘的人加在一起，连这块墓地都站不满。”

“那么，是没人来了？”

“除去那位年轻的先生来过一回，再没人来了。”

“他来的次数也仅是一次吗？”

“是的，先生。”

“此后他再也没来过？”

“没有，不过等他回来后，他会再来的。”

“那么说，他是出门了？”

“是的。”

“他去了什么地方，您可知道？”

“我想，他是去找戈蒂埃小姐的姐姐了。”

“他去那儿有什么事吗？”

“他去征求她的允许，以便挖出尸体，改葬到别处去。”

“为什么他不让她葬在这里呢？”

“先生，您是明白的，人们对于死者，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这种事情，我们这些人是天天可见的。这块墓地仅限葬五年，这位青年想买块面积大点儿的墓地，要永久性的。在新区会更好些。”

“您说的新区是指什么？”

“是指那些新墓地，在左边，正在出售呢。要是墓地始终像这样，世界上就不会有第二块墓地同它一样了；不过，在尚未完全按照方案建好新区时，还要做许多事呢。更何况，人们又那么古怪，那么滑稽。”

“您为什么这样说？”

“我是说在这儿，有些人还要摆架子，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就拿这位戈蒂埃小姐来说吧，看起来生前的生活是放荡的，我使用这个词，还望原谅。如今，可怜的小姐，她离开人世了；实际上，同她一样的人这里有好多呢，对她们，我们是从不责怪的，每天，我们都为她们浇花。不过，那些埋葬在她旁边的人的亲属们一旦知道了她是什么样的女子，他们竟然想出这样的说法，说他们不同意她在这儿安葬，他们还说在墓地里，应该另分出一块地方，

专用来埋葬这种女子，就如同埋葬穷人要有特定之处一样。这样的事情您见过吗？对于他们，我可是要严厉反驳的；这些食利者，都肠肥脑满的，对于他们死去的亲人，一年还看不了四回，花是他们自己带的，那些花简直糟透了！他们口口声声说悼念死者，可是遇到维护坟墓之事，却左思右想，不舍得出钱；他们写在墓碑上的文字异常沉痛，实际上，他们从未掉过眼泪；可是如今，却对地下的邻居挑三拣四！对于我，您信不信都行，先生，这个姑娘我根本不认识，她生前的所作所为我也一无所知；不过对于这个可怜的姑娘我很喜爱，我悉心照顾她，至于茶花价钱，我以最公道的给她。作为死者，她是我非常喜爱的。先生，我们这种人，所爱的只能是死人，因为我们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几乎没有爱其他东西的时间。”

我注视着这个人，用不着我解释，我的一些读者也肯定能懂，听到这些言语，我的心潮该有何等汹涌澎湃啊！

他肯定也看了出来，因为他接着往下说：

“我听说为了这个姑娘，有些人连家产都败光了，还听说她也有些情人，他们对她爱得很深；但是，每每想到这些先生中居然谁都不到这里来，甚至是仅仅买朵花，在她墓前敬献，我就觉得诧异，心里不舒服。不过，这个姑娘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因为不管怎样，她自己拥有了一座坟墓，还有个怀念她的人，尽管这个人是惟一的，不过他比得上其他一切人了。须知在我们这里，还有些姑娘也很可怜，她们与她同属一类，有着差不多的年龄，她们被人们在公共墓穴中埋葬着，每每她们尸体入土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我就心痛欲碎。她们一旦死去，就连个关心她们的人都找不到了？我们从事这种职业，心情总是时难开朗，特别是当还有一点人情味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时候。但是又能如何呢？我确实是毫无办法。我有个女儿，生得如花似玉，年方二十，每每有人送来一具女尸，而且年龄和她相仿，我都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她；无论送来的女人身份高贵还是在街头流浪，我都会产生一种

难以抑制的激情。

“我说了这么多，絮絮叨叨的，您一定厌倦了，您并非为了听这些话才到这里来的。他们命令我把您领到戈蒂埃小姐的墓地来，到了，您还有什么要求？”

“阿尔芒·杜瓦尔先生住在哪儿，您可知道？”我问。

“知道，他住在……最起码，我是去那儿收花儿钱的，就是您看见的这些花。”

“多谢，我的朋友。”

向着这座鲜花繁茂的坟墓，我投去了最后一眼，对于它的深度，我情不自禁地想进行一下探测，看看葬在其中的美貌女子被泥土变成了何等样子。我走开了，愁眉不展。

“先生是要到杜瓦尔先生那儿去吗？”园丁问我，他就跟在我身边。

“是的。”

“他尚未回来，我敢肯定，要不然，在这里我早该看见他了。”

“那么，他依然记得玛格丽特，这一点您也敢肯定吗？”

“他依然记得，我不仅敢肯定，而且敢打包票，他之所以迁坟，也只是为了能再见到她。”

“为什么？”

“上次他进入墓地时，第一句对我说的话就是：如何才能再与她相见？我对他说要想这样做只有迁葬，我从头到尾给他讲述了一遍迁坟的手续；因为您明白，如果想将死者由一座坟墓迁入另一座，对于尸身就必须进行确认，而且只有征得死者家属的允许后，才能去做，迁坟之际，警察分局局长必须亲临现场主持。杜瓦尔先生去找戈蒂埃小姐的姐姐，其目的就是要得到她的许可，因此他一回来，就必然要先来我们这儿。”

这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墓地的大门口，对于园丁，我再次致以谢意，而且在他手里塞了点钱；然后，照着他给的地址，我向阿尔芒的住处走去。

阿尔芒依然没有回来。

我给他留了张条，让他一返回马上来找我，或者给我个通知，告诉我在哪儿能将他找到。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一封短信，是杜瓦尔的，他告诉我他已经回来了，而且请我去他家；在信尾有一句作为补充的话，说他累极了，如同散了架一样，出不了门了。

## 六

我看见阿尔芒在床上躺着。

见到我，他把滚烫的手伸向我。

“你发烧了。”我向他说。

“没什么，只是来去过于急促，旅途太累罢了。”

“您是从玛格丽特的姐姐那儿来的吗？”

“是，谁告诉你的？”

“总之我是知道了，你可曾办成了想办的事？”

“办成了。不过，关于我出门的事还有我的旅行目的，到底是谁对您说的？”

“公墓的园丁。”

“您到那坟上探望过了？”

我差不多没有胆量去回答，原因就在于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那里面自始至终透露出他的激昂之情，如同我上次所见的一样。每每他的思想，抑或是其他人的交谈，将这个令他心碎的主题带入他的记忆时，这种激动就会又一次长久地将他的意愿表露出来。

因此，我惟有以点头来代替回答。

“坟墓很好地被照看着吗？”阿尔芒接着问。

在病人的面颊上，有两大滴泪珠滚落而下，他别过脸，以免

我见到他在流泪，我装着看不见，想方设法更换话题。
“您已经走了三周了。”我告诉他。
阿尔芒把眼睛用手擦了擦，对我说：
“恰好三周。”
“您此次出行，可有好长一段时间呀。”
“噢！我没有一直在路上，有半个月我生了病，否则的话，我早就返回来了。一到那儿，我就发烧了，只好在房中待着。”
“您的病尚未痊愈，就起身回来了。”
“在那里，要是我再多逗留一周，大概我会死在那儿。”
“不过，如今您已经返回了，应该把身体保养好；您的朋友会来探望您的。至于我，要是您同意，我就作为来探望您的第一位朋友。”
“两个钟头后我就要起床。”
“您太轻率了！”
“我必须起来。”
“您要办什么急事吗？”
“我必须去趟警察分局。”
“这件事您何不托其他人去办呢？这会使您的病情变严重的。”
“惟有办成这件事，我的病才能治好。我非见她不可。自打我得知了她去世的消息，特别是当我见过她的墓之后，我彻夜难眠。我无法想像，当我们分手之际，这个女子是那样年轻美貌，她居然与世长辞了。我一定要亲眼目睹才会相信。我非要看一看，我至爱的心上人被上帝变成了何等模样，或许痛不欲生的回忆会为所讨厌见到的景象取而代之；您会与我同去的，是吧？……倘若这件事不会让您过于反感的话。”
“她姐姐对您是如何讲的？”
“什么都没说。她得知有个外人打算买块坟地，找人修座坟给玛格丽特之后，惊讶异常。对于我的要求，她马上应允了，在委

托书上，她签了字。”

“听我的，迁葬一事留待您病愈后再办吧。”

“噢！我能挺得住，您别担心。而且，倘若在决心已定时，我不尽快将这件事办完，那我一定要变成疯子的；将这一心愿完成，已经变成我的一种需要，它可以将我的悲痛抚平。我向您保证，惟有见到玛格丽特，我才会平静。大概这是我高烧时的渴望，也是我失眠时的梦想，这后果是由狂热而造成的；纵使要让我到缄口苦修会去，作一名苦修士，就如同德·朗塞[1]先生那样，我也要等我同她相见之后再说。”

“这我懂，”我跟阿尔芒说，“我乐意给你帮忙。朱丽·迪普拉您见到了吗？”

“见到了。噢！当我上次回来之时，就见过她了。”

“玛格丽特委托她代为转交的日记她给您了吗？”

“就是这个。”

在枕头下面，阿尔芒把一卷纸取了出来，但很快又塞进去了。

“我已经把这些日记的内容在心中记得很熟了，”他告诉我，“在这三周中，每天我都要反复看十次。也会让您看的，但是请稍等片刻，等我稍稍平静点再说吧，那时，对于这份内心自述中所表露出的所有愿望和爱情，我将给您一个清楚的解释。

“眼前，我有件事请您帮忙。”

“什么事？”我问道。

“楼下停着您的马车，是吗？”

“是的。”

“那么，您能否把我的护照带上去趟邮局，到邮局自取的窗口问问是不是有我的信件？估计我父亲和妹妹寄给我的信已经到了巴黎，我走时匆匆忙忙的，出发前没来得及问一问。等到您

---

① 朗塞(1625 或 1626-1700)：缄口苦修会的创建者，青年时代生活放荡，当他的情妇德·蒙巴宗公爵夫人及奥尔良公爵死后，他皈依宗教，过起了严格的苦修生活。

回来，我们就一起去趟警察分局，将明天迁葬的事告诉局长。”

阿尔芒递给我他的护照，我于是动身去了让-雅克-卢梭街。

有两封信，是寄给迪瓦尔先生的，拿了信后，我即刻返回。

当我回来时，阿尔芒已经把衣服穿好，做好了出门的准备。

“多谢。”接过信，他向我说道，“是的，”看完寄信人的地址，他又开口了，“是的，这信是我父亲和我妹妹的。关于我沉默的原因，大概他们压根儿就不明白。”

他把信打开，说他是在看信，倒不如说他是在对信的内容进行猜测，因为每封信都是四页纸的，可是转眼功夫两封信都已被他又折好了。

“咱们动身吧，”他对我说道，“明天我写回信。”

我们见到了警察分局局长。阿尔芒取出玛格丽特姐姐的委托书，交给了他。

警察分局局长把委托书接过来，将一张公文递给阿尔芒，那是通知公墓看守的；我们相约将迁葬时间定在次日上午十点，我提前一钟头到阿尔芒那儿接他，之后我们同往公墓。

至于我，对于这个场面，我很高兴去看一看。夜间我失眠了，我承认这一点。

在我的脑海中思绪种种，我都没有睡好，那么对阿尔芒来说，这长夜一定更是难以渡过了。

我于第二天上午九点来到了他的家，他脸色惨白，白得令人恐惧，不过，他看上去非常平静。他冲我微笑着，把手伸向我。

几根蜡烛都烧完了，出门前，阿尔芒将一封非常厚的信拿了起来，信是给他父亲写的，信中，估计是将他整夜的感触进行了倾吐。

我们于半个钟头后到达了蒙马特尔公墓。

警察分局局长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向着玛格丽特的坟墓，大家缓缓而行。走在最前面的是警察分局局长，阿尔芒和我在他后面，保持着几步的间隔，紧紧跟随

着。

快到坟墓时,他把脚步停下了,将那满是大滴汗珠的脸抹了抹。

乘这暂停之际,我喘了一口气,因为我本人的心也如同让老虎钳夹住了似的。

去目睹此种场面,这简直和苦中取乐一般无二!我们走到了坟前,这时,所有的花盆已经被园丁挪走了,铁栅栏也拆掉了,两个人拿着十字镐,正在挖地。

阿尔芒靠在一棵树上,凝视着。

在他的眼睛里,可以说是凝聚了他整个的生命。

忽然,一把十字镐撞在一块石头上。

一听见这个声音,阿尔芒向后一缩,如同受了电击一般,而且用力地将我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也被他握痛了。

一个掘墓工把一个大铁铲抄起来,渐渐地将墓穴的土铲光了;接着,当墓穴里留下的仅是在棺柩上盖着的石头时,他一块块向外抛去。

我注视着阿尔芒,因为每一分钟我都是提心吊胆的,他会被他显然压抑着的情感压倒的;可是,他始终在注视着,两眼睁得大大的,显得漠然无神,就像是在发痴,只有微微颤抖着的脸颊和嘴唇,才表明他的神经官能症正在急剧发作。

而我呢,能讲的惟有一件事,对于来到这里我非常后悔。

棺柩全部显露出来了,这时,警察分局局长告诉掘墓工人:

“可以打开了。”

他们奉命而行,好像这件事在世界上,是极其一般的。

棺柩是用橡木做的,他们把棺盖上的螺丝钉拧出来。那些螺丝钉受到了地下的潮气,全都生锈了,费了好大劲儿棺柩才被打开。从棺柩中放出一股恶臭,虽然缤纷馥郁的花草遍布四周。

“啊,天哪! 天哪!”阿尔芒呢喃地说着,他的脸色愈发惨白了。

就连掘墓工人也后退着。

尸体被一块裹尸布盖着，布非常大，是白色的，轮廓看上去起伏不平。裹尸布的一头差不多烂光了，死者的一只脚露在外面。

我几乎觉得无法支撑了。当我写这几行字时，忆起这个场面，我还是能感受到那庄严肃穆的气氛。

“我们快些吧。”警察分局局长发话了。

于是，两个工人之一将手伸出去，开始把裹尸布打开。他把裹尸布的一边揪住，忽然，玛格丽特的面孔显露出来。

这场景简直是无法目睹，让人连说起来也感到害怕。

一双眼睛余下的惟有两个黑洞，嘴唇腐烂了，两排洁白的牙齿紧紧地咬着，长发黑黑的，都干枯了，在太阳穴上贴着，青绿色的面颊凹进去了，被头发略微遮住些。不过从这张脸上，我依然认得出我昔日时常见到的面庞，那张脸白里透红，洋溢着和悦欢快。

阿尔芒注视着这张脸，眼珠一动不动，他机械地咬着送入嘴里的手帕。

至于我，我感到头上被一只铁环紧紧勒住，眼睛被一条面纱蒙住了，耳朵里满是嗡嗡的声音，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把嗅盐瓶打开，使劲地闻，这只嗅盐瓶我一直带在身上，是为了防备万一的。

在头昏脑涨中，我听到警察分局局长在对阿尔芒先生说话：

“您认准了？”

“是的。”年轻人答道，声音是那样低沉。

“那么，盖上棺材，搬走吧。”警察分局局长发话了。

掘墓工在死者脸上盖好裹尸布，将棺盖盖上，一人一头抬起棺柩，走向他们所指的地方。

阿尔芒呆立不动。他用眼睛注视着那个空墓穴，如同我们适才所见的尸体似的，他脸色苍白……甚至说他已经变成了石头

都不过分。

我知道，这个场面他遭遇过，有些压抑痛苦，当他再也无法支持时，紧接着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我来到警察分局局长近前。

“这位先生是否还有在场的必要呢？”我指着阿尔芒问他。

“没必要了，”他告诉我，“甚至我还建议您带他离开吧，因为他看上去像是生病了。”

“走吧。”于是，我将阿尔芒的胳膊挽住，向他说道。

“什么？”他似乎不认识我了，看着我问道。

“完了，”我又讲道，“您应该离开了，我的朋友，您太激动了，面色苍白，身子冰冷，这会让您送命的。”

“您的话对极了，我们离开吧。”他的回答很机械，不过他寸步未移。

于是，我将他的手臂挽起来，拽着他离开。他跟着走，如同孩子似的，不过他不时地在嘀咕：

“那双眼睛您可曾看见？”

他再次将身子扭过去，就像是那个幻觉在向他召唤一样。

不过，他的步伐非常艰难，似乎他是靠着震动的推力，在向前跳动。他的牙齿咯咯地直响，两只手凉得像冰，整个身体颤抖得很厉害，那是神经质的抖动。

我同他交谈，他不吱声。

他惟一能做的，只有跟着人走。

在公墓门口，一辆马车让我们找到了。时候正合适。

他刚坐进马车，就抖得更凶了，真是得了精神病了，其间由于他担心把我吓坏了，就将我的手紧紧握住，对我小声地说：

“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想哭。”

他的胸脯剧烈起伏着，起伏声传入了我的耳朵，他的眼睛充血了，眼泪无法流出来。

我把自己方才使用的嗅盐瓶给他嗅了嗅。

当我们到达他家时，他还在不停地抖动着。

靠着仆人的帮助，我让他睡下了。我告诉仆人把他屋里的壁炉点上火，生得旺一些。我又匆匆忙忙去找我的医生，对他讲了适才的情形。

医生赶到了。

阿尔芒处于谵妄中，两颊通红，他结结巴巴的，连顺畅的话都说不出来，能让人听清楚的，惟有玛格丽特的名字。

“如何？”当医生给病人进行检查后，我向医生询问。

“是这样的，他的病是脑炎。很幸运，天主给我了宽恕，我还觉得他要疯了呢。多亏他身体患了疾病，这将他精神上的病压倒了，过一个月，大概会将两种病全治愈的。”

## 七

有的疾病是很痛快的，要么顷刻间让人送命，要么几天后就会治好，阿尔芒得的病正属于这一类。

我刚才所讲的事情已经过去半个月了，阿尔芒已彻底痊愈了，我们之间已变成了好朋友。在他得病的这段时间内，我差不多连他的屋子都没走出过。

春天来了，花儿繁盛，一片灿烂，各种鸟儿交相鸣叫，我朋友屋里的窗户载着喜悦，被打开了，窗子对着花园，从花园里，向他袭来了阵阵清爽之气。

他已经得到医生的同意，可以起床了，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这时候的阳光最温暖，窗子打开了，我们时常在窗边坐着闲聊。

我始终注意着不去触及玛格丽特，惟恐这个名字一旦被说起来，情绪本已平静的病人的心头，会再次涌起昔日的伤心之事；阿尔芒恰恰相反，对于她，他好像很愿意去谈，也不同于往

日，每每说到她就热泪盈眶，而是脸上洋溢着柔和的微笑，这种微笑让我深感放心，因为他有了健康的心灵。

我留意到，上次在公墓见了那个让他忽然间生病的场面之后，疾病似乎已经取代了他精神上的苦痛，他对于玛格丽特之死的想法不同以往了。对玛格丽特的死，他已经深信不疑了，这反而让他心里觉得舒畅，在他眼前，时常有阴暗的形象浮现，为了将他们赶走，他一直在回忆那些时刻，那是同玛格丽特交往的时刻，是无比幸福的。看上去，他乐于回忆的，也只有这些事情。

阿尔芒大病初愈，刚刚退了烧，身体仍然非常虚弱，不能在精神上让他太激动了。萦绕着阿尔芒的，是春天大自然的景色，生机勃勃，这让他不由自主，以往那些快乐的场景又涌上了心头。

他很固执，对于病危的情况，他一直不愿让家里知道，一直等到他脱险，他的父亲还一无所知。

有一天傍晚，我们在窗前坐着，与往日相比，坐得晚了点，那天的天气很好，在蔚蓝和金黄两色闪耀的薄暮中，太阳睡去了。尽管说我们置身于巴黎，但周围是一片翠绿，似乎将我们从世界上隔离了出来，偶尔会传来街车的辚辚声，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来扰乱我们的交谈了。

“我与玛格丽特相识，几乎就是这样一个季节，这样一个傍晚。”阿尔芒告诉我。他进入了遐想之中，即使我同他说话，他也听不着。

我没有说什么。

他于是把头扭过来，对我说道：

“这个故事，我总是要讲出来让你听的；关于它，你可以写本书，别人也许不信，不过写这本书大概非常有意思。”

“等过几天你再说给我听吧，我的朋友。你尚未完全康复呢。”我对他说。

“今晚非常温暖，我也把鸡脯子吃掉了，”[1] 他告诉我，微笑着，“我的烧退了，我们也没什么要做的事情，关于这个故事，我原封不动地告诉你吧。”

“要是你非要讲的话，我就洗耳恭听了。”

“这个故事非常简单，”于是他继续说下去，“我给你讲时，是依照事情的先后顺序的，今后，要是你写什么东西时需要这个故事，任凭于你，怎样写都行。”

以下的内容就是他讲给我听的，这是个相当生动的故事，我几乎未曾进行什么修改。

是的，——阿尔芒的头在椅背上靠着，他继续说着，——是的，正是这样一个黄昏！在乡下，我同朋友 R·加斯东玩了一天，到达巴黎时已是傍晚了，由于我们闲着没意思，就到瓦丽爱丹歌剧院看戏去了。

当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来到走廊里歇着，看见走过来一个女子，她身材颀长，我的朋友同她打招呼。

“你打招呼的人是谁？”我向他问道。

“玛格丽特·戈蒂埃。”他告诉我。

“她的样子大大地改变了，我几乎无法认出她来。”我说，显得很激动。我激动的原因，你过一会儿就知道了。

“她病了一回，这个可怜的姑娘，看起来她活不多久了。”

这些话，如同我昨天耳闻的一般，令我记忆犹新。

我的朋友，你要明白，两年了，每每见到这个姑娘，我就会生出一种难以名状之感。

我的脸色会无缘无故地变白，心会猛烈地跳动。我有位研究秘术的朋友，对于我这种感觉，他称之为“流体的亲力”；可是我却单纯地认为，命中注定，我会喜欢上玛格丽特，对于这一点，我有了预感。

---

① 法国的习惯，病后调养时，用鸡脯子来滋补，类似于我国的习惯。

对于我，她常常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亲眼见到的有我的几位朋友，每每他们获悉了我这种印象的来源，就大笑起来，没完没了。

我第一次同她相遇，是在交易所广场絮斯商店的门口。那里停了一辆敞篷的四轮马车，从车上走下来一个女子，身着一套白衣。她进了商店，这时，传来了阵阵低低的称赞声。可是我，在她进去到出来的这段时间内，纹丝没动，如同被钉在地上一样。隔着橱窗，我注视着她，她正在店铺中买东西。本来，我也能进去的，但我没有勇气。关于这个女子，我不知是何人，我担心自己进入店铺的目的被她猜到，令她生气。不过那时，对于她，我并未想到日后还会相见。

她的衣饰高雅别致，身穿一条细纱长裙，上面嵌满了花边，一块印度方巾披在肩上，全镶边和丝绣的花朵遍布四角，一顶意大利草帽戴在头上，还戴着一个手镯，那是一种粗金链子，当时刚刚盛行起来。

她又上了敞篷马车，离开了。

在门口，站着一个店铺里的小伙计，他目送着这位装扮典雅的美丽的女顾客的马车，直到它远去。我来到他身旁，请他告知我这个女子的芳名。

“她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他告诉我。

关于她的住址，我没敢问就走了。

从前，我有好多幻想，过去后就不记得了；可这回，是果有其人，果有其事，所以，在我的脑海中，始终保留着这一印象，于是，我四处寻觅，想将这个身着白衣的绝色美女找出来。

过了几天，一次盛大的演出在喜剧歌剧院举行，我去了。在台前旁侧的包厢里，我首先见到的就是玛格丽特·戈蒂埃。

认识她的还有我的那位年轻伙伴，因为他喊着她的名字，他告诉我：

“你看！这个姑娘多好看！”

恰在此时，玛格丽特举起望远镜，望着我们这边。我的朋友被她发现了，她冲他妩媚地一笑，做了个手势，让他去看她。

“我去问候她一下，”他对我说道，“我很快就回来。”

我不由自主地说：“你好幸福啊！”

“有什么幸福的？”

“因为对于这个女子，你可以去进行探访。”

“你爱上她了吗？”

“不是的。”我说，脸涨得通红。因为我这下简直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我非常希望与她结识。”

“跟我来，我给你引见引见。”

“先去征求一下她的允许吧。”

“啊！真是的，同她无须拘束，走吧。”

他的这句话，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我担心因此而验证一件事：对于我对玛格丽特的感情，她不配承受。

在一本名为《吸烟》的书中，阿尔封斯·卡尔[1]讲道，某天晚上，一个男人在一个美丽无比的女人后面跟着，初次见到她，他就爱上她了，因为她真是漂亮极了。为了在这个女子的手上亲吻一下，他觉得自身有种力量，无论什么都可以做，有种意志，能无所不胜，有种勇气，能无所不为。她担心让长裙接触地面会脏，便把裙子撩起来了，迷人的小腿露在了外面，此时，他几乎不敢看一下。他煞费苦心，想得到这个女子，正当这时，在路的拐角，她却将他拦住了，问他是否乐意去她的家里。

他马上转身走过了街道，满怀沮丧和懊恼，他回了自己家。

这个故事出现在我脑海里，为了这个女子，我甘愿忍受痛苦的折磨，我害怕她对于我，以非常迅捷的速度去接受，将爱情非常快地给予我；相反，我情愿经过长期的等待，付出巨大的代价，然后才得到她的爱情。我们这些男人就是如此。想像着将这种

---

① 阿尔封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

诗意留给肉欲，面对心灵的美梦，让肉欲进行这种退让，那才是无上的幸福呢。

总之，要是有人告诉我：今晚，这个女子就属于您，而明天，就会有人杀死您；我也愿意领受。要是有人告诉我：交两百法郎，她的情人就是您了，我却不会接受，而且会痛哭流涕，就如同一个孩子，当他醒来时，发现他梦里所见的城堡不见了那样。

可是，我依然希望与她结识；这是一个了解她是何等样人的一个办法，这办法甚至是仅有的一种。

于是我告诉我的朋友，对于他向她引见我这件事，一定先要她应允，我才会去见她。在通道里，我来回踱着，心想她马上要同我相见了，而我在她的注视下，会不知如何是好的。

我费尽心机，事先准备好了要跟她说的话。

爱情这种行为，是何等高尚，又是何等幼稚呀！

没过多久，我的朋友下楼了。

“她等着我们呢。”他告诉我。

“就她一个人吗？”我问。

“有个女伴。”

“没有男人吗？”

“没有。”

“咱们走吧。”

我的朋友走向剧院大门。

“不该走那里呀。”我告诉他。

“我们买点糖果来。她让我买的。”

在歌剧院路口有一家糖果店，我们走了进去。

店里所有的糖果，我简直统统想买下来，甚至我在寻找买什么可以将一个大口袋装满，这时，我的朋友开口了：

“半公斤冰糖葡萄。”

“您知道她喜欢吃这种东西，是吗？”

“别的糖果她一概不吃，大家全都知道。”

“啊！”我们出了店门，他继续说道，“我向您引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您可知道？对于她，您不要想成一位公爵夫人，简单得很，她只不过是个交际花而已，一个女人，完全要靠情人来供养的。我亲爱的朋友，您根本无须拘礼，您想什么说什么就行了。”

“好的，好的。”我答应着，有些含混不清，随着他走着，我心里在琢磨，大概我的爱情要化为泡影了。

我一进包厢，玛格丽特就开怀大笑。

我简直盼望她脸上挂着忧愁。

我的朋友对我进行了介绍。玛格丽特冲我微微点了点头，随即问道：

“糖果呢？”

“在这里。”

在拿糖果时，她看着我。我低垂着眼睛，涨红了脸。

她俯下身子，在女伴的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她们俩就哈哈大笑起来。

很显然，她们二人忽然大笑，就是因为我的缘故了。看着我那不知所措的样子，她们两个笑得更凶了。那时，我有一个情妇，她是个小家碧玉，非常柔媚多情，对于我，她情意绵绵，她给我写的信带着伤感，这些让我每每感到可笑。现在的我感到尴尬了，从中可以想到，我的做法肯定让她伤透了心。这五分钟里，我爱她，如同一个从未爱过女人的男人似的爱她。

吃着冰糖葡萄，玛格丽特再不理睬我了。

而我的朋友作为我的介绍人，他不想让我在这滑稽的处境中长久地呆着。

“玛格丽特，”他说，“要是对于您，迪瓦尔先生只字未说，您不应该觉得惊讶的；您让他那样慌张，他真的不知该说什么了。”

“可我以为，您是感到一个人没什么意思，才让这位先生陪同来这里的。”

“要是真的如此，我就无须请欧内斯特过来，向您征询您的许可，让您同意与我相见了。”这次我说话了。

“这大概只是一种方法而已，是用来拖延无法避免的时间的。”

对于玛格丽特这类姑娘，只要略微接触过就会明白，对于第一次见面之人，她们乐于故作风趣，挑逗一番。毫无疑问，这是她们的一种报复，对于自身所受侮辱的报复，对于那些每天纠缠着她们的人，她们是必须常常忍受他们施加的侮辱的。

所以，想应答她们，就要使用某种习惯用语，是她们那个圈子里的，可是对于这种习惯用语，我是不知道的，更何况以前，对于玛格丽特，我有过些想像，这让我感到，她的玩笑太过头了。这个女人的举手投足与我关系密切。于是，我站起身来，用一种声调，这是一种变了样的调子，我没办法全部掩盖，对她说：

“要是您对我有如此的想法，小姐，那我惟有求您谅解，我太冒失了，我必须向您告辞，与此同时，在您面前，我担保，我不会冒冒失失地再来打扰您的。”

这些话说完后，我施了个礼，便走了出来。

我刚把包厢的门关上，第三次大笑声就传来了。此时，我真盼着被人用肘撞一下。

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铃响了，开幕了。

欧内斯特回来了，来到我身旁。

“您是怎么回事！”就座时，他对我说，“她们当您是个疯子呢。”

“我离开后，玛格丽特怎么说？”

“她笑了，她肯定地告诉我，像您这样好笑之人，她从未见过。不过您别放弃，对待这些姑娘们，您无须如此认真。什么文明啦、礼貌啦，她们是不知道的。如同狗似的，把香水洒在它的身上，它却认为味道不好闻，要进沟里打个滚儿。”

“总而言之,这同我有什么相干?”我说着,故意做出满不在乎的音调,“这个女人,我再也不会去见她了,永远都不会,倘若说在尚未认识她之前,我非常爱慕她,那如今我对她认识了,情况也大大改变了。”

“算了吧!我肯定,终归有一天,我会见到坐在她包厢里的人是您,听到这样的消息:为了她,您将财产消耗殆尽。虽然是这样,可能您依然有道理,尽管她没什么教养,但却不失为一个美丽的情妇,拥有她是很值得的。”

多亏开幕了,我的朋友不再说话。演了哪些节目我无法对您说了。惟一让我回忆起来的,就是时不时的我会抬眼朝那个包厢望去,适才我急急忙忙地走了,可是在那里,新的探访者却一个接一个地到了。

不过,对于玛格丽特,我永远无法忘怀。我的脑海中充满着另一种观点。我认为,对于她给我的侮辱,对于我狼狈不堪、让人发笑的窘态,我要淡忘掉;我暗下决心,就算是将财产消耗殆尽,也要把这个女子弄到手,对于适才我匆忙舍弃的位置我要占有,我完全有理由占有。

没等演出终结,玛格丽特和她的女友就从包厢中走出去了。

身不由己地,我离开了自己的位子。

“您打算离开吗?”欧内斯特问我。

“是的。”

“为什么?”

此时,他看到,那个包厢没人了。

“去吧,去吧,”他说,“愿您有好运气,愿您事事皆遂人愿。”

我出去了。

衣裙的窸窣声和说话声从楼梯上传入了我的耳朵。我在旁边躲起来,以免被别人发现,我看见过来了两个女子,还有两个青年陪伴着。

有个小仆人在剧院的柱廊下,他走向她们。

“通知车夫，等在英国咖啡馆[1]门前，”玛格丽特吩咐着，“我们要一直走到那儿。”

过了几分钟，我徜徉在林荫大道上，在餐馆一间大雅座的窗旁，我见到了玛格丽特，她在窗台栏杆上倚着，一瓣接着一瓣的，她摘着那束茶花。

在两个青年中，有一个在她肩上伏着，跟她小声说着些什么。

我进了金屋咖啡馆[2]，坐在二楼的大厅里，对于那窗口，我始终盯着不放。

凌晨一点，玛格丽特及三个朋友，再次上了她的马车。

我叫了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在后面紧紧跟随。

在昂坦街九号，她的马车停住了。玛格丽特下了车，独自一人进家去了。

这也许是偶然情况，不过对于这种巧合，我觉得开心极了。

自从这天开始，在剧场里，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常常与玛格丽特相见。她的欢乐一如以往，我的激动也一如以往。

可是后来，在半个月之内，她的丽影我在哪儿都见不到了。当再见到加斯东时，我就向他探询关于她的消息。

“可怜的姑娘生病了，病情正严重呢。”他告诉我。

“她是什么病？”

“肺病，她一直都有，可是她所过的生活，不允许她养病，因此她卧病在床，气息微弱。”

人心太不可思议了，她害了这样的病，可我呢，却开心得很。

关于她的病情，我天天都去探问，但是，姓名和名片，我却一概不留。后来，我听说她病愈到巴涅尔去了。

日月如梭，由于那次的印象算不上追忆，渐渐地，好像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我出去旅行。众多的工作和习惯，以及一些交

---

① 英国咖啡馆：当时最奢华的咖啡馆，在那儿可以用餐。地址是意大利人林荫道十三号，一八二二年开业，餐厅和雅座共计二十二个。

② 咖啡馆：豪冠一时，可供用餐。

往，取代了我对她的思念。每每忆起与她的第一次交往，我只当做是一时头脑发热，对于青年人，那是常有的事儿，过后笑笑就算了。

况且，就算要将这种思念打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玛格丽特离开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就像适才我告诉您的那样，在杂耍剧场的走廊里，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都没能将她认出来。

她戴着面纱，这倒是确有其事；可是，两年前，就算她戴了面纱，我也能将她认出来，用不着看。我能猜到是她，一定是。

那个人就是她，得知这一事实后，我的心不由自主了，它嗵嗵地乱跳着；两年了，未见她面已有两年了，天各一方，这种由它带来的结果，似乎在触及她的长裙时，就同烟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 八

阿尔芒休息了片刻，继续说下去。不过，一方面，我知道，对于玛格丽特，我依然爱慕；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同从前相比，我坚强得多了，我盼望再次与她相见，还打算让她瞧瞧，如今的我已远胜于她的意愿。

为了心愿的实现，要有多少办法要去想出来，要有多少理由要去编造呀！

所以，我无法在走廊里呆下去了，回到正厅，我坐了下来，同时，向着大厅里面，我迅速扫视了一下，想找找哪个包厢里有她。

在底层台前包厢里，她独自坐着。适才我已经告诉你了，她发生了变化，嘴上那种毫不在意的微笑已经消失了。她病了一场，而且，病尚未痊愈。

虽然已是四月份了，可她的穿着还如同在过冬天，一身天鹅绒的衣服。

我盯着她，眼珠一动不动，终于，她的目光被吸引过来了。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又把望远镜拿起来，想细细端详端详我，她一定认为我看上去很熟悉，只是片刻之间难以想起我是何人。原因就是她把望远镜放下时，一丝微笑爬上了她的嘴角，显而易见，对于我就要表达给她的敬意，她是在准备回复了。不过，对于她的致意，我毫无反应，好像要有意显出，我高贵于她，我摆出这样一种神气：她想了我，而我呢，已经忘了她。

她以为把人认错了，就扭过了头。

幕拉开了。

在演戏过程中，我几次向玛格丽特望去，不过她聚精会神地看戏这一情形，我是从没看见过的。

对我而言，也是一样的对演出心不在焉，我只顾在意她了，可是又想方设法，不让她感觉出来。

我瞧见她在与人交换眼神，那人是在她对面包厢里的，于是我往那个包厢里看，我认出来了，里面坐着的那个女人同我非常熟悉。

以前，这个女人也是个妓女，她曾经想到戏班子去，不过失败了。后来，她靠着与巴黎那些时髦女子关系，开始做买卖了，她开了一家铺子，经营妇女时装。

从她身上，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能够同玛格丽特相见了，在她看着我这边的时候，我向她问好，用的是手势和眼神。

果然在我意料之中，她让我去她的包厢。

那位妇女时装铺老板娘四十多岁了，名叫普律当丝·迪韦尔努瓦，是个胖女人，从她们这样的人那儿，想问点什么事，是无须多费心机的，况且，我所向她探问的，又是相当一般的事情。

当她又打算招呼玛格丽特时，我问她：

“你在看什么人呀？”

“玛格丽特·戈蒂埃。”

“你认识她？”

“认识，她既是我店铺的主顾，同时也是我的邻居。”

“那么你也在昂坦街住了？”

“在七号，我们梳妆间的窗户恰好相对。”

“听说她很迷人。”

“你不认识她？”

“不认识，不过我非常希望与她相识。”

“你让我把她叫到我们的包厢里来，是吗？”

“不用了，你最好还是向她引见引见我。”

“是去她家吗？”

“是。”

“这不容易做到。”

“怎么了？”

“因为她被一个老公爵监护着，这人嫉妒心强得很。”

“监护，那真是有趣极了。”

“是呀，她是受监护的，”普律当丝继续说下去，“可怜的老头，成为她的情人可确实不容易呢。”

于是，普律当丝把在巴涅尔，玛格丽特与公爵相识的过程告诉了我。

“就是为了这个，她才独自来了这里，是吗？”我接着说。

“对极了。”

“可是回去时有谁来陪伴他呢？”

“就是他。”

“那么他会来陪她回去，对吧？”

“一会他就到了。”

“那你呢？你回去时有谁来陪呢？”

“没人。”

“让我陪你回去好了。”

“不过，我猜想你该还有个朋友的。”

“那么让我们一同陪你回去吧。”

“你那位朋友如何？”

“是个小伙子，很英俊，也很聪明，能够与你相识，他肯定会觉得非常开心。”

“那就如此吧，这幕戏结束后我们三人[①] 同行，我已看过最后一幕了。”

“好，我过去告诉我的朋友。”

“你去吧。”

“喂！”正当我要离开时，普律当丝告诉我，“你瞧，就是那位公爵，他进了玛格丽特的包厢了。”

我看着那边。

果然，在这个青年女子身后，刚坐下一个老头儿，有七十多岁，他把一包蜜饯拿给她，她笑着，急忙把蜜饯从纸袋里取出来，之后，又将那包蜜饯举在包厢前，冲着普律当丝挥舞着，那意思是：

“你要点吗？”

“不用了。”普律当丝答。

玛格丽特把那包蜜饯拿起来，掉转身子，同公爵开始闲聊了。

说出这些琐事，好像带点孩子气，不过我清楚明白地记着有关这个女子的所有事情，所以，我今天依然情不自禁，全都回忆起来了。

下楼后，我将刚才所作的安排告诉了加斯东，那是为我们俩而作的。

他答应了。

我们离开位子，打算上楼，去迪韦尔努瓦夫人的包厢。

刚把正厅的门打开，我们就出于无奈地停下了，给玛格丽特和公爵让路。

---

① 原作四人，好像有误，现改成三人。

我甚至愿意少活十年，以此将这个老头儿的地位换取过来。

来到街上，公爵将玛格丽特扶上了一辆四轮敞篷马车，他亲自驾车，拉着他们，两匹骏马得得地奔跑着，渐渐远去了。

我们来到了普律当丝的包厢。

等这一出戏演完，我们下了楼，从剧院里出来，找了辆出租马车，是辆一般的车，它送我们来到了昂坦街七号。来到普律当丝家门前，她请我们上楼，要我们进她家欣赏欣赏她的商品，那些是让她引以为荣的，她是让我们见见世面。可以想像，我是何等急切地便把她的邀请接受了下来。

我似乎感到，自己在靠近玛格丽特，一步一步地靠近，没多久，我的话题又回到了玛格丽特身上。

“在你女邻居家，现在还有那个老公爵吗？”我问普律当丝。

“没有了，她一定是独自在家。”

“那么她肯定会觉得孤寂无比的。”加斯东说道。

“每晚，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差不多都在一块儿，要不然就等她外出归来后，再把我叫去。在夜里两点钟前，她从来不睡，早上她无法入睡。”

“怎么回事？”

“由于她患有肺病，她几乎始终在发着烧。”

“她没有情人了吗？”我问道。

“每每我到她家去，从没见过家里有人，不过我走后有没有人去，我就无法保证了。晚上在她家，我常常碰见一位 N 伯爵，这位伯爵自己觉得，只要在晚上十一点，能常去看她，再带点首饰给她，不管她要多少都给，这样，慢慢地，就会赢得她的青睐。可是她一见他就厌恶。她做得不对，他是个少爷，很有钱。我常常告诉她：‘亲爱的孩子，他这种人是你需要的！’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往常对我的话，她言听计从，可每每听我说这句话，她就把脸扭过去，告诉我这人笨得厉害。说他笨，这我同意，不过对她而言，怎么说也是有个靠山了呀，不定什么时候，那个老公爵就

会一命呜呼的。对于玛格丽特，老公爵不会给她留下任何东西，原因有二：一是这些老头子每一个都很自私，二是对于他喜爱玛格丽特这件事，他的家人一向不同意。我把道理讲给她听，希望将她说服，可她的回答总是，公爵死后，再与伯爵交好也不晚。”

“生活如同她那样，未必总是有意思的，”普律当斯接着往下说，“至于我，对于自己我非常清楚，那种生活我是不习惯的，那个老东西很快就会让我给撵出去。这老东西太没意思了，对于她，他以女儿相称，如同照顾孩子那样照顾她，她一直处在他的看管之下。我敢肯定，就在此刻，街上保证有个他的仆人，正来回走着，注视着她的家，看会出来什么人，尤其注意会进去什么人。”

“啊！玛格丽特太可怜了！”加斯东一边说，一边坐在了钢琴前面，弹着一曲英华尔兹舞曲，“这种事我一直不知道。但是，最近我感到，同往日相比，她不是那么快乐了。”

“嘘，别出声！”普律当丝说完，侧耳倾听。

加斯东停止了弹奏。

“我想她在喊我了。”

我们仔细地听着。

果然，有人在喊普律当丝。

“回去吧，先生们，你们请回吧。”迪韦尔努瓦夫人向我们说道。

“噢！对客人，您就如此厚待吗？”加斯东边说边笑，“尽兴后我们会离开的。”

“为什么让我们离开呢？”

“我要去找玛格丽特。”

“我们留在这儿等您。”

“那不成。”

“那么，我们与您同往。”

“那就愈发不成了。”

"玛格丽特我认识，我当然能够去拜访她。"

"可是阿尔芒跟她不认识呀。"

"我来引见就行了。"

"这不可能。"

玛格丽特的声音又传到了我们耳中，她不停地叫着普律当丝。

普律当斯向她的梳妆间冲去。我和加斯东尾随着。她把窗户打开。

我们在旁边躲着，以便在窗外，我们不会被看见。

"我喊了您十分钟了。"玛格丽特说，她在窗口站着，话音里差不多透出焦躁来了。

"您叫我有事吗？"

"我想让您赶快过来。"

"怎么了？"

"因为这个N伯爵在这儿一直赖着，我烦死他了。"

"我现在脱不开身。"

"谁把您拦住了？"

"有两个青年在我家，他们不愿意走。"

"告诉他们您要出去。"

"已经告诉他们了。"

"那也行，叫他们在您家等着吧；见您离开了，他们就会走了。"

"他们会把我家搞翻天的！"

"那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想拜访您。"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一位您认识，R·加斯东先生。"

"啊！对，我认识；另一位是谁？"

"阿尔芒·迪瓦尔先生，您不认识他吧？"

“不认识，不过，带他们来吧，我宁愿让所有的人来，也不想让伯爵在这儿呆着。你们快点儿过来，我等着。”

玛格丽特把窗子关上，普律当斯也把窗子关上了。

适才在剧院中，玛格丽特把我的相貌回忆起来了，关于我的姓名，看上去她忘记了。我但愿她把我想起来，就算她对我的回忆不深，也不希望她早就把我淡忘了。

“我早知道，她会很高兴同我们见面的。”

“高兴，这个词儿可没用对，”普律当丝一边披上披肩，戴上帽子，一边说，“她之所以见你们，只是想把伯爵撵走。您两个人要想方设法让自己同他相比，更招人喜爱一点，否则，玛格丽特我是知道的，她会同我闹别扭的。”

跟随着普律当丝，我们走下了楼。

我全身都在颤抖着，我感到在我一生中，这次拜访将会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时我的心情，同在喜剧歌剧院被带进她的包厢那个晚上相比，更加激动了。

那所住宅您是认识的，来到门前，我的心跳非常剧烈，甚至我连思考都不能进行，大脑里是空白一片。

在我们耳边，飘进了几声钢琴的和音。

普律当丝按了按门铃。

钢琴声中止了。

出来一个女人，她给我们把门打开，从她的外形来看，她好像不是侍女，而是贵妇人雇的女伴。

我们来到客厅，经过客厅向小客厅走去，当时那间小客厅的样子，完全同您后来所见到的一样。

靠着壁炉，站着一个青年。

玛格丽特在钢琴前坐着，懒懒地让手指在琴键上滑动，一遍又一遍地弹着她那弹不下去的曲子。

看到这种场面，实在让人压抑、不舒服。男的战战兢兢，因为

受到了冷遇；女的呢，则冷若冰霜，因为对这个倒霉的人深感厌烦，两者相结合，就造成了这种难堪的场面。

玛格丽特一听见普律当丝的声音，就马上站起来。她投给迪韦尔努瓦太太一个感激的眼神，然后就走向我们，向我们说道：

“先生们，请进，非常欢迎。”

## 九

“晚上好，亲爱的加斯东，见到您我很高兴。”玛格丽特对我的同伴说，“在瓦丽爱丹剧院，您不到我的包厢里来，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样未免有点唐突。”

“对于朋友，永远没有唐突一说。”玛格丽特把朋友两个字有意地加重了语气，似乎向在场的人昭示，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加斯东仅仅是她的一位朋友而已，虽然她接待他时很热情。

“那么，我把阿尔芒·迪瓦尔先生介绍给您行吗？”

“我已经准许普律当丝给我作介绍了。”

“虽然如此，夫人，”我躬了躬腰，努力使我的声音能被听得清晰些，“很荣幸我已经被人介绍给您了。”

玛格丽特美丽的眼睛似乎竭力地追寻往事，不过她好像丝毫回想不起来，甚或她压根就难以忆及。

“夫人，感谢您把第一次介绍忘却了，”我继续说，“因为那时我可笑之极，肯定令您厌烦了。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喜剧歌剧院，当时我跟欧内斯特·德在一块……”

“啊呀，我终于想起来啦！”玛格丽特微笑着说，“那时我喜欢捉弄人，并非您可笑；即使是现在，我还有这种坏毛病，不过比以前好多了。您已经宽恕了我对您的冒犯，是吧，先生？”

玛格丽特把手伸给我，我轻轻地吻了一下。

“就是这样，”她接着说，“从中您可以猜出我的脾气有多糟

糕了吧，我总爱捉弄第一次见面的人，使他们尴尬不已，说实话这样显得太幼稚太浅薄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医生说我有点儿神经质，而且常常有不舒服的感觉。请您相信我的医生的诊断吧，先生。”

“不过，您现在看起来精神不错。”

“哎呀！我以前得过一场大病的。”

“我知道。”

“您怎么会知道？是谁告诉您的？”

“这事人人知晓。对于您的情况我经常探问，当我得知您康复之后我非常高兴。”

“但是您的名片我根本没有收到过。”

“我一向不留名片。”

“在我生病期间，有个从不留名片的年轻人每天都来探问我的病情，不知这个青年是不是您？”

“是的。”

“这么说来，您不仅胸怀宽广而且仁厚。”她向我瞥了一眼。女人在用语言难以评价男人时，总会用这种眼光传情达意作为补充。然后，她转过身对N伯爵说，“如果是您，我的伯爵先生，您准不会这么做的。”

“可我跟您相识还不到两个月呀。”N伯爵连忙自我辩护。

“真可笑，这位先生跟我相识连五分钟都不到。”

对于不合己意的人，女人一向是冷冰冰的。

伯爵的境况引起了我的同情，我猜度他可能跟我一样迷恋上了玛格丽特；但是，她冷漠的言辞举止当众直率地表露出来，令伯爵窘迫之极，更何况在场的还有两个生客。

“我们进来时您恰巧在弹钢琴，”我意欲岔开话题，于是就说，“现在您为什么不接着弹呢？您难道不把我们当做是故交老友吗？”

“啊！”她一面示意我们坐下，一面倒在大沙发上说，“我弹什

么曲子加斯东知道。假如我跟伯爵在一块儿时玩一玩倒也无妨，不过现在有你们两位在场就免了吧，省得耳根清净。”

“您的偏爱是因为我的缘故吧？”N伯爵话中带刺。

“您错了，先生，”玛格丽特说，“我仅此一点偏爱。”

伯爵被她的抢白弄得哑口无言，他用近似哀求的目光向玛格丽特望了一眼。

“那么，”她又说，“普律当丝，我托您办的事您办妥了吗？”

“办妥了。”

“好的，”她说，“一会儿之后您再告诉我。您暂且不要走，我还有些事要和您谈谈。”

“我们不该在你这时候来的，”我说，“现在我们，准确地说是我，可以把第一次介绍忘掉，因为这回是第二次介绍。加斯东和我先行告辞了。”

“噢，先生，您误会了，我刚才不是意指你们，相反，我很高兴你们留在这儿。”

伯爵掏出一块制作精美的表，看了看说：“时间到了，我该去俱乐部了。”

玛格丽特无动于衷。

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从壁炉那儿走到她的面前说：“再见，夫人。”

玛格丽特站起身来。

“再见，我的伯爵先生，您决定现在就走吗？”

“是的，夫人。我的存在只会令您生气。”

“啊，不论怎么说，您今天比以前稍微要好一些。再次见到您不知要在何时？”

“只要您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么，就此别过。”

毋庸置疑，她手段的确厉害。

伯爵幸亏有良好的教养，始终保持儒雅之态。玛格丽特把手

很随意地伸给他，他吻了一下，向我们做了个告别礼，转身就走了。

就在走出门的一刹那，他向普律当丝瞧了瞧。

普律当丝耸耸肩，这副神情不言而喻：

“没办法，我已经尽力了。”

“拿尼纳！”玛格丽特高声叫道，“把灯拿过来给伯爵照照亮。”

之后，开门、关门的声音便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终于走了！”玛格丽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伯爵这人真让人厌烦。”

“我的孩子，”普律当丝说，“他对您体爱有加，您却拿冷冰对热火，太狠心了吧。您瞧，那块他送您的表还搁在壁炉上，我估计它的价值在三千法郎以上。”

迪韦尔努瓦夫人走到壁炉前，把她刚说的那块表拿了起来，带着十分羡慕的神情把它仔细地审视了一番。

“亲爱的，”玛格丽特坐到琴凳上说，“他送我的礼物和他对我说的话如天平的两端，如果细加秤量，他的来访还是便宜了些。”

“可是，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很爱您呀。”

“不过，假如我耐心地去听每一个爱我的人说话，我连吃顿饭的时间恐怕都挤不出来。”

于是，她又弹了弹琴；接着，她转过身子对我们说：

“各位想吃点什么吗？至于我，我想来点潘趣酒。”

“那么，我吃点鸡肉，”普律当丝说，“我们出去吃夜宵怎么样？”

“好啊，正合我意。”加斯东说。

“不，我们就在这里吃。”

她拉了拉铃，拿尼纳便走了进来。

“让人去把夜宵准备好。”

“吃什么呢？”

“随便，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拿尼纳走了出去。

“哎呀，”玛格丽特手舞足蹈地像个孩子一样，说，“就要吃夜宵啦。伯爵那个可怜虫真叫人厌烦。”

看着这位美丽绝伦的女人，我有点儿神魂颠倒。在我眼中，她的瘦弱也别具风韵。

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我自己也迷迷糊糊的，不知怎么回事；她的生活我怜悯，她的美貌我艳羡。对于一个家财丰盈、风流倜傥、甘心为她舍弃一切的年轻人，她冷若冰霜视而不见，这种表现使我原谅了她曾经犯过的错误。

她的身上，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太成熟的东西。

看得出她的生活虽然放荡不羁，但内心深处却是纯真的。她步履轻盈，身段匀称，淡红色的鼻孔微微张着，眼睛大而泛蓝，这一切足以表明她生性热情，像这种人，周围时时散发着摄人魂魄的气息，正如东方的特制香水瓶，即使盖子封得再紧，其中的香味也会溢出来。

不论怎么说，或许是天性使然，或许是病情使然，一种希望的光芒在这个女人的眼里常常闪烁；这种光芒，对于她所爱的人来说无疑是上天的启示。不过，爱她的人难以数计，而她爱的人却寥若晨星。

一言以蔽之，玛格丽特是一个处女，虽然她沦落风尘，成为妓女；同时，她又是一个妓女，虽然她多愁善感，严守贞操。她的身上兼有着自尊自傲和自立自主的气质，受了创伤之后，这种气质会跟廉耻一样发生同样的作用。我沉默不语，我觉得我的灵魂好像潜进了我的心里，而我的心又好像钻入了我的眼里。

“那么，”突然间，她接着说，“在我生病期间，就是您每天来打探我的病情啰？”

"没错。"

"太好啦，我应该怎么感谢您才好呢？"

"只要您允许我以后常常来看望您就行了。"

"那好，"她说，"随您的便吧，不管是午后五点到六点，还是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只要您乐意都可以。喂，加斯东，把《邀舞曲》弹一下让我听听。"

"为什么呀？"

"有两个原因，"她说，"一则让我心情愉悦，二则独奏此曲我难以胜任。"

"您是不是遇到了困难？"

"是啊。"

"在哪一段？"

"第三段中带有半音记号的那一节。"

加斯东站了起来，坐到琴凳上，摊开琴谱，便弹起了韦伯的这首名曲。

玛格丽特一只手扶着钢琴，眼睛看着琴谱，随着音符的移动，她轻声地唱和着。当加斯东弹到她所说的那一节时，她一边用手指敲击着琴背，一边唱和道：

"ré、mi、ré、do、réfa、mì、ré，对，就是这儿，请您再演示一遍。"

加斯东依她之言重新弹了一遍，之后，玛格丽特对他说：

"这回我试弹一下。"

她坐在钢琴前面弹了起来，不过，当弹到那几个音符时，手指似乎不听她使唤，结果又有一个音符弹错了。

"莫名其妙，"她像孩子般娇嗔道，"我就是弹不好这一段！你们信不信，如此反复地弹到深夜两点钟，我有过好几次呢。一想到令人生厌的伯爵背着琴谱都弹得很精彩，我就一肚子气。我觉得我讨厌他的原因可能源于这儿吧。"

于是，她接着弹，但仍然弹不好。

“让韦伯的乐谱和这架钢琴见鬼去吧！”说着，她便把乐谱向房间的另一端扔了过去，“我就是弹不好这一节，为什么呢？”

她瞧着我们，双臂交叉，脚跺着地。

她的脸因为血往上涌而涨得通红；由于一阵轻微的咳嗽，她的嘴微微地张着。

“您瞧，”普律当丝说，（她早已将帽子脱下，正在对着镜子梳理耳边的头发。）“您又不高兴不舒服了，我快要饿晕了，我们还是出去吃夜宵吧。”

于是玛格丽特又拉了铃，坐到琴凳上继续弹奏，嘴里不停地吟唱着放荡的艳歌。这首曲子，她竟然一点儿都没弹错。

这首歌加斯东也会唱，因此他们二人唱起了二重唱。

“这些低级趣味的歌子不要再唱了。”我对玛格丽特说，语气近似求她。

“啊呀，这么说来您的品味一定很高啰？”她边笑着说边把手伸给我。

“这全都是为了您呀，夫人，”我说，“不是为了我。”

玛格丽特做了一个姿势，好像在说：不要这么说，先生。高品位早已与我诀别了。

恰在此时，拿尼纳走了进来。

“夜宵准备好了吗？”玛格丽特问道。

“呆会儿就好，夫人。”

“噢，”普律当丝恍有所悟地对我说，“这个房子您还没有参观过呢，来，我带您去看一看。”

读者朋友早已知道，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

玛格丽特陪我们看了一会之后，她就叫加斯东跟她一块到餐厅里去看一下夜宵是不是准备好了。

“哎呀，”普律当丝看见有一个萨克森瓷像放在搁架上，于是取了下来，叫道，“您还有这么一个小宝贝呀，我竟然不知道！”

“小宝贝？什么小宝贝呀？”

“就是拿着鸟笼的小牧童，鸟笼里面还有一只鸟哩。”

“如果您真的喜欢，您拿去得了。”

“哎呀，怎么能让您割爱呢。”

“无所谓割爱，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它，原打算送给我的女佣；现在您既然喜欢它，您就拿去吧。”

普律当丝并不计较给她送礼的态度和方式，她惟一看重的是礼物。她把宝贝放到一边，带我走进梳妆间，指着挂在墙上的两幅肖像画对我说：

“这个是非常爱玛格丽特的G伯爵；因为他，玛格丽特才享有盛名。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指着另外一幅问道，“那么，这个人又是谁？”

“小L子爵，”她答道，“他被迫离开了玛格丽特。”

“被迫？”

“是的。”

“为什么？”

“濒临破产。他也深爱着玛格丽特。”

“那么，玛格丽特也非常爱他了。”

“她的脾气难以捉摸，别人根本不能理解她的行为。小L子爵离开的那天晚上，她跟往日一样在剧院看戏；但是，在踏出剧院大门时她哭了。”

正在此时，拿尼纳进来了，夜宵已经准备好了，她通知我们前去就餐。

走进餐厅的时候，我们见玛格丽特背倚着墙，加斯东拉着她的手，不知在低声地说些什么。

“您简直发疯了，”玛格丽特对加斯东轻声地叫道，“您应该明白我是不会答应您的要求的。像我这样的女人，您已认识两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想起让我做您的情人呢。我们这些风尘女子，不是看中一位好的男人立即就嫁给他，就是一辈子过着这种生活。喂，诸位先生，入座吧。”

玛格丽特把手从加斯东的手中抽出来，请他坐在她右面，我坐在她左面；然后，她对拿尼纳说：

“你过去给厨房里的人说，假如有什么人拉铃的话，不要理睬，然后你再过来坐下。”

她对拿尼纳吩咐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了。

在吃夜宵的过程中，众人大吃大喝，玩乐不止。不大一会儿，欢乐的高潮来到了，嬉闹中夹杂着一些某些场合用来调笑逗乐的污言秽语，玛格丽特、普律当丝和拿尼纳听了都开怀大笑。加斯东也放纵不羁，尽情玩乐；他原本善良，但后来因为沾染上了恶习而渐渐变得腐化起来。看着他们玩得兴味十足，我几次想不要再洁身自好了，还是参加进去跟他们一块分享这场如同美味佳肴一般的欢乐吧。但是渐渐地我便从这场喧闹中分离出来；我搁下酒具，静静地端详着这位貌美如仙的二十岁的女人喝酒。她说话就如同贩夫走卒一样粗鲁不堪，而且别人说的话越不堪入耳，她听起来似乎就越舒服，笑起来越放荡，这使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

不过，对于在座的其他客人，这样的玩乐、这样的谈笑和这样的喝酒模样，都可以说是放荡恶习，抑或是精力过剩；但是，对于玛格丽特，我觉得她却是由于一种冲动、神经质的激动和忘却现实的需要。每喝一杯香槟，她的双颊就会泛起一阵微微的病态的红晕。刚开始吃夜宵的时候，她只是轻微的咳嗽，渐渐地变得厉害起来，最后只好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每咳嗽一次，她就用双手使劲压住胸部。

她的身体本来就很娇弱，再加上每天放荡生活的折磨，我却替她心疼，为她担心。

果然，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没多久，大概在夜宵即将结束时，玛格丽特发生了我到她家里以来的最厉害的咳嗽。她狂咳不已，给人的感觉是要把她胸膛里的肺撕碎一般。这个不幸的姑娘双颊涨得通红，眼睛也痛苦地闭了起来；她把餐巾拿起来在嘴角

揩了揩，上面立即沾上了一滴鲜血，她于是站起身，朝梳妆间奔去。

“玛格丽特出了什么事啦？”加斯东问道。

“噢，没出什么事，”普律当丝说，“她笑得太厉害了以至于咳出血来。她每天几乎都是这样的。她一会儿就会回来。让她独自在那儿呆一阵吧，她挺喜欢这样的。”

可是，尽管普律当丝和拿尼纳惊讶异常地想叫住我，我还是放心不下，站起身来径直去看玛格丽特了。

## 十

梳妆间里，一支蜡烛在桌上燃烧着，玛格丽特仰躺在一张大沙发上。

她的长裙已经解开，一只手压着胸口，一只手垂着。桌子上放着一只银盆，盆里盛着半盆水，水面漂着几缕好像大理石细纹一样的血丝。

她脸色惨白，由于难于呼吸，她的嘴半张着。她的胸部也因为长长的呼吸而有节奏地涨起来落下去，这样她似乎才能感觉到有点儿轻松，内心也有了几秒钟舒服的感觉。

我丝毫没有惊动她，轻轻地走了过去，坐在她的旁边，把那只垂着的手拿了起来握在手里。

“啊呀！是您？”她微笑着对我说。

可能我的脸色也不太自然，因为她紧接着问道：

“您是不是也有不舒服的感觉？”

“啊，不，”我连忙答道，“应该说您，您现在好些了吗？”

“好多了，”她把由于咳嗽带出来的泪水用手帕拭了拭，“对于这种病我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

“您这是在糟践自己的身体啊，夫人，”我激动地说，“我希望

您以后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愿意真心地做您的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以此来劝阻您的这种行为。”

“啊！您不要太紧张，”她苦笑着对我说，“您看，别人还有谁来关心我呢，他们都知道，我这病已经没治了。”

然后，她站了起来，把蜡烛移放在壁炉上，对着镜子看着自己。

“我的脸色竟然这么惨白！”她边说边将长裙扣好，把蓬乱的头发用手指拢了拢。“唉，不说这事了！走，我们继续去吃喝玩乐吧，怎么样？”

我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坐着。

她走近我，把手伸给我，说：

“好啦，走吧。”

很显然，我坐着没动已使她明白，她刚才说的话令我局促不安。

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缓缓地放在我的唇上，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还是流了下来，打湿了她的手。

“看您，像个小孩儿似的！”她边说边挨着我坐下，“您流泪了！您到底怎么啦？”

“您肯定认为我很愚蠢，但是，刚才见到您的那副样子，我心里真的难受极了。”

“您心地太善良啦！但我又能如何呢？睡不着觉，我只能借此消遣。退一步讲，像我们这种风尘女子，多一个少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医生说我的血是从支气管里咳出来的；对于他们，我惟有摆出一副相信的样子来搪塞过去。”

“玛格丽特，您听我说，”这时，我内心激动难耐，我叫道，“我虽然还不能预知您对我将来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我至少可以保证，在当前，甚至包括我的姐妹在内的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像关心您一样去关心她们。自我看到您的第一眼起，我就这么呵护您，关心您。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您以后千万别再这么作

践自己的身体了，好好注意保养吧。”

“这样只会让我死得更快些。”玛格丽特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是我现在活着的支柱。保养身体，那只是对于有家庭、有朋友、有亲人的上流社会的女人们而言；对于我们，它只是个美丽的肥皂泡而已，因为我们一旦不能继续满足我们的情人的虚荣心，抑或不能继续满足他们肆意玩乐的欲望，他们就会把我们抛弃，我们的结果只能是在遥遥无期的无聊岁月中消磨，直到死亡。我早已把这种事情看得一清二楚。您知道吗，我病倒在床，躺了两个月，可是三星期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了。”

“说实话，”我说，“我对您没有大的帮助，但如果您愿意，我会像一个兄弟那样悉心地照料您，我坚决不离您而去，我一定要把您的病治好。一旦您恢复健康，只要您乐意，您就继续过这种生活吧。不过，我坚信，到那时您一定想过一种平静自然的生活，它会令您一生幸福，青春永驻。”

“您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今天晚上您酒入愁肠了。”玛格丽特说，“实际上，您根本不会有这种耐心和毅力的。”

“但是，亲爱的玛格丽特，”我急忙说道，“您应该不会忘记，在您生病的两个月期间，我每天都坚持去探听您的病情吧。”

“是的，不过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每次都不上楼来呢？”

“因为那时您我还不曾相识。”

“对于我这样的女人您难道还要以礼相待吗？”

“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应该以礼相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么说，您真的要来照料我？”

“是的。”

“每天您都要陪伴在我身边？”

“是的。”

“甚至每夜也是如此？”

“任何时间我都愿意陪伴在您身边，只要您乐意。”

“您把这种行为叫做什么？”

“忠诚。”

“您的这种忠诚从何而来？”

“来自我对您无法控制的同情。”

“那么，您爱上了我，是吧？痛快地告诉我，这是很简单的事啊。”

“也许是的。”我说，“不过，即使我要告诉您，也不是在今天，而是在以后的某一天。”

“您最好永远不要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它将产生两种结果？”

“哪两种结果？”

“第一，假如我拒绝了您的爱，您将十分恨我；第二，假如我接受了您的爱，您将拥有一个愁眉苦脸的情妇。这个女人神经过敏，病兮兮的，即使快乐时也常带忧郁；她经常咳血，每年要花费十万法郎。像公爵那样的大富豪才能负担得起，而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就难以承受了；过不了多久，您就会弃我而去的，因为以前有很多的青年对我都是这样。”

我默默地听着。这番话与其说是自我坦白，不如说是自我忏悔。我透过遮盖着她的金色帷幕把她的生活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可怜的姑娘生活极端痛苦，她想在放荡、酗酒和失眠中达到逃避现实的目的。她的坦白和她的生活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令我无言以对。

“唉，”玛格丽特说，“我们不说这些孩子气的话了。来，把手伸给我，我们一块儿回到餐厅去吧。我们中途离席，他们还以为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呢。”

“如果您想回到餐厅去您就回去得了，不过我请求您准许我呆在这儿。”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见到您强颜欢笑的样子。”

“那么，我就愁眉苦脸吧。”

“噢，玛格丽特，让我把一件事讲给您听。这件事别人肯定早已对您说过，不过您可能不太在意，也不大相信。但是它的确是真实的，以后我再也不会对您说了。”

“什么事？”她像一个年轻的母亲听孩子说傻话时那样笑着问我。

“自从我看见您的第一眼起，不知怎么回事，我的生活就被您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竭力想把您的影子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但都失败了。两年了，我一直未曾见到您；今天，我终于和您不期而遇，我的心里激动异常，我的精神上也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强烈的感受，而且，您现在接待了我。您我二人相识相交，我发现您有许多地方与众不同，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您，不要对我说您不爱我，即使您说出不让我爱您的话来，我也会因此而发疯的。”

“但是，可怜的年轻人，我只能引用 D 太太的一句话来说明问题了：这么说，您很有钱啦！我每个月要花费六七千法郎，它已成了我生活中必需开支的数目了，这一点您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样下去，不久您就会变成个十足的穷光蛋；再说，和我这样一个女人厮混在一块儿，您的家庭也不会容忍的，他们会从中阻挠。不要乱想了，以一个知心朋友的身份来爱我吧。您可以经常来探望我，我们谈天说地，尽情玩乐；但是，不要抬举我，因为我是很卑微的。您心地善良，您需要真正的爱情。要在我们这种环境里生活，您还显得年轻，而且容易冲动，喜欢感情用事。您就去找一位有夫之妇吧。我心地也很善良，对您说的这些话句句出自肺腑，您应该明白。”

“哎呀！您们在干什么呢？”普律当丝突然大声叫道。她走了过来，站在门槛上，我们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听出来。她的衣裙已

经解开，头发有一半儿也散乱不堪。我看得出，她的这副模样准是出自加斯东那双手。

“我们在谈正事，”玛格丽特说，“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回去。”

“好吧，好好谈吧，孩子们。”普律当丝边说边走开了，她把门关上，似乎是在加重她说的话的分量。

“那么，就这样说定了，”现在屋里仅剩我跟玛格丽特俩人，她继续说，“以后，您不要再爱我了。”

“那么，我只有一走了之。”

“有这么严重吗？”

的确，我说得过于严重，以至于没有了伸缩的余地，更何况她已把我弄得晕晕乎乎。这个姑娘集快乐、忧郁、纯真、放荡于一身，而且神经过敏，所有这些都应该使我明白，假如一开始我就不能把这个轻浮健忘的女人控制在手中，我最终将会失去她。

“这么说，您的这句话是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说出来的了？”她问道。

“是的。”

“但是，您不早对我说，为什么呢？”

“那么，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对您说才对呢？”

“最起码在喜剧歌剧院介绍后的第二天就可以说啊。”

“当时我想，假如我来看您，肯定得到您的冷遇。”

“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那天晚上我的确很蠢。”

“没错。不过，您那时已经爱上了我呀。”

“是的。”

“您完全可以在看完歌剧后回家躺在床上好好地睡上一觉而不受打扰啊。对于伟大的爱情的意义，我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呀。”

“对不起，夫人，”我说，“您就搞错了。那天看完戏之后，我出来做了些什么事，您知道吗？”

“不知道。”

“我在英国咖啡馆门口等您，然后尾随在载着您和您的三位朋友的马车后面，当我看见您独自一人从车上下来走进您的家门时，我觉得我幸福极了。”

玛格丽特笑了起来。

“您为什么要笑呀？”

“不为什么。”

“不，您撒谎，”我说，“求求您，告诉我您笑我什么呀，要不然，我觉得您现在还在笑话我呢。”

“我说了，您会生气的。”

“不会的。”

“那好，我说……”她慢吞吞地说，“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有我的理由的。”

“您有什么理由。”

“那天晚上有人在家等我。”

我的身子突然凉了半截，她的话好像是千万只毒蜂一起刺着我，令我痛苦不堪。我站了起来，把手伸给她，说：

“再见，我亲爱的夫人。”

“我早就料到您会生气的，”她说，“对于令他们大发雷霆的事，男人们总是急于知道。”

“不过，我向您保证，”我语气冰冷，似乎想证明我心底的炽热的感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我向您保证，我压根就没有生气。有人晚上在家等您，那很正常，正常的就像是我半夜三点钟从这儿离开一样。”

“那么，”她说，“是不是也有人在家等您呢？”

“没有，夫人，”我说，“不过我现在必须要走。”

“那好，再见。”

“您想借此逐我出门？”

“啊，哪里的话，我绝无此意。”

“您这么做真使我难受极了。”

“是吗?”

“您竟然告诉我,那天晚上早已有人在家等您。”

“因为我有很好的理由独自回家,而您却目送着我一个人走进家门还那样高兴,一想到这儿,我就禁不住开怀大笑。”

“有时人人都难免感觉良好,自我陶醉。如果把这种良好的感觉保持下来,就会使自我陶醉的人非常快乐;但假如拿它当笑料,扫人家的兴,就令人非常生气了。”

“不过,先生,”玛格丽特说,“您应该搞清楚您的谈话对象。我既非公爵夫人,更非处女。您我今天才相识,我为什么要向您陈述我的行动呢?退一步讲,假如我真成了您的情妇,您也不能阻止我跟除您之外的我的其他情人幽会,这一点您应该知道。如果您在我没有成为您的情妇之前就争风吃醋,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呢?——就算我以后真的想委身于您!您这样的男人我可从来没见过。”

“那只是因为您从来没见过像我这样痴心爱您的人。”

“好啦,说真格的,您很爱我吗?”

“我爱您爱得几乎要发疯了。”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算来已有三年了,因为自从我看见您从马车上下来,走进絮斯商店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您难道不觉得它很富有意义吗?那么,这种伟大的爱情我该怎么来报答呢?”

“很简单,只要施与我一点爱就行了。”我说,我激动不已,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尽管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她对我暗含讥诮,但我还是看得出来,玛格丽特跟我一样动了真情,渐渐地心猿意马起来。我久久盼望的时刻终于要来临了。

“那么,公爵怎么办呢?”

“哪个公爵?”

“就是我嫉妒的那个老头呀。”

“对于此事,他将毫无所知。”

“但他一旦知道了该怎么办?”

“他会宽恕您的。”

“哎,不会的!一旦被他知道,他就会把我抛弃了。到了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呢?”

“而您正是为了另外一个人在冒被抛弃的危险呀!”

“您从哪儿知道的?”

“您吃夜宵时不是曾吩咐过拿尼纳任何人敲门都不要让进来嘛,所以消息就会因此而泄露出去。”

“这话确实很对;不过,他倒是个忠实的朋友。”

“但您却一直没有厚待他,因为直到此时,您还把人家拒之门外。”

“您不该责怪我,”玛格丽特说,“因为我要招待您、以及您的朋友。”

慢慢地,我靠近了玛格丽特,环抱住了她的腰。我交叉的手感到她柔软的身体轻微地起伏着。

“如果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就好啦!”我低声耳语道。

“您对我的爱是真的吗?”

“您如果不信,我就对上天发誓!”

“好啦,不用啦。”她说,“如果您答应我,凡事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办,不争风吃醋,不诘问监视,我可能还会爱您的。”

“悉听尊便!”

“不过,我先声明,我要拥有绝对的自由,我不向您汇报我的生活情况。我早就在挑选一位深深地爱着我而又乐意受我支配的年轻人,他可以接受我的爱,但不能拥有对爱随意使用的权利。但我一直没有寻觅到。男人永远不会满足于获得他们难遂心愿的东西,他们贪心地要情妇把自己现在和过去甚至是将来的情况报告给他们。当他们对情妇了如指掌后,便想控制她。他

们得到本来需要的东西后，就会更加贪得无厌。如果我决定现在重新寻觅一位情人的话，我将要求他有信赖我、顺从我和谨小慎微三项高尚的品质。”

“那好，您的这三项要求我一一照办。”

“这事以后再说吧。”

“什么时候？”

“过些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玛格丽特把手从我的手臂中抽出来，摘了一朵早上送来的大束红茶花，插在我的钮孔里，说，“因为协议总不能在签订的当天就立即执行呀。”

这句话的意思不难理解。

“那么，”我说，我把她紧紧地拥入怀中，“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呢？”

“当这朵茶花开始改变颜色的时候。”

“那么，它什么时候开始改变颜色呢？”

“明天晚上十一点钟到半夜。怎么样，您高兴了吗？”

“嗯。”

“不要对任何人，包括您的朋友和普律当丝说这事。”

“您放心，我对您言听计从。”

“那好，现在您吻我一下，我们一块回餐厅去吧。”

她把嘴唇向我凑了过来，然后把蓬乱的头发理了理，我们一块儿走出了梳妆间。她放声歌唱，而我却兴奋得几欲发狂了。

到达餐厅时，她停下脚步，对我低声说：

“看样子我立即就得准备接受您，您是不是感到很诧异？您猜想出其中的原因了吗？”

“这是因为，”她把我的一只手握住，贴在她的胸口上，我觉得她的心急剧地跳动着，她接着说，“这是因为我活得比别人短，所以我要赶快抓紧这段生活时间。”

“求求您，”我说，“不要对我这么说好不好？”

“唉！别紧张，”她微笑着说，“就算我活不久长，我也会活得比您爱我的时间要长。”

然后，她又唱着歌，走进了餐厅。

“拿尼纳去哪里了？”她问道。她见屋里只有加斯东和普律当丝俩人。

“她困得要命，她去您的卧室等您上床睡觉。”普律当丝答道。

“我可把这位可怜的姑娘累坏了！嗯，诸位先生，现在大家请便吧。”

十分钟之后，加斯东和我辞别而出。玛格丽特跟我握手言别，普律当丝依然呆在那儿。

“喂，”我俩出来之后，加斯东问道，“您觉得玛格丽特怎么样？”

“简直是个天使！”我叫道，“我为她意乱情迷。”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他说，“您对她表白了吗？”

“表白了。”

“您的话她可相信？”

“不相信。”

“她跟普律当丝不同。”

“那么，她答应了您的要求了吗？”

“岂止是答应我的要求，我们还做了很多很多事，我亲爱的朋友！说来真难以令人置信，她风韵不减当年哪，这个胖乎乎的杜韦尔努瓦夫人。”

## 十 一

故事讲到这儿，阿尔芒停了下来。

“请您把窗户关上好吗？”他对我说，“我觉得有些冷，我睡觉的时候到了。”

我把窗户关上。阿尔芒的身体还虚弱得很，他把那件便装脱掉，往床上一躺，然后将头靠在枕头上休息了一会儿，那样子仿佛是一个旅客由于长途跋涉而极度劳累，又仿佛是一个人因为深受痛苦往事的煎熬而身心非常憔悴。

“可能是您说话太多的缘故吧，”我说，“我想我还是先走吧，您躺着好好将养着，怎么样？过几天，我再来听您把这个故事讲完。”

“您对这个故事不感兴趣，是不是？”

“恰恰相反。”

“那好，”他说，“您还是让我接着讲下去吧，反正一个人呆着我也睡不着。”

于是，他就继续往下讲。那些细枝末节如此深刻地嵌入在他的脑海里，以至于他讲起来毫不费力。他讲道：

回到家里后，我并没有去睡觉，而是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仔细地回忆了一下：与玛格丽特的相遇、介绍、私下里她对我做出的承诺等等。我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身在梦境，因为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难以令人置信了。当然，对于玛格丽特这样的姑娘来说，答应第二天就满足一个男人对她提出的要求，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儿。

虽然这么想，但不可否认，我一直挂念着这位未来的情人，因为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实在太美好，太深刻了。我还是执著地认为她与其他的姑娘不同。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我有我的虚荣心，我一直坚信她对我倾心相许，就像是我对她一见钟情一样。

不过，很快又有一些矛盾的现象无法让我视而不见，我私下里常听人说玛格丽特的爱情是有价格的，忽高忽低，正像是商品的价格随着季节不同而上下波动一样。

然而，我又想起了在她家里时，她断然拒绝一个年轻伯爵的要求的那一幕来，这对她外传的艳名又作何解释呢？当然，您可以对我说，她现在由公爵供养着，不愁无钱花，她不喜欢这个年轻伯爵当然就拒绝他的要求呗，如果她要找情人，自然非要找一个她喜欢的男人。但是，加斯东风流倜傥、聪明有钱，她都看不上，为什么独独看上了跟她只有一面之缘而第一次见面偏又令她觉得可笑的我呢？

世间之事的确有点儿捉摸不透，有时候机缘凑巧，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也许远远胜过一年里殷切追求的事。

她在吃夜宵时突然离席而去，所有的人中，只有我为她甚感不安。我在她身后情绪激动地竟难以自制。我吻着她的手，任凭泪水把它打湿了。所有这些际遇，再加上她生病的两个月期间，我从无间歇地去探听她的病情，终于使她觉得，我果然与众不同。可能她在心里还想，对于这样一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并没什么新鲜的，还是老套。于是，她完全可以按照过去办理这种事的方法来对待就行了。

您瞧，这些设想并非没有道理，它还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不过，不论怎么说，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那就是她已经接受了我的要求。

我现在终于要得到我一直深爱着的玛格丽特了，我对她还要苛求些什么呢？不过，让我再告诉您一遍，她虽然是一个妓女，可我一直把对她的爱情看做是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这或许是我总爱把她理想化的缘故吧。正因为如此，我才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希望即将实现的时刻，我的疑虑却越来越沉重了。

我彻夜未眠。

我恍恍惚惚，欲仙欲死。有时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占有这个人间尤物，因为我不够英俊，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有时我又为能够占有她而乐不可支、得意忘形。很快，我又担心这是玛格丽特对我的一时敷衍，她对我的热情不久就会减退，我们的这种关系

不会维系多长时间的，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好梦一场。于是，我暗忖着晚上还是不要到她家里去，最好是给她修书一封，把内心的种种疑虑告诉给她，然后从此离开她。但接着我便开始了色彩斑斓的美妙的幻想，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自信和热情。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位可怜的姑娘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的创伤统统医治好，我要和她相依终生，她给予我的爱情，即使是最纯真的爱情也难以匹敌，我感到幸福极了。

总之，我思绪万千，一时无法把精力集中起来，认认真真地思考一番。黎明时分，我心力交瘁，终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那些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的念头也才就此退去。

直到下午两点钟时我才一觉醒来。天朗气清，煦风和畅，眼前的一切景色都令我陶醉，我觉得终其一生也没有今天这么幸福过。昨晚梦幻般和景象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凸现出来，它簇拥着今晚的美梦翩翩向我走来。我迅速地把衣服穿好，我心情愉悦，凡是美好的事物我都想尝试着去做，而且我相信也一定能够做好。我的心因为快乐和即将拥抱爱情而加速跳动，我的心头有一种甜蜜的感觉，我浑身激动不已，昨夜一些不愉快的想法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我爱情上的成功，我能想到的只是我跟玛格丽特缠绵的幽会时刻。

我无法在家里继续呆下去，我觉得我的幸福太大，而我的房间太小，我需要大自然来跟我共同分享幸福。

于是，我来到了外面。

我穿过昂坦街。马车就停在玛格丽特的家门口等她。我向着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只要是我遇到的行人，不管认识与否，我都觉得他们十分亲切。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因为爱情而变得美好起来。

在玛尔利石马像和圆形广场之间，我来回逡巡了足足一个小时，我远远看到了一辆马车，我猜想它肯定就是玛格丽特的。

她叫马车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拐角处停了下来，围在一块谈

天说地的一群人中间，立刻便有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向她迎了上去，跟她交谈。

他们俩谈了一会儿之后，那个年轻人又回到了那一群人中间。马车继续前行，我向那群人走了过去，我认出那个年轻人就是将玛格丽特一手捧红的G伯爵。在玛格丽特的梳妆间里，我看到过他的肖像。

他就是昨天晚上被玛格丽特拒之门外的那个人，我估计她把马车停在他面前是向他解释昨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的原因，而且我心里盼望着她再寻个借口不要让他今晚再来打扰。

这一天剩余的时间是如何打发的，我一点儿也记不清；我只记得散步、吸烟、与人谈天说地，但到了晚上十点钟，连遇到了什么人，聊了些什么话，我竟然都记不起来了。

惟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晰：回到家里之后，我刻意装扮了三个小时，我不停地看我的钟和表，但我感觉时针上好像吊着一块石头一样，与其说是走得缓慢，不如说是已经停止转动了。

十点三十分的钟声终于响了，我准备去跟佳人幽会。

那时我住在普罗旺斯大街，我顺着白山街，我走过了林荫道，穿过路易大帝街和马洪港街，最后来到了昂坦街。

我朝着玛格丽特的窗户瞧了瞧。

屋里有灯光。

我拉了拉门铃。

我问看门人，戈蒂埃小姐是否在家。

他回答说不在家，在十一点钟甚至十一点一刻之前，戈蒂埃小姐是从来不回家的。

我原想我走得很慢，但从普罗旺斯大街走到玛格丽特家里却仅仅用了五分钟！

没办法，我只好在这条没有商店、寂寥冷清的街上踱来踱去。

玛格丽特在半个小时之后终于回来了。她从马车上下来，好

像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向四周环顾了一下。

马厩和车棚不在这座房子里面，所以马车缓缓地驶走了。

玛格丽特正待拉门铃，我连忙迎上前去，说：

“晚安，夫人！”

“啊！原来是您呀！”她语气平淡地说，她在这里看到我似乎显得不太高兴。

“是啊，”我说，“您不是允许我今晚来这儿看您的吗？”

“噢，对了，您这么一说，我才想了起来。”

听到这句话后，我心里如同泼了一盆凉水，它把我各种美妙的幻想和希望都击得粉碎。幸好，对于她的这种反复态度我已经开始习惯了，并没有就此拂袖而去，如果换作过去，我早就扭头走了。

我们一块进了屋子。

拿尼纳早已打开了门。

“普律当丝回来了没有？”玛格丽特问她。

“还没有，夫人。”拿尼纳答道。

“去告诉她，让她一回来就到这儿来；你先把客厅里的灯熄了，假若有人来，你就推说我还没有回来，今晚也不打算回来了。”

很显然，有一种烦心的事或者一个讨厌的人在困扰着这个女人，令她焦躁不安。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玛格丽特向她的卧室那边走去，我则一动不动地愣在原地。

“过来呀。”她对我说。

她把帽子和丝绒外套脱掉，顺手朝床上一撂，接着跌在壁炉旁边的一张大扶手椅里。一直到初夏，她都生着火。她一面把表链翻来覆去地玩弄着，一面对我说：

“喂，您又听到什么新鲜消息了吗？”

“没有。”我答道，“我觉得我今晚来得不是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您脸带愠色，可能都是我来这儿的缘故吧。”

“啊，没有，”她说，“您多虑了。我显得有点儿不高兴，是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休息好。我浑身难受，大概生病了吧，头也痛得厉害。”

“那么，”我说，“您就躺在床上安心养病吧，我暂且告辞。”

“啊，亲爱的，您不要走，”她说，“假如我真的想睡觉，在您面前我也会躺下的。”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

“这个时候还有谁来呢？”她很不耐烦地说。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

“难道没有人去开门？”她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非得我自己去开了。”

说着，她站起身来，对我说：

“您先在这儿稍候。”

她穿过了套房。过了一会儿，开门的声音便传了过来。于是，我侧耳细听。

来客在餐厅里站住了。寥寥数语，我便听出他是德·N伯爵。

“今天晚上您感觉怎么样？”他问道。

“差极了。”她冷漠地答道。

“我的来访是不是打扰了您的正常休息？”

“是。”

“亲爱的玛格丽特，”德·N伯爵叫道，“您待我为什么这么冷漠呢？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您啦？”

“亲爱的伯爵先生，”玛格丽特答道，“您压根就没有得罪过我。我生病了，我想现在就睡觉，仅此而已。所以，您最好立刻就走。每天晚上，我刚到家五分钟，您就尾随而至出现在我的面前，您真叫人厌烦。您企图得到些什么呢？您想让我做您的情人您才满意是不是？那么，我早已坦白地告诉过您：不行！您死了这

条心吧，我亲爱的伯爵先生，我非常厌恶您，我一见着您就头疼。今天晚上，我最后一次向您郑重宣布：我不想做您的情人，您另谋打算吧。好，再见吧。啊，拿尼纳回来了，她会给您把路照亮的。亲爱的伯爵先生，祝您晚安。”

玛格丽特没有再多费口舌，她回到卧室，把门狠狠地关上。德·N伯爵被她一顿抢白弄得瞠目结舌，本来还想解释几句，但玛格丽特转身就走，一点儿机会都没有给他。随后，拿尼纳也走了进来。

“你听着，拿尼纳，”玛格丽特叫道，“以后你只要见着这个蠢货就告诉他，说我不在家或者我讨厌看见他。这些傻瓜，他们的目的都是向我索要同样的东西，他们一旦给了我钱，就以为可以随心所欲了。总是看到这些人讨厌的面孔，真令人烦恼透了。假如我们这些风尘女子所从事的行当也有人去学着干，而且被了解到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些人宁肯去充当奴仆。但是现实不容我们这么做啊，我们爱慕虚荣，我们贪图富贵，我们渴望得到锦衣玉食，我们期盼拥有雕车宝马。因为卖笑自有保障，所以我们总是很迷信别人的话。我们纯洁的心灵遭受了玷污，我们美丽的肌肤遭受了蹂躏。我们像瘟神一样被人躲避，我们像贱人一样倍受冷眼与嘲笑。周围的人施舍给了我们一点点，却从我们身上攫取了很多。别人被我们毁灭的同时，我们也在被自己毁灭。等待我们的结果只能是像狗一样悄无声息的死去，而后曝尸荒野。”

“哎呀，夫人，”拿尼纳说，“您还是冷静一点吧，今天晚上您太过激动啦。”

“穿着这件连衣裙我浑身都感到不舒畅，”玛格丽特边说边把胸扣解开，“把那件浴衣给我拿来换上。咦，普律当丝呢？”

“她还没有回来。”拿尼纳说，“她一回来，我就让她到您这儿。”

“您瞧，她也是这副模样，”玛格丽特把一件白色浴衣换上，说，“用得着我的时候就来找我，可从来就没有认认真真、踏踏实

实地给我帮过一次忙。她明明知道今天晚上我焦急地在等待回音，而且必须得知道回音，她还要到处乱跑，分明没把我的事搁在心上。”

“可能她给人家留住了吧。”

“你去把潘趣酒给我们拿过来。”

“您这样是在糟踏自己的身体啊。”拿尼纳说。

“管它呢。”玛格丽特说，“我现在很饿，你赶快去取些水果、饼干或者鸡翅什么的过来。”

不用我说，您也猜得出这个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了吧。

“您跟我共进宵夜吧，”她对我说，“我要到梳妆间收拾一下，您先在这儿看一会儿书吧。”

她把枝形烛台上的一支蜡烛点着，把床脚边的一道门推开，然后走了出去。

于是，我开始对这个姑娘的生活思索起来。由于我对她爱之入骨，她的一切都引起了我深深的眷恋和同情。

就这样，我在冥想中踱来踱去。这时，普律当丝走了进来。

“啊呀，”她对我说，“原来您在这儿，玛格丽特夫人呢？”

“她在梳妆间里。”

“那么，”她说，“我就在这儿等她吧。喂，您知道吗，玛格丽特觉得您有很大的魅力。”

“是吗？”我不答反问。

“您难道没有从她那儿得知一点点信息吗？”

“没有。”

“那么，您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来探望她的。”

“半夜三更地来探望她？”

“是啊，”我说，“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亲爱的先生，”普律当丝说，“您简直是在说笑话。”

“她对待我的态度冷若冰霜。”

“这种态度不久就会改变的。”

“是吗？”

“是的。”普律当丝说，“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告诉她一个好消息。”

“那很好。”我说，“她在您面前谈起过我吗？”

“是啊。”

“什么时候？”

“就是昨天晚上，”普律当丝说，“啊，对了，准确地说是今天早上。在您跟您的朋友走后，她说起了您。噢，您的那位朋友好吗？别人都管他叫加斯东·R，是不是？”

“没错。”我答道。

看着普律当丝几乎记不起他的名字的模样，再想一想加斯东对我说的心里话，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年轻人倒是蛮可爱呢，”普律当丝说，“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的年收入为两万五千法郎。”

“啊，是吗？”普律当丝兴奋地说，“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谈您跟玛格丽特之间的事吧。她向我打听有关您的身份、来历、职业以及您有过哪些情妇诸如此类的情况，总之，有关您的详细情况，她大体都询问过了。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噢，对了，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您很富有魅力。所有的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我说，“那么，您是否可以告诉我她昨天晚上托您办的是什么事？”

“她压根就没有托我办什么事，”普律当丝说，“她只是让我把德·N伯爵打发走。不过，今天晚上她倒是托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我要告诉她的回音。”

正谈着，玛格丽特戴了一顶漂亮的睡帽款款从梳妆间走了出来。一束黄色缎带装饰着帽子，这叫做甘兰式缎结。

她的这身装扮美艳绝伦，颠倒众生。

她的脚裸露在外，只是轻轻地趿着缎面拖鞋，脚趾甲也修得光亮整齐。

若是有人被她踩死在这双美足下面，也决不会叫出半个冤字来！

“喂，”她见普律当丝回来了，便冲她说，“您见到公爵了吗？”

“见到了。”

“他对您是如何说的？”

“他给了我。”

“他给了您多少？”

“六千法郎。”

“那么，”玛格丽特说，“您都带来了吗？”

“当然带来了。”

“他是不是很不高兴？”

“没有啊。”

“真可怜！”

这三个字被她用一种奇怪的语气说了出来。

玛格丽特把那六千法郎钞票接了过来。

“来得正好，”她说，“亲爱的普律当丝，您现在是不是需要钱用？”

“啊，当然啦，我亲爱的玛格丽特，”普律当丝兴奋地叫道，“您知道，后天就十五号啦，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啦，假若您借给我三四百法郎的话。”

“那么，明天上午给您送去吧，”玛格丽特说，“这个钞票每一张是一千法郎，需要兑换成零的，但是现在太晚了。”

“明天也行，不过您可要记住啦。”

“没问题。”玛格丽特说，“我们俩要吃夜宵，您参加吗？”

“啊，不了，不了，”普律当丝连忙说，“夏尔还在我家里正等着我呢。”

“那么，您很爱他了？”

“当然了，亲爱的夫人！”普律当丝说，“明天见，玛格丽特。再见，我亲爱的阿尔芒先生。”

杜韦尔努瓦夫人终于走了。

玛格丽特把搁物柜打开，将钞票顺手丢了进去。

“我想上床躺下，您允许吗？”她边笑着说，边向床边走了过去。

“我求之不得。”我说。

她把织绣得非常精美的床罩往床边一推，然后躺了上去。

“亲爱的，”她说，“您过来。”

“什么事？”

“您过来坐在我身边，我们好好地聊一聊。”

正如普律当丝料到的那样，她带来的消息果然令玛格丽特转忧为乐。

“亲爱的，今天晚上我的态度很冷漠，”她拉着我的手说，“您可以原谅我吗？”

“无论您以前犯了什么错误，我都原谅您。”

“您到底爱不爱我？”

“我爱您爱得如痴如醉！”

“难道您不计较我的坏脾气吗？”

“不！我不计较！我爱您！”

“那么，”她说，“您就发誓吧！”

“好，”我低声地对她说，“我向您发誓。”

正在这时，拿尼纳端着夜宵进来了。有一只冷鸡、一瓶波尔多葡萄酒、草莓、几个盘子和两副餐具。

“夫人，”拿尼纳说，“我没有叫人给您调潘趣酒。您饮用波尔多葡萄酒对身体更有好处。是吧，亲爱的阿尔芒先生。”

“是啊。”我随声附和道。

听到玛格丽特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还是激动不已，眼睛热

辣辣地盯着她看。

“那好，您把这些东西放在小茶几上吧。”玛格丽特说，“把小茶几移到床前。来，我们自己动手就餐吧。拿尼纳，你先去睡吧，我们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你已经跟着熬了三个晚上了，也一定累得难以支持了。”

“要不要把门牢牢锁上？”

“当然要！”玛格丽特说，“噢，对了，你记着，在明天中午以前，任何人都不准放进来。”

## 十　二

凌晨五点钟的时候，微弱的阳光便透过房内的窗帘照了进来，玛格丽特对我说：

“亲爱的，对不起，您现在必须离开这儿。请原谅我这么对您说，因为公爵不久就会过来。他每天早上都要来这儿，如果仆人对他说我还没有起床，那么他将会等着我，一直到我醒来。”

我把玛格丽特的头拥入怀中，任凭她那蓬乱的秀发四散开来。我温柔地吻着她，低声地问道：

“我下一次见到您不知又要到什么时候了？”

“喂，”她说，“您过去把壁炉上的那把镀金小钥匙拿上，打开这扇门，然后折回来把钥匙放在这儿，迅速离开。白天您将会收到我的一封信和一些嘱咐，因为您心里明白，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没错，”我说，“不过，现在我想请求您一件事。”

“什么事？”

“您能不能把这只钥匙交给我？”

“这个请求未免有些苛刻，”她说，“要知道，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任何一个人。”

“那么，”我说，“您就答应我吧，我向您发誓，我真的爱您，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从心底里爱着您，我爱您爱得如痴如醉，我爱您爱得几乎要发狂了。”

显然，她被我真诚的语气打动了，因为她对我说：

“那好吧，我就把这只钥匙暂且交给您。不过，我事先向您声明，您对它有没有使用的权利还得由我决定。”

“为什么？”

“因为，”她说，“因为门里装有暗闩。”

“呀，您真讨厌！”

“您既然这么说，我就让人把它取掉算啦。”

“那么，”我激动地说，“您也有点爱我了，是不是？”

“可能吧，”她说，“我也说不清、道不明。我现在非常困，您赶快走吧。”

我们互相拥抱，彼此爱抚。过了一会儿，我便抽身离去。

整个城市都还在睡梦之中，街道上没有行人来往，一片死寂。这里只有清晨的新鲜空气散发着柔和清新的气息。再过几个小时，这里才会有嘈杂的人声。

我觉得整个城市似乎就踩在我的脚下，我竭力搜寻着过去我羡慕不已的一些幸福者的名字，但是我现在记不起来他们当中的哪一位比我现在更幸福更快乐。

我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因为我被一位貌美如仙的纯洁的年轻女子爱着，是我第一个向她展示了爱情的真谛。当然，也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稀松平常的事情。赢得一个没有领略过情人主动向她进攻滋味的女子的青睐，就如同进入了一座毫不设防的城堡。教育、责任感和家庭都好像是高度警惕着的哨兵，但是这个哨兵稍有疏虞，就会受到一位年方二八的妙龄女子的欺骗。通过她暗恋的男子的声音，上帝使得她情窦初开。尽管少女怀春是洁美无瑕的，但越纯洁就越显得猛不可挡。

少女很容易为爱情而做出奉献，是因为她们笃信善良，所以

她不是钟情于自己心爱的男人，就是钟情于神秘的爱情本身。

少女缺乏抵御能力，是因为她们很少怀疑别人，所以任何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男人只要稍加用心就可以使得这种少女以身相许。

瞧，我并非是信口胡诌，这些少女的周围可谓是戒备森严，难以逾越。如果硬要把这些令人望穿秋水的漂亮迷人的鸟儿关在毫无装饰的樊笼里面，那么母亲们的铁锁还是不够牢靠，修道院的庭院还是不够幽深，宗教所规定的职责还是不够持久。于是，她们被深深的庭院所幽闭，被密密的帘幕所遮掩，被高高的大墙所阻拦，被厚厚的樊篱所蒙蔽，她们渴望着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她们期盼着外面丰富多彩的生活，她们谛听着来自人世间的神秘的第一声，她们巴望着看到掀起她们面纱的那一只手。

但是，如果被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死心塌地地爱着，那将是一种伟大的胜利。她们的肉体已经备受蹂躏，她们的灵魂已经备受践踏，强颜卖笑已经使她们麻木不仁。她们听腻了别人的甜言蜜语，她们看惯了别人的鬼蜮伎俩。她们的爱情只是逢场作戏的需要，并非出自本心；偶尔一两次那颗久已沉睡的爱情的真心被唤醒，也随即给她们卖得荡然无存。别看她们整日无拘无束，游游荡荡，其实她们受的管束比修道院里的处女还要严格，因为她们城府极深，时时在自我约束。

所以，为了自我安慰，或者给麻木不仁的感情注入新的活力，她们也做一些没有金钱交易的爱情游戏，并美名其曰：爱我所爱。这种心态正像是一个高利贷者，他们盘剥成性，妄想在施舍给一个快要饿死的穷鬼二十块法郎之后就赎清自己的一身罪过。

其实，上帝允许一个妓女真心实意地去爱一个人，刚开始是同情，后来就变作是惩罚了。不祈求上帝高抬贵手是得不到同情的。当她开始真正爱上一个男人而不可自拔的时候，当她开始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忏悔的时候，当她已经被自己心爱的男人弄得

神魂颠倒的时候，她就被这个男人牢牢地控制了。当他凌驾于她之上的时候，他就会露出残酷的微笑，阴森森地对她说："亲爱的夫人，您对我的感情付出还不如以前您对金钱的付出呢。"

到了这个时候，她们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有这样一则寓言：有一个小孩在山上放羊，有一群人们在山下种田；小孩总想拿这些忙于干活的人们取乐，于是他大喊"狼来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们都信以为真，于是拎着锄头前来打狼，到了第三次，不论这个小孩如何叫喊，人们都置之不理，结果这个小孩终于被狼吃了。这些可怜的姑娘就像是这个小孩，由于总是拿甜言蜜语来应付男人，所以我们老害怕她们撒谎。因此，即使她们真的爱我们，也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受着后悔和爱情的双重煎熬。

由此，便产生了值得敬仰的殉情、或者是从良的妓女，这些都是大有人在的。

但是，当使一个在爱情上超凡脱俗的男人具有宽阔的胸襟，不计较这个女人过去的生活的时候；当他陷入这个爱情之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当他们俩人都心心相印、恋恋不舍的时候，这个男人就把人世间所有的美好感情都集结于一身了。经过这次苦恋，别的女人再也不会进入他的法眼了。

这种感觉，就在那天早上我回家之前都还没有产生，它们也许只是潜伏在我的内心深处罢了。我爱玛格丽特，但我却没有能从中隐隐约约地看出些什么结果。直到今天，我才有了这些感想。逝去的岁月已不可挽回，这种感想只能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寻觅出来。

现在，还是回到我跟玛格丽特的第一次交往中吧。

那天，我回到家里，高兴得几欲发疯。一想到阻碍我和玛格丽特正常交往的绊脚石已经全部被清除了的时候，一想到我已经得到了她，而且拿到了她的门上的钥匙的时候，我就喜不自胜，深深地感谢让我得到这些幸福的上帝。

一天，一个青年跟一个女人在一条街道上无意相逢，就在他们擦肩而过之际，他朝她望了一眼，然后径自走了。这个女人跟他素不相识，她有着她自己的感情生活，有着她自己的爱、恨、情、痛，她跟他毫无瓜葛。对于她，他仅仅是一个匆匆过客；假如他走上前与她搭讪，她一定会嘲笑他，说他有神经病；这种情况就像是从前我跟玛格丽特一样。多少次风风雨雨，多少个日落日出，他们在互不相识中各遣岁月；但是有一天，上帝之手突然把他们撮合到了一块。这个女人终于成了这个男人的情妇，而且深深地爱着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不可思议，两个人的生命就此融为一体了。亲密的关系刚刚建立，他们就觉得这好似是前世注定，今生相爱；而在此之前的各种经历早已被这一对恋人抛得不知去向。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缘分。

而我呢，昨夜以前的生活在脑子里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空白。一想到这个销魂蚀骨的夜晚，我就兴奋难捺。

玛格丽特天性善骗，这会不会是她对我的一种敷衍呢？不过，这也许是她对我一见钟情的缘故吧，这种爱情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

仔细想一想，我就觉得玛格丽特没有骗我的必要，于是我把女人的爱一分为二：性爱和情爱，当然这两种爱的方式可以互相转化。一个女人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她往往借助于她的情人来达到目的；可是在平常的交往和频繁的做爱过程中，她会发现精神之爱更为珍贵，这样才能达到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于是，便有了从性爱到情爱的真正过渡，这是很自然的事。一个纯洁的姑娘最初也是竭尽全力地去寻找高尚的爱情，但当她接受了性爱的启示后，就会自然地接受情爱给她带来的强烈的感受，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就这样，我拥着甜丝丝、乐滋滋的感觉进入了梦乡。可是不久，玛格丽特的一封来信便把我给唤醒了。信中写道：

听我吩咐：今天晚上在伏德维尔剧院见面。第三次幕歇时前来找我。

M·G

我没有顺手把这封短笺丢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折起来放在抽屉里，以免他日怀疑这件美事发生在梦境里。我近来常常怀疑自己在梦中生活，到时候可以拿出这封短笺作为凭证。

信笺中并没有说要我在白天去看她，因此我不敢妄动。但是我又割舍不下，于是急急跑到香榭丽舍去，像昨晚一样希望她能乘车打那儿经过。

晚上七点，我到了伏德维尔剧院。

像这么早来到剧院，我今天晚上是生平第一遭。

除了舞台底层一侧的那一间包厢还空着外，其余的包厢相继全都坐满了人。

就在第三幕开演的时候，我听见了这间包厢的门打开的声音。于是，我定睛向那儿望去。——其实我一直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儿。

玛格丽特来了！

她走到包厢的前面，向正厅前座里探望。突然，她看见了我，于是便以目示意。

那天晚上她太迷人了，美得令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女为悦己者容"。她是不是为了我而刻意雕饰呢？她打扮得这么妖艳会不会是为了让我感到高兴，感到幸福呢？

我不敢肯定。不过我想，这一切如果都是为了我的话，那么她就成功了，因为她的出现令全场骚动起来，就连舞台上的女演员在相比之下也黯然失色。

而我却拥有这位美人，拥有这位美人的卧室钥匙。三四个小时之后，她将会躺在我的怀里。

一些人为了女演员或者烟花女子而变得一贫如洗，受到了

人们的非议和责难；但令我惊奇的是，他们竟然没有在这些女人身上狂花乱用。只有像我这样生活过的人才会明白，只有在日常琐事中不断地满足她们的情人的各种各样的虚荣心，才能把他们牢牢地拴在自己的身边，使得爱情深深地植根在心里。我采用“爱情”这个字眼，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词来。

然后，我看到普律当丝在包厢里坐了下来；紧接着，一个男人也在包厢后坐了下来，我一眼就认出那是 G 伯爵。

一看见他，我的笑容立刻就僵住了。

玛格丽特冲我笑了笑，然后背向伯爵，装出一副认真看戏的样子。很显然，她已觉察到 G 伯爵的出现令我非常尴尬。

第三幕戏终于演完了，中间休息。玛格丽特转过身去，不知说了些什么；接着，伯爵便走出了包厢。玛格丽特向我连作手势，示意要我过去。

“晚上好。”我走进了她的包厢，她亲热地跟我打招呼，并把手向我伸了过来。

“晚上好。”我彬彬有礼地向玛格丽特和普律当丝答道。

“请坐吧。”

“但是……”我欲说还休。

“怎么啦？”

“我这不是占人家的座位嘛，”我说，“难道 G 伯爵不回来了吗？”

“噢，他过一会儿就回来，”玛格丽特说，“我让他给我去买些糖果。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单独聊聊，至于迪韦尔努瓦夫人，您完全相信她就是了。”

“是啊，我亲爱的阿尔芒先生，”迪韦尔努瓦夫人说，“你们有话尽管说吧，我决不会走露丝毫风声的。”

“你到底怎么啦，亲爱的？”玛格丽特站起身来，走到包厢的暗处，搂住我的头，轻柔地吻了吻。

“我感觉不太舒服。”

“那么，”她抚慰道，“您应该小憩一下。”

她讨人喜欢的神情跟娇小玲珑的脑袋搭配得极为协调。

“那我应该上哪儿去睡呢？”

“上您的家里呀！”

“您应该知道，”我说，“我孤枕难眠啊。”

“既然这样，”她说，“您就不要因为G伯爵在我的包厢里来给我耍性子。”

“啊，没有呀。”

“没有？”她说，“您的心事您以为我看不透？别耍小聪明了，亲爱的，我们谈点别的事吧。戏看完之后您先到普律当丝家里去，在那儿等我，不见不散，知道了吗？”

“知道了。”

我只能惟命是从。

“您永远爱我吗？”她突然莫名其妙地问道。

“当然啦，亲爱的玛格丽特。”

“您想我吗？”

“当然想，我整天都在想您，我快要想疯了。”

“您知道吗，”她说，“对于您，我真的一朝流露，真情难收。有关情况您还是问一问普律当丝吧。”

“啊呀，又来了，我都烦透了！”那个胖女人叫道。

“好了，亲爱的，”玛格丽特说，“您现在最好先回到您的座位上去吧；再过一会G伯爵就回来。你们俩人没有见面的必要。”

“为什么？”

“因为您看到他就觉得难为情，心里也很不舒服。”

“啊，没有，”我说，“其实您早给我说一声您要来伏德维尔剧院看戏，我就会把您的包厢票买好给您送过来。”

“很可惜，”她说，“我还没有把这种意思表现出来，他就把票给我送来了，并说要陪我一块儿看戏。您应该明白，对于他的要求我是不能回绝的。我所能做的事就是写信通知您我人在那里，

仅此而已。这样的话，我们俩人才能见上面，趁机攀谈攀谈。既然您不能理解我的苦衷，我就接受这次教训。”

“对不起，我错了。”

“那好，”她说，“现在您就老老实实地回到您的座位上去，不要再赌气玩性子了。”

她又吻了我一下，然后我就从她的包厢里走了出来。

在走廊里，我与买了糖果回来的G伯爵刚巧碰了个正面。

我只能乖乖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说实话，G伯爵陪玛格丽特在同一个包厢里看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他原本就是她的情人，他给她送一张票，请她看戏，很自然的呀。退一步讲，我既然爱玛格丽特，把她当做自己的情妇，我就应该尊重她的习惯，尊重她的选择，更何况我答应过人家。

不过，那天晚上我的心情无论如何都很糟糕。当我看到玛格丽特、G伯爵和普律当丝仨人一行乘着一辆敞篷四轮马车离开剧院时，我也快快而归。

十五分钟之后，我就到达了普律当丝家里。那时，她也刚刚回来。

## 十　三

“您和我们没差多少，来得还挺快。”普律当丝对我说。

“是啊，”我回答时想也没想，“玛格丽特到哪儿去了？”

“她在家里呢。”

“她自己呆在那儿吗？”

“和她在一块儿的还有G伯爵。”

我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步子迈得很大。

“嗨，您这是怎么了？”

“您觉得这很有意思吗，我在这里等G伯爵迈出玛格丽特

的家门?”

“您也真是不懂人情世故。玛格丽特不可以将伯爵拒之门外,这您应该清楚。很久以前,G伯爵就与她相伴了,他给她大笔大笔的钱,以前给,现在仍在给。玛格丽特光一年的生活费就得十万多法郎,更何况她还债务累累。开口要求公爵负担一切开销,她可没有这个胆量,尽管公爵一向对她有求必应。至少说来,她一年也能从伯爵那里得到万把法郎,她怎能和伯爵翻脸呢。亲爱的朋友,玛格丽特爱您爱得如痴如醉。不过,如果是为了你俩好,您就不该过于看重您跟她的关系。要供这姑娘漫天里花钱,您那七八千法郎的收入怎么够用,连她的车马保养费也还不止这个数呢。您对待玛格丽特要现实一些,把她当成个好姑娘,又聪明又漂亮,您不要为别的事费尽心思,只消当她一两个月的情人,再把鲜花、小吃、包厢票什么的不断送到她手里就可以了。可别再闹什么笑话,像是争风吃醋什么的啦。玛格丽特并不是纯洁少女,您在同什么样的人在打交道,您自己也很明白。您何必为别的事心烦意乱呢,她挺喜欢您的,您也爱她爱得入迷,这就够了。我认为您挺可爱的,对感情的事这般敏感!全巴黎最有魅力的女人在做您的情妇呢!您竟然还不肯心满意足,她接待您用的宅子气派非凡,她自己也是披红着绿、穿金戴银,她一分钱也不要您的,只要您乐意!简直见鬼了!您的要求可超过限度了。”

“您的话万分正确,可我一想到这个人是她的情人,我的心就不听我使唤了,我就伤心得要命。”

“但是,”普律当丝继续说道,“他依旧是她的情人是不是,您总得搞清这个问题吧?这个人现在对她来说挺有用处的就是了。她把他挡在门外头已经两天了,今儿早上,她无法抵挡他的再次拜访,他的包厢票,她收下了,他要陪她看戏的请求,她也应允了。她是被他送回来的,他要上楼呆一会儿,她也不能反对嘛。他呆的钟点不会很长,因为这里还有您等着呢。这些事情,依我看来没什么不对劲。而且,对于公爵,您不是也忍下来了吗?”

“不错，可玛格丽特决不是他的情妇，这我有把握，公爵已垂垂老矣了嘛。而且，对于这种事，通常人们是能够容忍一件的，两件可万万不能。宽容到这个地步就显得过分了，容许了这种事，男人也就像低贱阶级的人，是拿这种容许在大发其财。尽管他是由于爱情的缘故。”

“啊！亲爱的，您的想法太过时了！多少我见过的人都在干着我劝您做的这事儿，他们还是最高贵、最帅气、最有钱的人呢。而且是不费吹灰之力便把这事做了，既不会觉得丢脸，也不会愧疚！这事儿简直让人熟视无睹了。由情人养活的女人在巴黎，怎样才会气派之极地生活呢，如果她们不是同时有三四个情人的话？把一个像玛格丽特那样姑娘的开销一肩挑，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哪怕他富可敌国。在法国，一年有五十万法郎的进项可够得上一位富翁的标准了。但我亲爱的朋友，还是不够用，即使是五十万法郎的年金。理由如下：一个男人有了如此之多的进项，一座富丽堂皇的宅子，一定数量的马匹、仆役、马车都已是必备之物了吧。当然狩个猎、社交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通常他们总是业已娶妻生子，还有赛马、赌博和旅游这类娱乐活动要他做，还有什么我也说不完了！如果他打算改变这些已成定式的生活习惯，人们定会以为他破产了，一时间风言风语可就满天飞了。这么说吧，一个有五十万法郎年金的人，一年他只能把四或五万法郎用在女人身上，这已经不算少了呢。那么，必须要有别的情人来补贴这女人每年花销上的空缺，老天爷慈悲，好机会让玛格丽特赶上了：一个腰缠万贯的老财主妻丧女亡，只有几个手头也很宽裕的侄子、外甥。玛格丽特要什么，老头就给什么，还不用她花代价。不过超过了七万法郎，她一年中也不能从他那儿要出钱来了，尽管他富甲天下，而且又对她如痴如醉，可我相信，他是不会对她更多的要求予以满足的。

“在巴黎，年轻人若一年只有两三万法郎的年金，换句话说，靠着这笔收入，他们的社交生活只能勉强得到保证。这些人如果

做玛格丽特这种女人的情人，仅她的房租和仆役薪水他们也支付不起，对于这事他们心中了如明镜，他们明白这事儿，可他们也不会对她明言，他们视而不见，听若不闻，一旦这种生活过烦了，就拍拍屁股走人。假若他们为面子所累，她的一切花销他们都一肩承当，那他们就像傻瓜一样，家产被挥霍一空，在巴黎留下高达十万法郎的债务，然后跑到非洲丢了小命。您是不是觉得那个女人因此而对他们感激涕零？才不会呢。她反而会四处传扬，她的声名因为他们丧失殆尽，她在同他相处时还赔进了不少钱呢。啊！您认为这都是卑鄙的事对吧？可这些事是真的。我对您的喜爱是发自心底的，因为您这个小伙子是很可爱的。这些做人情妇的姑娘为人怎样，人们又该如何对待她们，我都一清二楚，我在他们中间已经过了二十年了，您对一个漂亮姑娘游戏一般的爱情如此认真，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

“还有，除此以外，”普律当丝接着说，“如果您和她的私情被公爵发觉了，她被强迫在您和他之间选一个，她把伯爵和公爵放弃了，因为她爱您爱得着了迷，那么，她可就为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了，这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可是，这样的牺牲，您肯为她做吗？对她，您终会有厌倦的一天，到那时，您也不再需要她了，那么她为了您遭受的损失，您又拿什么来补偿呢？您什么也拿不出。那个本可给她金钱和美好明天的世界，是您使她与之隔开了。您会把她为您献出的豆蔻年华这件事抛到脑后去。您还可能揭她的老底，以此来贬斥她，如果您是个庸俗的男人的话。您会告诉她，她过去的情人就是这样离开她的嘛，您也不过是照做而已，然后您就把她推入悲惨的境地，撒手而去。或者，您认为您有把她留在身边的义务，假若您是个善良高尚的人的话，可是您就会因此陷入不幸，无法自拔。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事儿人们可以谅解，可人们不会把同样的谅解给予一个成年人。这种爱情会变成男人的末世爱情，什么结婚生子、开创事业都会因它而离您远去。听我的话吧，我的好朋友，看待事物时，应该以它的

实际价值为标准，对女人也应实际一些。欠一个做人情妇的女人的感情债是不应该的，无论是在哪一方面。”

这是一番有情有理、很有逻辑的谈话，这话出自普律当丝之口令我大感意外。我只觉她这番话在理儿，却无法回答她。为了对她的忠告表示出感谢，我把自己的手伸给了她。

“拉倒吧，拉倒吧，”她告诉我，“这些烦死人的大道理，您快点给抛到一边去吧，打心眼儿里笑出来吧。生活是美好的，亲爱的，关键瞧您怎么去看。嗨，向您的朋友加斯东请教一二吧，他对爱情所持的态度，和我别无二致，我就是这么想的，有个美人儿正在隔壁，她迫不及待地在等客人迈出她的门槛，这个想念着您的人儿要同您欢度此夜，这您总该相信。我对她爱您这一点可一点也不怀疑。现在到窗口去吧，和我一起目送伯爵出门，不会过多久，他就会把位子给我们腾出来。”

窗子被普律当丝打开了，我们并肩靠在了阳台上。

她盯着街上，街上行人无几，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我的心正因她适才所言而轰鸣不已，她的话在理儿，我不能不承认。但这道理和我对玛格丽特的那份真诚的情怀又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叹息不已，普律当丝被这叹息引得转头看我，活像一个对病人绝望了的医生那样耸了耸肩。

“因为感受转瞬即逝，”我这么思索着，“所以，我们只觉人生苦短呀！我和玛格丽特相识不过两天时间，她成为我的情妇也不过是昨天的事儿，可在我的思想、我的心灵和我的生命中，她已留下了多么深的烙痕呀，所以我会为G伯爵的拜访而心碎欲死。”

终于，伯爵走了出来，他跨上他的车去了。窗子又被普律当丝合上了。

玛格丽特就在此时唤我们进去。

“快点儿，餐具齐备，”她说，“现在让我们吃宵夜吧。”

玛格丽特在我进门时直向我扑来，她搂住我的脖子不要命

似地吻我。

“我们总是要横眉立目的吗？”她对我说道。

“不，不会再有了，”普律当丝回答，“我教育了他一顿，他已答应听话了。”

“真是太棒了！”

不由自主地，我向床上投去一瞥，床上没有狼藉一片，而玛格丽特已将白色的晨衣换上了身。

在饭桌前，我们团团围坐。

玛格丽特什么也不少，妖媚可人，温柔可亲，热情似火。我没有权利向她过分要求，这一点我无时不在告诫自己。我还坦白承认，许多人都会感到无限的幸福，只要他们坐在我的这个位子上。我与维吉尔[1] 笔下的牧羊人别无二致，而对一位天神，或者确切说是一位女神赐予我的快乐，我只需开怀享受即可。

我竭尽全力实行普律当丝的那一套，想欢乐一些，就像我的那两个女伴一样。可她们的感情是油然而生，我却是造作出来的。她们对我的笑信之不疑，其实这神经质的笑声已和痛哭差不多了。

最后，夜宵散场，我同玛格丽特独自相处了。和往常的日子一样，她坐在壁炉前的地毯上，望着炉火出神儿，一脸愁苦之色。

她在沉思！想的是什么？我一无所知。而我，我则端详着她，饱含着深情，也带着几分近乎于恐惧的感情，我想到了，为了她，我准备经受磨难。

“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不知道。”

“在想个点子出来，我已经想出来了。”

“什么点子？”

---

① 维吉尔：古罗马诗人（公元前 71—前 19 年）。著有《牧歌》、《农事诗》、《伊尼德》等诗作。

“这会儿，我可不能泄露给你，但它的结果，我倒能告诉你：我再过一个月就自由了，我不再有债务的挂累，我们到时就可以同去乡下避暑。”

“这到底是什么点子，你就不能告诉我？”

“不行，这事儿会圆满成功，只要你也爱我，像我爱你一样。”

“是您自己想出这点子来的吗？”

“不错。”

“干这事儿也要您一个人来吗？”

“烦心的事儿我一人承担，”玛格丽特对我说，我永生无法忘怀她说话时显现的那种微笑，“不过，我们可是利益均沾的。”

“利益均沾”这个词一传入耳朵，我的脸就发烧了。我想到玛依·莱斯科与德·格里欧合起伙来，揩了 B 先生油的那段情节①。

我把身子挺直了回答她，语气有些僵硬：“亲爱的玛格丽特，只有我自己想出的点子，并且得由我亲手去办，这样我才能和你利益均沾，请允许我这么做。”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在这点子中，G 伯爵是否是您的合伙者，对此我是非常怀疑的。对于这个点子，我是既不承担责任，也不从中渔利。”

“您可真还是个孩子。本来，我以为您爱我，看来我错了，那好吧。”

她说完便站起身来，把钢琴盖打开，她开始演奏《邀舞曲》，一直弹到那段著名的大调为止，她到这段总是弹不下去。

她演奏这曲子是习惯所致，抑或是为了勾起我对我们初相识那天的回忆。往事果然从脑海深处浮起，这就是这曲调传入我

① 这是小说《玛依·莱斯科》中的一段情节，背着情人格里欧，玛依同 B 先生交往，并同格里欧共享 B 先生的财产。

耳中后，我惟一能弄清楚的。我向她靠近，用双手捧住了她的面颊。我吻着她。

“您会原谅我吗？”我问她。

“您看。”她回答我，“我请您留心，在有些事上，您已经要请求我的原谅了，可我们交往不过两天而已。您说话不算话，您说过要盲目服从我的。”

“您让我怎么办呢？玛格丽特，我那么爱你，对你的微小念头，我都会疑嫉不已，那件您向我提起的事儿，我听了是兴奋至极，但同时，我心中又苦闷难言，这是因为这件事太具神秘性了。”

“得了，把心静下来。”她握起我的双手说道，她的脸上挂着勾魂摄魄、令我无法阻挡的微笑，“您爱我，对吧？到乡下过它三四个月，就您和我，您是会感到心情愉悦的，我也如此，这种只有你我俩人的清静生活也会令我心情愉悦的。不光是心情愉悦，对于这样的清静生活，我的身体也是需要的。离开巴黎，一走就是这么久，有些事儿我总得处理好吧。像我这样的女人，事儿总是又多又杂。嗯，我会处理好的，不光是我的事，还有我对您的爱情。是的，对您的爱情，不要笑话我，我爱您爱得那么深！可是您呢，您架子搭足，还吹着牛，您可百分之百地是个孩子，幼稚极了。您不要为别的事儿操心，就记住我爱你就行了。同意不同意？”

“我会同意所有事，只要是您喜欢，这点您是很明白的。”

“那好，我们在一个月内就能到某个小村子里，在小河边散着步，喝着新鲜的牛奶。您可能在纳闷，玛格丽特·戈蒂埃能说出这种话。我的朋友，巴黎的这种日子看似给予了我幸福，我的心不能因之沸腾，厌倦之意却油然而生。所以，那种摆脱俗事纠缠的生活突然间引起了我的向往，会叫我忆起童年。无论长大成人之后会怎样，谁又能没有他的童年呢。嗯！您请放心，我不会对您说，我出身于一个退役上校家庭，我也不会说我曾就读于圣

德尼[1]。我是个穷人家的姑娘，来自乡下，在六年前，我连名字都不会写呢。您安心了，对吧？您是第一个我想与之共享幸福的人，为什么呢？原因是，为了我您才来爱我，您爱的原因不是由于您自己，我能看出来，另外那些人爱我却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

“以前，我时不时会去乡下，但从不出于我自己的渴望。我就靠您来实现这次俯拾即得的幸福了。您就把这个幸福给我吧，不要老跟我意见相背。您就这么想：‘她命不久矣了，这件事是她首次求我，而对于这举手之劳的事儿我却没应允，总有一天我会懊悔不已的。’”

我听了这些话当真是无言以对，况且，那初夜的缠绵滋味仍在我心头缠绕，那对第二夜的热望也依然存在。

我在一个钟头之后，已经拥她入怀了。我真是对她言听计从了，哪怕是她要我去犯法。

黎明六点钟了，我在离开之前问她：

“今晚再会？”

她的吻中充满了更多的热情，但我没有得到回答。

白天，一封信寄到我手中，内容是：

> 亲爱的孩子：我身体有些不适，医生说过了，我应多睡觉。今天晚上我早早就睡，我们就不要会面了。不过明天中午我恭候您，就算给您一个补偿。我爱你。

一个想法立刻闪出：她是在骗我！

我冒了一头的冷汗，这疑心让我心乱如麻，因为我已深深陷入对这女人的爱中。

可是，和玛格丽特相处，这类事情差不多天天都会发生，我

---

[1] 圣德尼：巴黎北部的小城镇，从修道院众多而著名，一八〇九年起，创办荣誉勋位团办女子学校。

应该能料到的呀。过去,在我和别的情妇交往时,这事也算家常便饭了,可我从未将它往心上放过。这个女人怎么就能控制了我的生活呢?

于是,我记起了她房门的钥匙还在我这里,我可像往日一样,去瞧瞧她。事情的真实面目便可以让我获悉,我会狠抽那男人一记耳光,如果确有男人在场的话。

首先,我去了香榭丽舍大街。在那里,我闲逛了整整四个钟头。她没来。晚上,我的足迹踏遍她常去的一切剧院。她的身影也没在那些地方出现。

我在十一点整到达了昂坦街。

灯光没有从玛格丽特家的窗户中透出。我还是把门铃拉响了。

看门的人问我找哪个。

"戈蒂埃小姐。"我回答。

"她还没回来。"

"我上楼等她去。"

"她家中没有一个人。"

一道禁令,这是显而易见的,可钥匙在我手中,我可以对它嗤之以鼻。但我走开了,我不敢惹事,那样会遭人耻笑的。

我可没回家去,这条街使我无法离开,玛格丽特的家牵引着我的目光。好像我还有什么事儿要打听似的,至少也要证实一下自己的猜疑。

一辆双座四轮马车在时近午夜时停在了九号门前,我对这车再熟也不过了。

从车上下来的是G伯爵,他打发了马车,走进了屋中。

那会儿,我真但愿看门人也对他说,玛格丽特不在家,就像他对我说的一样,这样,他就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来。可我一直在等待,一直到了黎明四点钟。

我在这三周中受尽了折磨。可是现在要是拿它和今夜给我

的折磨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 十 四

一回到家，我就嚎啕大哭，像个孩子似的。这种心碎欲死的感觉，受过骗的男人都明白，哪怕他们只被骗过一次。

在怒火中烧之时，我斩钉截铁地做了决定：挥利剑，斩情丝。为了去预订车票，我急不可耐地等待天亮。回到父亲和妹妹的身旁，他们对我的爱，我是确信无疑的，他们是不会骗我的。

可是，没让玛格丽特弄明白我走的原因，我拔腿就走是不好的。一个男人不会不辞而别，除非他和他的情妇已再无情义可言了。

为了写这封信，我在心中反复思量着。

我结交的这姑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别的情妇一样，过去我把她看得太高，她却像对付小学生那样来对付我。显而易见，她耍了个简单的花招来骗我，真是奇耻大辱呀。我的自尊由此占了上风。离开这个女人是肯定的了，这种关系的解体带给我的痛苦也不能让她知晓，否则她会得意非凡的。含着一眶愤怒和痛苦的泪水，我写了回信，用的是最帅的字体：

亲爱的玛格丽特：

希望昨日的身体不爽不致引起大恙。昨夜十一点钟，我去打听过，给我的回答是：您不在家。比我有运气的 G 先生在不久之后也来了，他一直在您那儿，直至黎明四点。

我让您消磨了一些令您烦心的时光，这点我敬请您原谅，可您给予我的美好时光令我永难忘怀，这请您相信我。

我本该在今天去打听您的消息，可我这会儿想回归父亲身边了。

再会，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不能如我所愿地爱您，因为我没那么富有；我亦不能如您所愿地爱您，因为我又没那么清贫。那么，忘记彼此吧，忘记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名字，忘记一个对我来说永远得不到的美梦。

您的钥匙我完璧归赵，我没有用过它。如果您会经常抱恙，就像昨天一样，它对您倒是有用的。

您瞧，这是我仍深爱着她的明证：我如果不冷嘲热讽地写信，我就没有结束它的力气。

我把这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十来遍，我略微平静了一点，因为我想玛格丽特会被这封信伤害的。我要保住信中伪装出的态度，为此我倾尽了全力。我的仆人在八时整进了我的房间，信被我递给了他，我嘱咐他立刻去送。

“可要等回信？”约瑟夫问我。和所有的仆人一样，我的仆人也叫约瑟夫。

“要是有人问，你可要回信，你的回答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可你最好等在那里。”

我怀着一线希望：她会给我回信。

我们是如此的软弱，又是如此的可怜！

我在仆人送信的那段时间里心情极度激动，一时间，我想到了玛格丽特是如何委身于我的，把这样一封蛮不讲理的信给她，我又怎么有这个权利呢？她大可以回答我，是我把G先生给骗了，而不是我被G先生骗了，一个女人拥有好几个情人，正是依据了这样的理由。一时间那姑娘信誓旦旦的样子又出现在我脑海中，这让我觉得对一个戏弄了我那纯真情怀的女人来说，那信是过于温和了，没有什么严厉的词句，来作为对她的责罚。接着我又想，其实写信倒是可以免了，我应该在大白天到她家去。这样，我就可以快活地看到她流泪了。

最后我想，她会给我什么答复呢？对于她将做出的辩白，我

已打算全盘接受了。

约瑟夫回来了。

“怎么样啊?”我问道。

“先生,”他回答我,“夫人睡着呢,她还没有醒来。信会在她拉铃时给她送去。要是有回信,就会被人送来的。”

她还没有醒!

好多次,我差点儿就让人把那信讨回来,不过我还是想:

“没准儿她已接到了这封信,如果我把它讨回来,我的悔意可就表现得太过明显了。”

离她可能给我回信的钟点越近,我的悔意也快到达顶峰了。

十点,十一点,十二点都敲过了。

我差点儿就想在十二点时赴约去了,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可我翻来覆去地想,这个把我勒得紧紧的绳套让我无法挣脱。

于是,我觉得假若我出个门,回来时就会收到信,这自然是种迷信,我和所有对某事怀有迫切渴望的人一样,一般收信人离家外出之时,那封令人焦灼等候的信就会被送到。

拿吃午饭作为借口,我离开了家。

我今天没去街角的富瓦咖啡馆吃午餐,通常我总去那里,我宁愿去王宫大街吃午饭,因为那样会途经昂坦街,每逢一个远处的女人映入我眼帘,我就把她当做拿尼纳,以为是她给我送信来了。一条昂坦街走完了,我却没见到一个送信人。王宫大街到了,我进了韦利饭店。与其说招待在伺候我用餐,可因为我没吃任何东西,所以不如说他端上来的菜全是随他心意的。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目光,我总看着墙上的挂钟。

我往家走着,我会收到玛格丽特的回信,对此我确信不疑。

看门人并未收到什么,我还抱着信被仆人收到的希望。可是自打我离开家,他说,他没见过任何人。

玛格丽特早就该写回信了,假如她真想写的话。

我开始为信中的字字句句感到追悔莫及了，我应该让她惴惴不安，这样她会主动采取行动的，要做到这一点，我本应三缄其口的。前一日就定好的约会可我并没有去，她一见到这种情形就会追问我原因，我就能在这时告诉她失约的缘由。这么一来，她就别无他法，只好为自己辩解了。而这辩解恰恰也就是我想要的。我已经觉得，我会相信她所有的解释，不管她会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永远不能与她相见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去这么做。

我竟还存着一丝侥幸：她会自己来我家，可她踪影皆无，时间就这么一小时一小时地溜走了。

接到了我那样的一封信后，不写个回信的女人真是寥寥无几，所以玛格丽特明显不同于普通女人。

五点钟了，我迅速来到了香榭丽舍大街。

“我要是见到了她，”我这么想，“为了让她信以为真，以为我对她的相思已经终结了，我必须做出漠不关心的表情。”

我在王宫大街的拐弯处见到了她，她坐在马车里，我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因为对于这场邂逅，我还未作任何准备呢。我那惶惑激动的形象是否被她见到了，我不清楚，我只是目送那车子风驰电掣地远去了。

我停止了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散步，在剧院的海报前，我浏览着：这是一个能让我与她相见的机会。

一出戏的首演定在了王宫剧院。毫无疑问，玛格丽特会去的。

我在七点钟时走进了剧院。

包厢里座无虚席，但那里并没有玛格丽特的身影。

因此，我从王宫剧院中走了出来，开始搜寻她常去的剧院：伏德维尔剧院、瓦丽爱丹剧院、喜剧歌剧院。

没有一处有她的踪迹。

她没有了看戏的兴致，就是因为我的信刺伤了她的心？抑或

她不愿对我辩白，所以不敢与我相见。

虚荣心作怪，走在大街上的我这么胡思乱想着。我就在这儿遇上了加斯东，他问我从哪里来。

“我从王宫剧院出来。”

“我呆在大歌剧院来着，”他对我说，“本以为您会在那里出现。”

“为什么。”

“那里有玛格丽特呀。”

“啊！那里有她？”

“没错。”

“她独自一人？”

“不，跟在她身边的，还有她的一位女友。”

“没有别人了吗？”

“在他的包厢中，G伯爵逗留了片刻，但当她离开时，身边是公爵。我本以为在那里能见到您。今晚，我旁边一直空着个座儿，还以为是被您预定了呢。”

“为什么玛格丽特到那儿，我就得跟着去？”

“您不是她的情人嘛！”

“这话是谁对您讲的？”

“昨天我碰上了普律当丝，她这么告诉我来着。我恭喜您，亲爱的。她可不是人们能轻易勾上手的，真是个美丽的情妇啊，看得牢一点儿，她会给您脸上增光的。”

我的那种善感多疑，被加斯东这种简单的思维证明是可笑的。

今天早上，我本不会写那封笨到了家的信，假如昨天我就和他遇见了，而且他也说了同样的语言给我听的话。

我几乎要立刻就去普律当丝家了，我跟玛格丽特有话要谈，我要托她去转告。可玛格丽特要是报复我，就会说她不接待我，我怕的正是这个。因此，越过了昂坦街，我径直回家去了。

就是否有我的信这个问题，我又问了看门人。

还是没有！

“或许，她只是等着瞧，看我还有什么新把戏要耍，看我可否把早上的信再讨回来，可是，明天她会给我写信的，如果今天她看我没再写信的话。”

那天晚上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后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家中，我形影相吊，辗转反侧，焦灼难安，嫉妒难忍。对于这些事情，当初我若顺其自然的话，这一刻我本应与玛格丽特两相依偎，耳中灌满了她那缠绵的情话。我只听到过两次这样的情话。这情话在此际，把寂寞的我灼烧得双耳发烫。

这会儿，最令我痛苦的就是：我错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玛格丽特那样地爱我，所有的事实都已证明了这一点。首先，她想去乡下避暑，只跟我一个人去；其次，她做了我的情妇，没有什么能强迫她这样做呀，她的花销是我的财产所不能满足的，甚至连她兴之所至的一些小小开支，我都不能应付。所以，一份炽热真诚的爱情，是她惟一希望在我身上得到的，这是一个憩息之地，可以让她暂时从商品式的爱情中脱身出来。可我把她的希望给打碎了，这才仅仅是第二天啊，我给了她冷嘲热讽，这就是她付出两夜真情所得到的回报。所以，我的所作所为不仅可笑之极，而且是粗鲁卑俗的。斥责她的生活方式，我哪来的这个权利？我不曾给过她哪怕一文钱。才刚第二天，我就脚底抹油地准备溜走，好像害怕别人递上账单，要我买单似的。这不就像一个吃感情白食的家伙吗？怎么！三十六个小时前，我才同玛格丽特开始交往，二十四小时前，我才成为了她的情人。我怎能轻易发脾气呢！我不但不沉浸在幸福之中，感激她能分一份儿感情给我，还妄想把她掌握在我一人的手中，还要逼她同过去的所有关系一刀两断，她往后的生活来源全靠它们呢。我竟斥责了她，凭什么呢？什么凭据也没有。她原本可以直接对我说，她要接待别的情人，就像那些泼辣坦率的女人一样。可她没有，她写了信，称她身

子不爽。而对于她信中的话，我却没有信之不疑，没有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中闲逛——当然除了昂坦街之外，也没有呼朋引伴把这个夜晚熬过去，到第二天她指定的时间里，我再登门拜访，却扮演起了奥瑟罗[①]，对她的行动，我多方打探，还把不再见她当成是对她的惩罚。可是恰恰相反，这种关系的决裂也许会让她心中暗喜，她把我当做一个笨蛋来看待，在她的缄默中所透露出的不是怨怼，更多的是对我的鄙视。

那么，我原本应买件礼物送给玛格丽特，就像对待一个普通的情妇那样，不要让她疑心我生性小气，而且我们之间也就谁都不欠谁了。但是，让我们之间出现一丁点儿商业气息，都会戕害了爱情，无论是她对我的爱，还是我对她的爱，无论是件多么昂贵的礼物，也不能和她所赐于我的幸福相当，尽管这幸福只在弹指一挥间，因为我们拥有一份洁白无瑕的爱，这爱容不得别人插足。

这些想法，在辗转反侧的我的脑海中不断出现，随时随地，我都打算把它们向玛格丽特倾诉。

我一直没能入睡，直至天亮，我浑身滚烫，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想着玛格丽特。

您也清楚，我这个决定要做得斩钉截铁：要么同这女人彻底决裂，要么，假若她还能接待我，我就不能再善妒多疑。

可是您也明白，犹疑是作决定之前必经的一个环节。在家中我坐卧难安，到玛格丽特家去，我又没有那份胆量，我要接近她，但得想想办法，这样如果事儿办成了，为了保全我的自尊，我就可以把原因归为偶然了。

我在九点钟行色匆匆地到了普律当丝家，她问我，这么早就来拜访，我究竟有什么事？

---

① 奥瑟罗：莎士比亚名剧《奥瑟罗》的主人公，生性爱嫉，后借喻易嫉、多疑的丈夫。

坦率地告诉她我所为何来，可我没这个胆子，我就回答说，因为我要订个座，坐驿车去我父亲所在的C城，所以我才赶了个大早。

“您要离开巴黎了，天气真是不错，”她说，“您可够幸运的。”

我把目光投向普律当丝，心里在思索着：她可是在嘲弄我吗？

可她脸上的神情挺正经的。

“您要跟玛格丽特道声再见吗？”她还是一副正正经经的表情。

“就不要了吧。”

“这样做挺好。”

“您怎么这样以为？”

“这是很自然而然的喽，您又何必再去见她呢，您已经和她分手了。”

“这么说来，我们分手的事儿您都知道？”

“您的那封信，她已给我瞧过了。”

“那她说了什么没有？”

“她告诉我：‘亲爱的普律当丝，您那位亲爱的朋友真是不知礼貌为何物。对于这种话大多数人只是在心里念叨一下，谁会写在纸上呢’。”

“她说这话时口气如何？”

“她说的时候笑了，她还讲：‘在我家，宵夜他还吃过两回呢，可他还没登门致谢呢。’”

这就是结果，是我的信和我的妒忌所导致的，我被残忍地刺伤了自己爱情的虚荣心。

“昨晚，她是如何度过的？”

“她到大歌剧院去了。”

“这事儿我晓得，随后呢？”

“在她家，吃宵夜。”

“她自己吃？”

“我想还有G伯爵。”

这么说，玛格丽特的生活习惯没变，我和她的分手也没让她改变。

要是这种事儿摆在了您面前，人们就会拿这种话劝戒您：

“这个女人不爱您，别想她了。”

我艰难地挤出了笑容说：“那好，我挺欣慰的，因为我看到玛格丽特没有为我难受。”

“她的所作所为入情入理。比起她来，您更善于控制自己，您所做的事是应该的，因为这姑娘爱您爱得那么深，她总要谈起您，她会做傻事儿的。”

“那她为何不给我回信，如果她爱我的话？”

“她爱上您是个错误，这她已经搞清楚了。再者说，要弄了她们的感情，女人大致上是可以容忍的，但您刺伤了她们的自尊，她们可受不了，特别是弃她而去的，是刚做了她两天情人的人，她的自尊心被刺伤了，不管是什么缘故导致了这次分手。让玛格丽特回信，还不如叫她死了算了，我很了解她。”

“那我该如何是好呢？”

“这事儿算是完了。她会把您忘了，您也不例外，你们俩谁也别怪谁。”

“我要是写信求她宽恕我呢？”

“可别这么干，她会宽恕你的。”

差一点儿，我就要跳起来去抱普律当丝的脖子了。

在一刻钟之后我回到了家，然后就写信给玛格丽特：

有个人正在追悔莫及，为了昨日的那封信。明天，他将离开巴黎，倘若您不肯把宽恕赐予他的话。他很想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伏在您脚边诉说懊悔之情。

何时您可以一个人见他？没有别人的时候才宜于进行

忏悔，这您是明白的。

折起了这封散文体的情书后，我让约瑟夫把它送去。玛格丽特本人亲手收了这封信，回信要稍过一阵子，她就是这么回答的。

除了吃晚餐，我一天都呆在屋里。可我一直没收到信，直至午夜十一点。

我下定了决心，明天就出发，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了。

于是，我开始打点行装，因为决定已然做过了，况且，就算我躺下了，我也深信自己是夜不能寐了。

## 十　五

为了给我的出行做准备，我和约瑟夫忙碌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这时，我家的门铃被猛地拉响了。

“开不开门？”约瑟夫问我。

“开门好了。”我回答，这种夜阑人静之时，又会有谁会来找我，我在心中这么思忖着，我可不敢抱着来者是玛格丽特的希望。

“先生，”约瑟夫回来后说，“是两位太太。”

“是我们，阿尔芒。”一个声音高叫着，我听出来了，那是普律当丝。

我跨出了卧室。

站在客厅中的是普律当丝，她在鉴赏我那几件古玩；那坐在长沙发椅上，静默沉思的则是玛格丽特。

一迈进客厅，我就向她直直地走了过去，我跪下来，满腔激情地握住了她的双手：“您宽恕我吧。”

在我的额头上，她轻吻了一下：

“这次对您的宽恕，在我已是第三回了。”

“明天，我就会离开此地。”

“您的决定又怎能因我的来访而改弦易辙呢？不让您离开巴黎，这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白天，我没有给您回信的空儿，可让您误会我仍余气未消，我又不愿意，这就是我来的原因。普律当丝说我没准儿会碍您的事儿，所以她还不同意我来呢。”

“您，碍我的事儿，您，玛格丽特！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没准儿有个女人在您家里，”普律当丝插嘴道，“这会儿又来俩女的，让她看见很有意思吗？”

玛格丽特在普律当丝高谈阔论时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我。

“亲爱的普律当丝，”我说，“您可真是口无遮拦了。”

“您这房子摆设得挺不错，”普律当丝扯开了话题，“您这卧室能让我瞧瞧吗？”

“没问题。”

普律当丝往我的卧室去了，她这么做是要掩盖她那句胡扯的话，倒不是真对我的卧室有什么浓厚的兴趣，而且也可以让我和玛格丽特单独相处一会儿。

我问玛格丽特：“您带着普律当丝来，是为了什么呢？”

“在我看戏时就是她陪在我身边，还有，我从这里走时，身边也得有个人啊。”

“这里不是还有我吗？”

“没错，可我不想给您添麻烦儿，还有，我敢打包票，您会在到达我家时提出去我家的请求。但我不会同意的，而您离开时，就会觉得您有权利斥责我拒绝了您，我可不愿这样。”

“您干吗不能接待我呢？”

“原因是我被人紧紧地盯了梢，我会蒙受巨大的伤害的，哪怕我只是引起别人一点点的疑心。”

“原因就这一个？”

“我会全告诉您的，如果确有别的原因的话。再没有秘密横

亘于我们之间了。”

“嗨，玛格丽特，遮遮掩掩地对您说话并非我所愿。您就明白告诉我吧，您对我有些爱意吗？”

“我很爱您。”

“那您骗我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朋友，如果我是个拿着二十万里弗年金的某公爵夫人，那么，我做了您的情妇后，如果我又和另一位情人来往的话，您就满可就我对您的欺骗提出质疑。但是，我是身背四万法郎债务的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我一年的开销有十万法郎，可我一文不名，因此，您问这个问题是白搭，我的回答也没有什么意思。”

“您的话是正确的，”我把头埋在玛格丽特的膝间说，“不过，我像失去了理智一样地爱着您。”

“那么，我的朋友，要么您对我的爱就得减弱一些，要么您对我的认识就得加深一点。我被您那封信搞得非常痛苦。倘若我的身子归我支配，一开始，我就不会在前天接待伯爵，就算接待了他，我也会像您刚才求我宽恕一样，求您来宽恕我。另外，今后我也不会再有别的情人了，只有您。有一段时间，我想我或许会过半年的悠闲生活。可您又不依，还要把我想的点子打听到手。啊！天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这点子猜出来。把它付诸于行动时，我做出了超乎于您想像的牺牲。‘我需要二万法郎’这话我本可以对您说，您会搞到这笔钱，因为您深深地爱着我，可以后，您的埋怨就有可能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什么都不想欠您，我宁可这样。我这一番良苦的用心，您丝毫也不理解，因为它微妙难言。从我们这类女人口中说出的话、手中做出的事都别有深意，不为另一类女人所知，当然如果我们还良心未泯的话。所以，再告诉您一次，玛格丽特·戈蒂埃对您这一番用心可谓良苦；她不伸手冲您要钱，自己想方设法去还债，那您就应该坦然受之，三缄其口。倘若今天我们是初次相识，那对于我前天所做的事，您是不会追

根刨底的，你会因为我的允诺而快活万分的。有时，为了得到心中的满足，我们以肉体作为代价，可我们会因为这种心中的满足也消失了而心碎欲死的。”

我满腔崇敬地听着她的话，同时端详着她。对于这位人间仙子，从前我只乞求能吻她的脚，如今，她把她的心灵向我敞开，允许我走入她的生命，我却对她的赏赐开始不满了，扪心自问，人真是贪得无厌的吗？我的愿望实现了，可我还要贪求别的。

“千真万确，”她继续着，“我们这些女人，在命运中浮浮沉沉，有一些荒唐的梦想和不可思议的爱情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将身许人，有时是为了某件事，有时又为了另一件事。有的人无所获得，哪怕他为了我们把家财散尽了，有些人却得到了我们，他们却仅仅花了一束花的代价，我们往往是一时兴起，这是我们仅有的消磨日子的方法，也是我们仅有的藉口。我闪电般的将自己许给了您，比给任何男人都快，为此我可以对您起誓。原因是什么呢？一见到我吐了血，您就把我的手紧紧握住，还流了泪，这说明，在世上惟一对我心存怜爱的就是您。我来讲件荒谬的事给您听：从前，我有条小狗，它在我咳嗽的时候就会凝视着我，还带着一脸悲伤之色，惟一被我爱过的活物就是它了。

“我在它死时哭得肝肠寸断，比死了母亲时还要难受。千真万确，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我母亲总对我打骂不休。唉，像爱我那条狗一样，我飞快地爱上了您。男人们本该将更多的爱掌握在手中，如果他们知道付出了眼泪之后那回报是什么的话，他们的财产也不会被我们乱花了。

“您的真实面目在那封来信中暴露无疑，你的心中还是糊里糊涂的，这就是它所告诉我的。我对您的那份爱情被这封信刺伤了，没有什么东西的伤害能比它更强。这自然是由于妒忌的缘故，可这份妒忌是何等尖刻，又是何等粗鲁呀！我在收到这信时已经挺伤心了，我原本想和您共进午餐，所以我计划中午时去拜访您，那些缠绕着我的心中的念头，惟有在和您会面之后才能被抹去。

可在与您交往之前，我对这些事的看法是：小菜一碟。”

“还有，”玛格丽特接下去说，“我在您这里能敞开心灵，有什么话就能脱口而出，我确信只有您才可以让我这样。那些在我裙边转的人，和绕着别的像我这样的姑娘转的人一样，喜欢把我们的一字一句都来个刨根问底，在我们无意的举动之中，他们也想找些缘故。朋友，在我们的身边肯定是不存在的。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是情人们，这群自私的人滥花他们的财产，可这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我们。

“面对这些人，他们快活时，我们也得开心；他们想宵夜了，我们就得拿出健康的身板儿陪着；他们所怀疑的，我们也得这么怀疑。为了不被冷嘲热讽，为了不使名声受损，良心这东西，是万万不许在我们身上出现的。

“我们不再归自己管。我们成了一件东西而不是人。我们高踞首位，当他们因为我们而脸上有光时；我们又会坐在末席，当我们向他们要自尊时。女朋友，我们倒也不缺，但是这些女人同普律当丝没有什么差别，以前，她们也以做人情妇为生，她们惯于大手大脚，如今想依旧干着这行当也不行了，岁月不饶人嘛，因此，与其说我交了朋友，不如说我收留了一位门客。她们的友谊可以发展到为你跑腿儿的程度，但私心是她们永远无法忘却的，从她们那里获得的建议，从来不会和挣钱无关。她们所要的，无非是白赚些衣裙和手镯儿，出去蹓跶时可以蹭我的车坐，看戏时能时不时坐在我们的包厢中，除此之外，她们才不管你是否有十来个情人呢，过了夜的花，她们拿起便走，我们的开司米披肩，她们随意借用。她们要的回报向来都是双份的，即便她为你干的是件蝇头大小的事儿。那个晚上，我向公爵讨要的六千法郎是普律当斯捎来的，随即就有五百法郎被她要走了，这也是你亲眼所见的。她永远不会归还这笔借款，要么就抵押给我几顶帽子，而这帽子也永远不会从盒中拿出来。

“所以，只有一种幸福可为我们所获得，或是说为我所获得：

一个地位尊贵、像我一样敏感多情的人能和我相遇，这个人同我在一起后，他不会对我的生活大加窥探，比起爱慕我的肉体来，他更为爱慕我的灵魂。公爵正是我所要寻找的人，可老人既不能给人以保护，又不能给人以安慰，而公爵已是个老人了。他为我安排的生活，我原以为我能承受，可你叫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心烦欲死，倘若命里注定要饱受磨难而死，那么自焚于火中和憋死在煤气里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就在此时闯入了我的生活，多么年轻、热情、快乐的你呀，在外表吵吵闹闹，心中冷清寂寞的生活中，我努力把你假想为是我所寻找的那一个人。不是现在的这个你，而是你应在日后所成为的那个人，他才是我心中的所爱。可对于这个人你拒绝接纳，你认为他同你不合适，你同样是芸芸情人中的平凡一员，付钱给我吧，同别人一样，我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了。”

玛格丽特面有倦色，这段独白太长了，倚在长沙发椅上之后，她在嘴唇上捂了块手帕，连眼睛也被盖住了，她这是为了把一阵轻微的咳嗽给压下去。

“宽恕我，宽恕我，”我低声重复道，“我只想这话能从你口中说出，其实我早就搞清了所有的事。我亲爱的玛格丽特，请让我们把一切遗忘，只留下一件事：你我融入了彼此，你我都还年少，你我相爱至深。”

“玛格丽特，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对待我，我是你的奴隶，我是你的狗，只是瞧在老天的份儿上，扯碎那封我给你的信吧，不要任我在明天离开，要不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那封信被玛格丽特从裙子的胸口处抽了出来，她递给了我，脸上的微笑无法形容：

“看，信被我带来了。”

信被我扯成了碎片，她向我伸出了手，我吻了又吻，眼中含着热泪。

普律当丝就在此时回来了。

“嗨，普律当丝，他向我要求什么，你能猜出来吗？”玛格丽特说。

“他要您宽恕他。”

“的确如此。”

“他被您宽恕了？”

“那是自然，可他还求了我一件事。”

“那是什么？”

“让我们宵夜时也带上他。”

“您答应了？”

“您认为呢？”

“我认为，你们的头脑还不清晰，还孩子气十足呢。不过，我已饿得前心贴后背了，我们可以早点儿去宵夜，倘若您快点儿答应的话。”

“行啊，”玛格丽特说，“坐我的车，我们仨人一块儿去。”“嗨！”她转过头来对着我，“你要开门就拿上我的钥匙，因为拿尼纳就该上床了，可别再丢了，小心些。”

我用力拥玛格丽特入怀，她差点给憋死了。

约瑟夫恰在此时走了进来。

“先生，”他颇有些骄傲地说，“行装全打点好了。”

“全好了？”

“是的，先生。”

“那好，全解开，我不走了。”

# 十　六

然后，阿尔芒又告诉我：“起初，我想把我和她的罗曼史的开篇给您大略说一下，不过我想使您明白，从开始我事事都依着她，她也把我当成她的惟一，这其间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和波澜。”

我送给她一本《玛依·莱斯科》，这是在她来找我的那个夜晚的第二天。

自从那天开始，我让自己的生活转变了，这是由于，我对转变我情妇的生活已无能为力了。最主要的是我让我的思想一直在忙碌着，这样它就没有闲暇来反思我方才答应要担当的角色了，我一思索这种事情，就不禁郁郁寡欢。想当初我的日子安闲平静，如今猛地充满了嘈杂与纷扰。别想当然地觉得她有情夫养着，就不会让你破费。她喜好的东西数也数不过来：鲜花、剧院包厢、夜宵以及郊游等等，你不可能不让她得到满足，而这些事情的开销都很惊人。

我跟您说过，我自己没有什么钱，我父亲一直是C城的总税收官，他为人耿介，口碑极佳，所以有人借给他上任时需要交的保证金。他在这个位子上每年能拿到四万法郎，过了十年，他不但把保证金给还了，还把我妹妹的嫁妆钱给准备好了。我父亲真是最最值得人们敬仰的人。我母亲故去后遗留下来每年六千法郎的收入。对于这份收入，我父亲让我和妹妹对半分，这是在他就职那天开始的。当我二十一岁时，父亲又每年给我贴补五千法郎，这样我每年就有了八千法郎。他向我保证说，除了这些钱，如果我再能找到一个律师或医生的工作的话，那么我在巴黎就会过得很宽裕。所以我到巴黎来学法律，获得了律师文凭，我想揣起文凭，享受一下巴黎的闲适时光，就如同不少青年那样。我很节俭，然而一年的钱在八个月之内就已告罄。夏天来到，我不得不把剩下的四个月在我父亲家里消磨掉，这么算来，我父亲一年里其实是给了我一万二千法郎，我还落了个乖儿子的美誉，并且，我还不欠别人的钱。

刚刚邂逅玛格丽特时，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您很清楚，玛格丽特干什么都随心所欲，我的支出也顺理成章地成倍增长了。有些女人是只顾消费而不管花费多少的，玛格丽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这样一来，她常常在上午写信告诉我，

她要和我共进晚餐,这是因为她极力想多在我身边流连一会儿,可是进餐的地点却不是她家,而是巴黎或者郊区的餐馆。我要去接她,然后一起进餐,再一块儿欣赏戏剧,这之后我们还常常会来一顿夜宵,每晚我的兜里就要溜走四五个金路易,[1] 因此,我每月的开支就是二千五到三千法郎,三个半月之内,我一年的钱就已消耗殆尽,要不我就去借钱,要不就和玛格丽特分手。

但是我只想和玛格丽特在一起,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在乎。

请体谅我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然而您将了解到正是这些小事引发了后来的事情。我告诉您的是一个既非虚构也不复杂的故事,我要维持它真实自然的细微局部和它那并不曲折的演变过程。

因而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一定要找到个法子来负担我在她身上的开销,因为天下之大,竟没有一种东西能让我不再去想我的情妇。此外,我已深坠爱河,一日不见玛格丽特便如隔三秋,我觉得,要熬过这些难耐的时光,就必须沉浸在某种非常刺激的事情当中,要让时光如电飞逝,这样我就不用去想如何消磨时间了。

我便以我的那一笔不大的本钱作抵押,借来了五六千法郎,成为了一个赌徒。虽然现在赌场不许开了,但什么地方都能赌博。过去只要人们一走进弗拉斯卡第[2] 赌场,就有可能立时暴富:人们都是用现金支付赌资,因此输了钱的人也可以宽慰自己说,还有赢钱的希望嘛;可如今无论在什么地方,就算你赢了很多钱,也是无法当场兑现的,俱乐部里还有着支付现金的硬性规章的例外。个中因由,不言而喻。

那些为了维持庞大的花销而捉襟见肘的青年人,是赌桌上

---

① 金路易:法国旧金币,上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等人的头像,一枚可兑换二十法郎。

② 弗拉斯卡第:巴黎一家饮食娱乐场所的名称,内设旅店、餐厅、网球场和赌场。位于蒙马特尔大街。

的常客。这帮人赌到最后肯定是这种情形：要是他们旗开得胜，那么输家就为他们承担交通费和养情妇的费用，这让人非常不舒服。因此输家就赖着欠着，在赌桌的绿色桌布旁边形成的友情最后就以吵架而结束，声誉和性命也会受到损害；要是你是一位彬彬有礼的人，其他那些更加彬彬有礼的青年人会让你囊空如洗，这些青年人除了缺少每年二十万里弗的薪金外，没有其他的缺陷。

还有那些赌钱时故弄玄机的人，我就没必要告诉您了，他们终归会有被撵走的一天，也终归会遭报应的。

以前我总是对这种生活恐慌不已，可我还是过起了这种匆忙、嘈杂与刺激的生活，如今它在我对玛格丽特的爱恋中发挥了一种替补作用，我还能怎么办呢？

要是我有天晚上没去昂坦街，那么我就会孤枕难眠。我总在吃醋，辗转反侧，浑身都像在火狱里遭受煎熬。可是赌钱却能暂时将我心中的痴狂转变为对另一种东西的迷恋，于是我身不由己地赌起钱来，不到该和情妇约会的时候决不罢休。所以我从中体会到了我的爱情的强大作用，一到时间我就毅然离去，无论输赢如何，我很可怜那些流连忘返的人，那些人离去的时候，可不会像我这般心中充盈着欢乐。

赌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需要，可我却把它当做一剂良药。

我是不会迷上赌钱的，要是我没有迷上玛格丽特的话。

所以，我在赌博时总是神志清醒，我输的钱都在我能支付的限度之内，我赢的钱也都在我能够输的钱限度之内。

还有，我很幸运。我不欠别人的钱，可是却比赌钱以前多花销了三倍的钱。因此我可以让玛格丽特的无数随心所欲的喜好得到完全的满足，但这种日子要保持下去可就有些困难了。而她呢，仍是一往情深地爱着我，甚至爱得更深了。

刚刚我已告诉过您，她一开始只让我在午夜到凌晨六点陪

她，后来她有时就让我去包厢里陪她，再以后，她就不时来和我共进晚餐了。有一次我在她身边一直呆到早上八点，还有一次呆到中午。

我正渴望着玛格丽特在思想上有所改变，可这时改变却已在她的身上产生了。我想过要给她请个医生，可怜的女郎知道了我的心意，就接受了我的建议以示感谢。我让她把以前的习惯全都改掉了，这没有让我费什么心思。我要她去找的那个大夫跟我说，要使她的身体重新好起来，必须让她静静的休养。所以我不让她再吃夜宵、再过夜生活，而是制定了有助于康复的饮食规则和有节制的起居时间表。玛格丽特慢慢地过惯了这种全新的日子，并且也体会到：这样对自己的身体康复大有好处。她能够在自己家中闭门不出好几个晚上，要不就在天气温暖的时候，面着薄纱，身披开司米披肩，与我携手信步在香榭丽舍大街旁幽暗的小路上，就像两个小孩子。回家后她略感困倦，于是就吃一点零食，再弹弹琴，或看看书，然后就寝。她过去从没有这样安排过晚上的时间。如今我差不多完全听不到她咳嗽了，那种声音在以前曾使我心如刀绞。

六周以后，伯爵已整个地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需要对公爵施展障眼法，掩盖我和玛格丽特的关系；不过只要我在她屋里，公爵仍然无法同她见面，理由是夫人就寝时不希望有人来打扰。

最终，玛格丽特总是特别想和我呆在一起了，这已成了她的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渴望也不为过，所以我总能瞅准一个赌场老手应收手的时机离开赌博之地。反正我老是有进账，我已赢了一万多法郎，我感到这些钱好像是源源不断的。

该去看我父亲和妹妹的日子来到了，以前我每年都会在这天回去。可这次我没去，所以他们常常写信给我，催我回去。

我非常巧妙地回了信，不断地说我没有什么不舒服，钱也够花。我觉得父亲得知了这两件事就不会再担心了，即使我今年会

一直滞留不归。

就在这些日子里，玛格丽特在某一天的朝阳下醒了过来，她飞身下床询问我想不想携她到农村去畅游一天。

普律当丝被我们派去的人叫来了，玛格丽特叮嘱拿尼纳去通知公爵，就说她要与迪韦尔努瓦太太在和煦的阳光下去郊游。我们三个人随即就动身了。

公爵不会猜疑的，因为有迪韦尔努瓦太太相伴。而且，要说世上有那种特地为陪伴别人去郊游而生的女人的话，那么普律当丝就是那样的人。她成天兴高采烈，她的胃从不拒绝任何食物，跟她在一块儿，心情时时刻刻都是轻松的，她还很内行地将巴黎郊游野餐中必备的所有正规的食物，如鸡蛋、樱桃、牛奶、炸兔肉等等打点齐全。

我们所要做的是，弄清楚去什么地方。

普律当丝又当仁不让地搞定了地点。

“你们想不想去地地道道的农村呀？”

“想。”

“这样吧，咱们去布吉瓦尔[1]，就住在阿尔努寡妇开的晨曦旅店里。阿尔芒，叫一辆四轮马车。”

九十分钟之后，我们到达了阿尔努寡妇的旅店。

您大概听说过这家旅店，每逢周日它就成了小酒馆，在其他日子里则仍然是旅店。它的花圃处在普通楼房的二层楼的高度上，伫立其中极目回望，真是风光无限。马尔利引水渠横亘在左边的地平线上，蜿蜒不绝的山峦起伏在右边；一条小河在这儿差不多凝固起来了，它就像条光芒闪烁的银色锦带，在加皮荣平原和克罗瓦西岛之间穿过。河边耸立的杨树在风中激昂地歌唱着，而柳树则在风中低低地私语，它们不断地为河流唱着摇篮曲。

---

① 布吉瓦尔：巴黎西部郊外的一个城镇，塞纳河自镇上流过，它是十九世纪巴黎市民的度假胜地。

远方，一排白墙红瓦的小房子和几座工厂在旭日的照射下耸立着，那些工厂里散发的庸俗不堪的金钱气息被这遥远的距离给淡化了，反而使风景更有韵味。

视线的终极之处，那片雾霭覆盖下的便是巴黎。

普律当丝跟我们说的还真不错，这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我还要加一句，这是一顿地地道道的午饭。

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表达对这个令我神清气爽的乡村的谢意。而是由于这儿的景色出人意料的秀丽，虽说布吉瓦尔这个名字不好听。我曾经游历四方，更为壮观的风光也不是没见过，但若要说到景色宜人，还是要以这个乡村为第一，它悄然枕在护卫着它的山脚底下。

要我们去河里划船的主意是阿尔努太太出的，玛格丽特和普律当丝兴致勃勃地应允了。

乡野和恋爱老是被人们相提并论，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除了碧空、花卉、轻风、芳菲、田园和密林中洒满碎金的幽僻之处外，你找不到任何别的景物可以更好地和你的心上人显得相得益彰。你的醋意是不会完全消失的，无论你对一个女人的爱有多深，无论你多么相信她，也无论你通过她以往的际遇确信她以后会是多么忠诚。你肯定渴望能把你的心上人与外界的联系统统切断，要是你以前爱过一个人，真心真意地爱过一个人的话。就算你的心上人对一切都不屑一顾，可是哪怕她只和其他的男人或东西稍有点碰触，她的芬芳和无瑕也仿佛会消失。我对此有深刻的体味，而且这种体味比谁都来得深刻。我的爱非同一般，虽然我也可以像平常人那样去爱，如果我的爱人是个平常女人的话，可是我的爱人是玛格丽特·戈蒂埃，这就意味着我在巴黎也许随处就能见到一个她以前的或未来的情人。而在农村，那些生疏目光的主人根本不在意我们的到来；在生机勃发、没有都市喧哗的天然风光的抚慰下，我就可以毫无顾虑、大胆放肆地去恋着我的爱人，而不用让自尊心时刻保持警觉。

娼妓的角色在这儿慢慢淡化了。一个叫玛格丽特的青春艳丽的女郎在我旁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没有过去，而将来是晴空万里。我的情妇沐浴在日光下，就好像是一位纯洁无瑕的未婚妻。在这片风景优美的土地上，我们信步而游，这儿好像是特地为了让人吟出拉马丁①的诗歌或是咏出斯居杜②的歌篇而建的。一袭白裙的玛格丽特侧靠在我的胳膀上，在星夜下，她不停地呢喃着昨天夜里告诉过我的那些甜言蜜语。遥远的都市仍是嘈杂不堪的，可它并没有玷污我们用年轻和挚爱的画笔描绘出来的二人世界。

这是那天自树林枝叶的空隙间洒下来的日光送给我的美梦。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岛上，卧在草丛中的我，从所有的尘世羁绊中解脱出来，放纵的精神在天地间游走，追逐着那所有的梦幻。

岸上有一幢精巧迷人的三层小楼映入我的眼帘，楼前有一排栅栏，呈半环形，栅栏与小楼之间是一块青草地，它如天鹅绒一般齐整，一片小树林生长在楼房的后面，树林里有许多隐秘的地方，在那儿踩出的小路只能保存一天，每天凌晨都有刚长出的苔藓将其覆盖。

从这幢空楼房的阶梯一直到二楼，都长满了蔓生的花草。

我的眼睛长久地聚焦在这幢小楼上，到了后来我居然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了，这是由于它确实能够满足我刚才的美梦。我仿佛看见玛格丽特和我住在那幢小楼里，我们白天就在山峦上的密林中信步，夜晚就在青草地上共坐。我扪心自问，我们这样一对神仙眷侣，世上还有什么人能比得上呢？

“那幢楼真好看！”玛格丽特告诉我，她像我一样在看那幢楼，也许她心里想的也跟我一样。

---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其诗作多为歌颂爱情、描写自然景色之作。

② 斯居杜（1806—1864）：法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

“什么地方？”普律当丝问。

“那里。”玛格丽特指向那幢楼。

“哦，太漂亮了，”普律当丝说，“您想要吗？”

“太想要了。”

“好，告诉公爵吧，要他来把这幢楼租下来让你住，我敢保证他会这么做的。要是您同意，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玛格丽特凝视着我，仿佛在征询我的观点。

普律当丝刚才的话把我的美梦砸得粉碎，我一头栽进了实际生活中，不知所措。

“这个想法很不错。”我喃喃地说道，搞不清自己在说什么。

“好，我来处理所有的事。”玛格丽特抓住我的手说，我的话被她想当然地理解着，“这幢楼让不让别人租，我们赶快去问问。”

那幢楼空无一人，出租的价格是两千法郎。

“您喜欢来这儿吗？”她问我。

“我肯定能到这儿来吗？”

“我在这儿住不就是为了你吗？”

“这样的话，玛格丽特，我自己租下来就是了。”

“您糊涂了？这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有风险；我只可以由一个人来资助，这您很了解，这事就交给我吧，大小伙子，别再说了。”

“那么，要是我连着两天都没事儿，我就到这儿来和你们同住。”普律当丝说。

从那幢楼里出来，我们就回巴黎去了，路上还议论着这个主意。玛格丽特始终被我揽在怀中，所以我下车的时候，对我情妇的决定就不再心有怨怼了。

## 十　七

次日凌晨，玛格丽特就要我离去，她告诉我公爵很早就会来，她允诺我公爵走后她就马上给我写信，把每晚约会的时刻告知我。

这封信确实在白天就寄到了我家。

> 我与公爵一块去布吉瓦尔了；晚八点你在普律当丝家等着。

玛格丽特来到迪韦尔努瓦家来找我，这正是约好的时刻。

“成了，所有事都搞定了。”她一进来就说。

“租了吗？”普律当丝问。

“租了，他立马就拍板了。”

公爵我没见过，可是我有些愧疚，因为我在蒙骗他。

“可还有其他的事呢！”玛格丽特又说。

“是什么呀？”

“我在想阿尔芒住在哪儿。”

“和你同住吗？”普律当丝问的时候笑了。

“不是，他在晨曦旅店里住，在那儿公爵和我共进了午餐。我在公爵远眺风光之时，抽空问阿尔努太太，阿尔努太太，这名字不会错吧？我问她是否有让人满意的屋子出租。她恰好有内设客厅、会见室和寝室的屋子一套。我觉得这下都全了。月租金六十法郎。屋里的装修连愁眉深锁的人看了都会心情愉快的。我把这套屋子订下来了，我办得还不错吧？”

我把玛格丽特使劲地拥在怀里。

“这真是太好了，”她接着说，“小门钥匙给你，栅栏门钥匙我

允诺给公爵了，可是他只在白天来，因此他是不会要钥匙的。说老实话，我觉得我去乡下住一阵子会让公爵很开心，因为他的家人也就没法再唠叨了。不过，他问我是怎么想起来要去农村深居简出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好巴黎生活的人呢。我就跟他说，我略有微恙，想去乡间疗养。他可能有点怀疑。这个可怜的老家伙迟早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的。所以我们要谨小慎微，亲爱的阿尔芒，那儿有他的人在看着我。除了要他帮我租房子之外，我还要他帮我还钱，这是由于我运气不佳，还欠着别人不少钱。你觉得我这么处理恰不恰当？"

"恰当。"我答道，我拼命把我对这种处理的不满压制在内心深处。

"那幢楼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认真地看过了，以后我们俩在那儿住肯定会非常幸福的。公爵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哦，亲爱的，"这个女郎兴奋地抱着我说，"你真幸运，是百万富翁在为你打点一切呢。"

"您何时去住？"普律当丝问。

"尽快吧。"

"车马也跟着去吗？"

"把整个家都搬过去，我去乡下后你就过来看房子。"

一周之后，玛格丽特在那幢小楼住下了，我就在晨曦旅店里呆着。

这样，一种我几乎没法跟您叙述的生活展开了。

玛格丽特在刚去布吉瓦尔住的那段日子里，依然旧习未改，她的每一位女朋友都去探望她，家里似乎每天都是盛大的节日；一个月里天天都有八到十个人去她那儿聚餐，普律当丝也招来了她熟识的每一个人，并且盛情款待他们，似乎她才是东道主。

您肯定能想得到，公爵承担了所有费用，可是普律当丝也有时问我要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说这是玛格丽特要的。您清楚我在赌桌上比较得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立刻把她替玛格

丽特要的钱全数奉上，还担忧钱太少了她不够用，因此我还到巴黎去借了一些钱，总额与我以前曾经借过、后来全部偿付的钱的总额是同样的。

所以，除了我的日常生活费以外，我手头还攥着大约一万法郎。

由于款待朋友的开销浩大，特别是她不时地还必须在我这儿拿些钱，所以她对这种宴会的兴趣略有消退。公爵也不再出现了，他是为了让玛格丽特得到休息而租这幢楼的，他不想在那帮兴高采烈的女客人面前露面。特别是某一天，他过来想和玛格丽特一块吃晚餐，可那天有十五个人在吃午餐，那顿午餐一直到他想吃晚餐的时候还在继续。他一推开餐厅的门，欢迎他的是一阵出乎他意料的哈哈大笑，他无可奈何地在那些女人放肆的狂笑声中急忙离去。

玛格丽特马上跟着出去，发现公爵在隔壁屋子里，她千方百计地抚慰他，希望他淡忘此次尴尬的经历；可是老家伙觉得自己斯文扫地，怒火难熄：他恶狠狠地告诉可怜的她，一个女人如果不能在她家中维护他的尊严，那么他就再也不想给她钱去花天酒地了，最后他气呼呼地离去了。

他的音讯自此杳然全无。即使此后玛格丽特谢绝客人来访，把老习惯也改掉了，也没有奏效，公爵依然杳如黄鹤。然而我却因此受益，我整个地占有了我的情妇，美梦终于成真。玛格丽特和我再也分不开了，她不顾一切地挑明了我们是一对情侣，我就在她家里住下来了。佣人们都视我为一家之主，叫我先生。

普律当丝曾就这样崭新的生活而费尽心机地警诫过玛格丽特。可玛格丽特告诉她说，她爱着我，只有我才能让她活下去，她不会舍弃与我这种如胶似漆般的快乐，不管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她还说不赞成她的人就别再来拜访了。

上面这些话是在某一天我偷听到的，当天普律当丝告诉玛格丽特，她有很重要的事要说。她俩在一间屋子里密语，还锁上

了门，我就在门外侧耳倾听。

过了一阵子普律当丝再次上门。

她来到时，我还在花园后面，没有被她瞧见。我从玛格丽特走上前和她见面的举止神色中察觉出她们即将开始的交谈会和上次差不多。我决定再去偷偷地听一听。

她俩在小客厅里，又关上了门，我又上前去听。

“如何？”玛格丽特问。

“如何？公爵我见了。”

“他告诉你什么了？”

“上次的事他可以谅解，不过他已听说你和阿尔芒·迪瓦尔先生住在一起了。这件事他无法谅解。他告诉我，‘我会像以前那样给她一切，如果她不再和那个青年在一起的话；要不，她就别再对我开口要哪怕是一样东西。’”

“你回答了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会把他的话对你说的，我还承诺他要好好劝劝你。亲爱的孩子，你要仔细想想你丧失的是阿尔芒一辈子也无法给你的地位。他深深地只爱着你一个人，可是你的所有要求是他的钱财远远承担不了的，他终有弃你而去的时候，那时你已悔之晚矣，公爵也再不会向你献殷勤了。你想不想让我去告诉阿尔芒？”

玛格丽特没有说话，她仿佛在沉吟着，我的心脏狂跳不已，等着她再次开口。

“不行，”她答道，“我不愿和阿尔芒分开，我也不愿通过欺骗别人来跟他相处。我这么决定大概很不明智，可是我爱他！我能怎么办呢！而他如今也已养成了无拘无束地爱我的习惯，他会心急如焚，就算一天他只有一个小时不在我身边的话。更何况我已命不久矣，干吗再自寻烦恼去听命于一个老家伙呢？我要是看见他，就会感到自己也老了。我不要他的钞票，让他自己拿着吧。”

“不过你往后怎么过日子呢？”

“一无所知。”

普律当丝也许还有话要说，然而此刻我猛冲进去，跪倒在玛格丽特的身前，我了解到她如此爱我，不禁兴奋地泪流满面，眼泪把她的双手都给染湿了。

“我的这条命都归你所有，玛格丽特，那个人你可以不要了，不是有我在你身边吗？我怎么可能始乱终弃呢？我怎能回报得了你赐予我的快乐呢？抛开一切羁绊，我的玛格丽特，我们热恋吧！什么事情都跟我们无关！”

“哦，对，我爱你，我的阿尔芒！”她用双臂用力地勾着我的脖子，轻声说，“我爱你，我自己都不知道能爱你爱得这么深。我们会快乐的，我们会平平淡淡地过着日子，我要送走以往那种让我如今觉得惭愧的生活。你肯定不会责怪我以前的生活。对不对？”

我呜咽着无法说话，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玛格丽特死死地搂在胸前。

“行啦，”她转向普律当丝，声音发抖地说道，“这种景象请你去给公爵说一说，再告诉他，我们不要他了。”

从此公爵就被抛在脑后了。我以往了解的那个玛格丽特已经不见了。她千方百计地不再与那些能让我记起邂逅她时她的生活的所有东西发生联系。世界上每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都无法与她对我的爱相比，世界上每一个姐妹对兄弟的呵护，都无法与她对我的呵护相比。她是孱孱弱质，情感细腻。她不再与女友们往来，以往的习惯也改掉了，她不再说轻佻的话语，胡乱花钱的毛病也改掉了。当别人注意到我们走出家门，乘坐我购下的那条精美的小船泛舟清波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敢相信这位一袭白裙、戴着草帽遮阳、胳膊上挂一件平常的丝质大衣来抵挡河中寒气的女郎就是玛格丽特·戈蒂埃。她和那位在四个月前以豪奢放荡而名声大震的女人竟是同一个人。

哎！我们分秒必争地追逐快乐，似乎我们对快乐时光的短暂早有预感。

我们竟然有两个月没回巴黎。来探望我们的也只有普律当丝和我跟您说过的那个朱丽·迪普拉两个人。朱丽是我正在讲述的这个哀怨故事的原稿的保存者，她是从玛格丽特手中拿到这些稿子的。

我们成天缱绻在一起。我们把对着花园的窗户都打开了，欣赏夏天群芳吐艳的景色，在树的阴影下我们互相依偎，品尝着我和玛格丽特以前都未曾经历过的时光。

所有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引发她的惊叹，她就像个小孩一样。有的时候她为了扑蝶或者捉蜻蜓，居然会像个十岁的小女孩那样在花园里来回奔跑。这个妓女以前曾把比一个普通家庭过舒适生活所需的费用还要多的钱，挥霍在花卉上。可如今她会在草地上坐足一个小时，只为了凝视着那种和她的名字相同的常见花卉。①

这段时间以来，《玛侬·莱斯科》是她的必读书。她在书上经常写评注，这被我看到好几次，她还不断地告诉我，一个女人坠入爱河时，她的做法肯定和玛侬不同。

公爵写过两三封信，她一看是公爵的字体，连内容都不想知道就让我拿着信了。

有时看了信中的话语，我忍不住哭了。

他本想先扼杀玛格丽特的经济来源，以迫使她再投入他的怀抱。然而他一发现这种措施无效，便无法再强硬下去了，他几次三番地写信给她，希望能像过去那样回到她身边，无论要他怎么样都行。

这些反反复复、屈膝乞求的来信经我阅毕便被撕毁了，我不愿对她叙述信里说了些什么，也不想说服她再去会见这个老家伙，就算我由于对这个倒霉蛋的伤痛深感同情而想说服她；可是我忧虑的是她会把我的劝说误以为是想再让公爵来掏腰包，我

---

① 玛格丽特的法语含义是“雏菊”。

更忧虑的是，她会把我的话误以为是我企图在她困顿之时——这种困顿是她爱我的必然结果——不履行为她支付生活费的义务。

因为没有回信，所以最终公爵也没有再来信了。玛格丽特和我依然同居着，未来的事儿一点儿都不去想。

## 十　八

如果将我们新生活的诸多细节都说给您听的话，这就不是件简单的事了。我们认为，这样的生活就是由一些非常吸引人的稚气的小事组成的，可是那些听我叙述故事的人却认为，这种生活不提也罢。您清楚爱一个女人是什么样的感受，您清楚白天相依时时光如电，您清楚夜晚缱绻不到次日还不想起床。您怎会不清楚那火辣辣的恋情，它包含着彼此的信念与爱慕，让人什么都不再去想。世间人仿佛都是赘物，只要自己的爱人在身边就行了。我在后悔以前还追过别的女人，如今觉得只需要牵着自己手中的那只手，就不用再去牵别人的手了。只有一个想法闪现在放弃了思维与回想的脑海中，其他任何能扰乱这个想法的东西都要被抛弃掉。我天天都会在自己的情妇身上找到新的风采和不曾体验过的快乐。

人的一生就只是对一个接一个的欲望的不停追寻，精神就只是保护爱情圣焰的守灶女神①。

夜里我们常常去屋后的小树林里静坐，聆听着夜色中动听的大自然之声，这时我们的脑海中就浮现出片刻之后我们将相拥入眠直至黎明的场景。我们时常一天都不下床，连太阳的光芒都被我们拒之门外。在窗帘被死死拉上的情况下，世界仿佛在一

① 守灶女神：指古罗马女灶神庙里手持圣火的童贞女。

段时间内停顿住了。惟有拿尼纳在给我们送吃的东西时，才被获准拧开我们的房门；我们吃东西也不下床，并且边吃边玩闹着，然后就再睡去。我们就如同两个技艺高超的潜水员，沉溺在爱的海洋中，偶尔想透透气才浮出海面。

不过，我有时很纳闷地察觉到她似有忧郁在心中，她竟然还掉过几次泪，我问她为何而忽然如此惆怅，她告诉我：

“亲爱的阿尔芒，我们的爱非同一般。你像爱一个守身如玉的姑娘那样爱着我，可是我很忧虑日后你会对这种爱追悔莫及，你就会斥责我以前的经历，逼着我再走回原来的路，想当初你就是在那条路上碰见我的。你要知道，我会活不下去的，如果让我脱离新生活的怀抱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的话。跟我说，你这辈子都会在我身边。”

“我发誓永在你身边！”

她听后，认真地望着我，仿佛想通过我的双眼来判断我的发誓是不是真正发自于内心，随即她倚入我怀中，脑袋靠在我的胸上告诉我：

“你哪里明白我对你的爱有多深哪！”

我们在某夜贴在窗台的护栏上，仰望在乌云后穿行的皓月，聆听树丛在冷风吹拂下发出的瑟瑟声，我们牵着手，长时间地静默着，最后玛格丽特发话了：

“快到冬天了，你想不想出门？”

“去哪儿？”

“去意大利。”

“这么说来你厌倦了这里的生活喽？”

“我惧怕寒冬，更惧怕回巴黎。”

“有什么原因吗？”

“非常多。”

可她并未说出这些原因，而是忽然继续说了下去：

“你想出门吗？我变卖我的一切，咱俩去那儿过小日子，在那

儿，认识我的人一个也没有，我以往生活的残留迹象就一笔勾销了。你想这样吗？”

“要是你想这样，玛格丽特，我们就启程吧，我们去旅游，”我告诉她，“可是干吗要卖东西呢？当你归来时，发现这些玩意儿还都在家。难道你就不愉快吗？你这么做，以我的财力可承担不了，可是要舒舒服服地玩上五六个月，我还是可以轻松承担的，哪怕出去玩只能让你的心情愉快一丁点儿。”

“那就别出门了，”她从窗边踱到屋内昏暗的角落里，在沙发上坐下接着说道，“干吗非得到那儿去破费呢？在这个地方我都让你破费不少了。”

“玛格丽特，你在怪我，你太小心眼了！”

“抱歉，朋友，”她把手递过来说，“我情绪低沉是由于这种狂风暴雨的坏天气引起的，我说的不是真心话。”

然后她拥吻着我，随即又陷入深深的思索。

我还经历过几次同样的场景，就算我对为何会出现这种场景迷惑不解，我也很明白玛格丽特是在为以后的日子发愁。我对她的爱愈来愈深，因此她是不会对我的爱起疑心的。然而她愁眉深锁的神情又时常让我看见，可她根本不跟我说为什么会惆怅，只是骗我说健康状况不佳。

我出了个回巴黎的主意，为的是不让她对乡下的普通生活感到厌烦，可是她坚决不同意，还反复告诉我，乡间是让她觉得最称心如意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根本比不上这儿。

普律当丝如今也很少来，不过她的来信倒是不少，我一直都没求她给我看信，尽管她每次看完信后必定愁云满脸。我只得胡乱揣测。

某天玛格丽特呆在她屋里，我进去后发现她在奋笔疾书。

“写给谁的信？”我问。

“给普律当丝，你想不想我把内容都告诉你？”

我讨厌所有显示出心有疑虑的举止，所以我对她说，我不想

了解信的内容，不过我知道这封信肯定是一把了解她为什么惆怅的钥匙。

次日天气晴朗，玛格丽特告诉我，她想坐船去克罗瓦西岛游览，她似乎心情愉快，回来时都已是五点钟了。

“迪韦尔努瓦太太来拜访过。”拿尼纳一见我们进来就说。

“走了没有？”玛格丽特问。

“已经走了，她走时坐着您的马车，她告诉我已经搞定了。”

“很不错，”玛格丽特急急地说，“开始做饭吧。”

过了两天，来了一封普律当丝的信。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玛格丽特那种无端的惆怅似乎已悄然退去，她还总是恳求我谅解她前一阵子的表现。

不过，马车却没送回来。

“普律当丝干吗不归还你的马车？”某天我问她。

“两匹马中的一匹病了，车子也得修修了。在这儿马车对我们来说也没用，现在修不是比以后回巴黎去修更加方便吗？”

过了几天普律当丝来探望我们，她告诉我，玛格丽特所说的话都是事实。

她们俩人漫步在花园里，当我出现在她们面前时，她们就转移了谈话的内容。

傍晚普律当丝要回去了，她开口找玛格丽特借开司米披肩御寒。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月，玛格丽特变得更加愉快，更加爱恋我，这可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

可是马车和披肩一直没有归还，我对此深感疑惑。我清楚玛格丽特的哪个抽屉里有普律当丝的信，因此我在她漫步花园时，奔进去拉那个抽屉，然而它被紧锁着，根本拉不开。

然后我又去找那些被她用来放装饰物和钻石的抽屉，我不费力地就拉开了它们，然而里面并没有首饰盒，可想而知，珠宝饰物也都没有了。

我焦灼难安，心中非常惶恐。

她肯定不会告诉我真实情况，如果我去问她这些东西的去向的话。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便这样跟她说，“我恳求你让我回一趟巴黎。我的家人还不清楚我究竟在何处，我父亲的信也该寄来了，他肯定会惦记着我，我得写封信给他。”

“去就是了，我的朋友，”她跟我说，“记着快点回家。”

我去了。

我赶忙来到普律当丝家。

“哎，”我很直率地说，“跟我说实话，玛格丽特的马车呢？”

“已经卖了。”

“披肩呢？”

“也卖了。”

“钻石呢？”

“都当了。”

“什么人帮她卖的？什么人帮她当的？”

“就是我。”

“为何不跟我说？”

“玛格丽特不让我跟你说。”

“为何不找我要钱？”

“因为她不想那么做。”

“那些钱都用来干什么了？”

“还掉了。”

“她借别人的钱多吗？”

“她还约有三万法郎没有还清。哦！亲爱的，我起初不就告诉过您了吗？您当时摇头不信，如今可没话说了吧。购买地毯原是由公爵付钱的，后来有一天卖地毯的去找公爵索要钱款，却被挡在了门外，次日他接到公爵的信，得知公爵已与戈蒂埃小姐断绝关系了。于是他来找我们要钱，我找您要过的那些钱，就是分

期偿付给他的，一共有几千法郎。此后有几个热心人警告他说，公爵已经不要他的债务人了，她与一个年轻的穷人住在一起；所有其他的债主也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都跑来要欠款，把她的财物都扣下了。玛格丽特原计划卖掉一切东西，可已经迟了，此外我也不赞成。她不得不把马车和披肩卖了，把珍贵饰物都当了，就是为了既可以还钱，又不用找你要钱。购买人的收据和典当行的当票您想不想看？”

普律当丝从一个抽屉里拿出那些票据让我看。

“哦！您觉得，”她用一种得理不饶人的语气又说了下去，“哦！您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在乡野过着美梦般的悠闲日子就可以吗？不可以的，朋友，不可以的。现实生活是在精神生活之外必不可少的，最无瑕的精神与现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坚不可断，就像铁链一样。要是说玛格丽特一直都不愿欺瞒你，只不过由于她的禀性非同寻常。我建议她那么干并不是昧着良心，而是我无法接受一个可怜的姑娘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可是她不采纳我的建议！她告诉我她爱您，她无法去骗您。这一切真让人感动，真是有诗情画意，可这些没法去抵债呀。我再重复一遍，要拿不出三万法郎她就闯不过这场劫难。”

“行，钱我来垫上。”

“您再去借钱？”

“上帝呀，是的。”

“您也许会把事情搞砸的，你们父子会失和的，那样您从他那儿就得不到一分钱了，而且很短的时间内也很难弄到三万法郎。听我的话吧，亲爱的阿尔芒，女人的事，您没有我懂得的多。不要再犯傻了，迟早您会追悔莫及的。您得用理性来考虑问题。我只要求您跟她之间还是保持着夏天那样的关系，我并不是要把您和她拆散。她自己会有法子克服困难的。公爵过一阵子还是会想她的。昨天N伯爵还告诉我，他不但可以为她清偿欠款，还可以每月再送她四五千法郎呢，只要她愿意和他在一起。他每

年有二十万里弗的进账呢。这样她就找到了靠山，而您却总有一天要跟她分手的，别到了穷困潦倒时再分手，何况这个N伯爵是个大蠢货，根本不会对您和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造成任何影响。起初她会终日以泪洗面的，但渐渐地就适应了，她以后肯定还会感谢您现在这么做呢。您就假想玛格丽特是别人的太太，您在背着她的丈夫和她来往，不就行了吗？

“这些事情我已经在重复告诉你了；所不同的是，以前只是劝戒，如今则必须这么做。”

普律当丝的话理直气壮，虽然很刺耳。

“事情就是这样的，”她又说起来，并把那些我刚刚看过的票据收回去，“被人养着的女人很清楚，总会有倾慕她们的男人的，但她们却不去爱那些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够积累财富。等到三十岁再去供养一个身无分文的情郎。我呀！我如果能提前明白今天的事情就好了！反正您别对她吐露只言片语，和她一块回巴黎就成了，您已经非常幸福了，二人世界居然维持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如今您只要睁只眼闭只眼就可以了。两周之后N伯爵就会成为她的座上客。冬天她再节省一点，明年夏天你们的日子还可以继续。就这么做吧，亲爱的！”

普律当丝好像洋洋自得于她的这些劝戒，可我却怒气冲冲地反对这么做。

非但是我的爱和我的自尊阻止我，我还坚信玛格丽特哪怕去死也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不要再说笑了，”我告诉普律当丝，“究竟她得还多少钱？”

“我告诉过您了，大概是三万法郎吧。”

“何时要还清？”

“两个月内。”

“她能还清的。”

普律当丝耸了耸肩。

“钱我会给你的，”我接着说，“不过你要向我发誓，决不让玛

格丽特知道是我给了你钱。”

“您就不用操心了。”

“要是她再麻烦你出售或者当一些别的东西，千万要跟我说。”

“别想了，她已一无所有了。”

我先赶回家中去看看父亲的信来了没有。

一共是四封。

## 十　九

在前三封信中，父亲很纳闷我为什么没有回信，他有些忧虑。而在末一封信中，他透露说别人已告诉他我最近发生的变化，而且还称他很快就会来到巴黎。

我一向很敬重我的父亲，而我对他的感情也是很深的。所以我在给他的信中称我因为一个小旅行才没回信，我让他把具体时间讲清楚，我去接站。

我对我的仆人讲了我乡下的地址，让他一收到盖有C城邮戳的信就送去，接着我很快又回到了布吉瓦尔。

花园的门口，玛格丽特正在等我。

她双眼忧郁。一下子扑在我的怀里，忍不住地问：

“你碰到普律当丝了吗？”

“没有。”

“在巴黎你为什么呆了这么长时间？”

“父亲来了几封信，我应该写信回去。”

时间不长，拿尼纳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过来。玛格丽特直起身子，迎过去和她窃窃私语。

拿尼纳走开了，玛格丽特又偎在我身边，牵着我的手说：

“你怎么骗人？你去普律当丝家了。”

“你听谁说的？”

“拿尼纳。”

“她哪里能清楚呢？”

“她在你后面。”

“你让她尾随我的吗？”

“对啊。四个月时间，你都在我身边，你去巴黎离开我，肯定有什么事。我怕你会遇到不好的事，也许还可能去找另外的女人。”

“太天真了！”

“这会儿我就不担心了。我清楚你干了什么，可别人告诉过你什么呢？”

我就给她看我父亲的信。

“我不是打听这些，我想明白你到普律当丝家去干什么。”

“看一下她。”

“你骗人，我的朋友。”

“好了，我是想问你的马有没有痊愈，她想不想要你的披肩和首饰。”

玛格丽特脸一下子红了，可是没有说话。

“你看，”我接着说，“你怎么用马、披肩和钻石，我都明白了。”

“你不会责怪我吧？”

“我只是怪你需要那些东西却不来向我要。”

“就像我们这种关系，女人不应向她的情人要钱，就算她经受了很多的牺牲，否则她也就太不自爱了，因为这样她就和卖淫差不多了。我知道，你爱我。可是你应明白对我来说这种爱太不坚强了。谁敢说呢？或许有一天，生活有些艰难或是心烦，我们的爱情就会被你认为是蓄谋的交易。普律当丝爱多嘴多舌。我还用这些马干什么，没有这些我照样可以生活，而且可以减掉一些饲料费，我只要你对我忠贞的爱情。就算不要马，不要披肩，不

要钻石，你肯定也会爱我的。”

她讲这些话时，是那么地平静，而感动得我都快哭了。

“可是，我亲爱的玛格丽特，”我饱含爱意地握住我情人的手说，“你应明白，会有那么一天，你的这种牺牲会让我晓得，那时我可如何是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可爱的孩子，我不想为了爱我而让你丢掉首饰，就算是一件也不可以。你如有些为难或烦恼，我也不想让你认为要是你和别人住在一块儿，情况就可能不是这样了。在你跟我时，我不希望你有一丁点儿的缺憾。过几天，你会再次拥有你的马、钻石和披肩的，就像空气对人一样，这些对你来讲无论如何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有些荒唐，可是我喜欢你过得阔气，而不是简朴。”

“就是说，你对我的爱已经消失了。”

“傻话！”

“要是你依然爱我，就应允许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你，否则，我在你眼里就永远是一个奢靡的女人，因此必须得给我钱。我对你的爱，你总是不好意思接受。你老是忍不住地想有一天会弃我而去，所以你谨慎，并且怕别人知道，不错，我亲爱的，可我以前的想法不止于此。”

玛格丽特动了动，打算站起身，我拽住她讲：

“我想让你高兴，想让你不对我有所抱怨，只是这样。”

“这样我们肯定会分开了！”

“为什么，玛格丽特？谁会离间我们？”我大声地问。

“是你，你对我隐瞒你的事情，为了你的虚荣，我要继续保有我的虚荣心，你要我依然过以前那种日子，你总是不肯泯去我们的距离；你，不管怎样都不认为我对你的爱是无私的，不认为我希望和你共患难，你有这些钱，我们能够过得很好，可是你宁肯自己一无所有，你的想法太执拗了。难道我能把爱和马、首饰相提并论吗？你觉得我的快乐就是虚荣吗？人，要是没有爱，虚荣

就可以让他知足，可是有了爱，虚荣就一文不值了。你想替我还清钱，想花掉你的钱，末了你就养活我！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呢？两三个月？到那时你就得听命于我，而且那时已经太晚了，再说正派人是讨厌这样做的。如今你有八千至一万法郎的年进项，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了。我那些多余的物品还会换来两千里弗的收入。我们租借一个好看的房子，俩人住着。热天我们就去乡间，住一间俩人的小屋就可以了，而不用如今这种房子。你无忧愁，我无烦恼，我们年龄都不大，阿尔芒，看在上帝的面子上，不要让我再回以前那种身不由己的日子中去。”

我说不出话，眼里满是感动和爱的泪水，我一下倒在玛格丽特的怀中。

“我以前打算，”她继续说，“在告诉你以前安置妥所有的事，付清以前的债，然后再装修一下我的新房子。十月里我们返回巴黎时，什么都弄好了；可是普律当丝已经都给你讲了，你就应在那之前点头而不要在事后承认……你爱我到了这种程度吗？”

我哪里能置这样真挚深沉的爱情于不顾呢，我疯狂地吻着玛格丽特的手说：

“我听从你的安排。”

她原先的打算就这样敲定了。

她幸福得好像失去了理智，又唱又跳，为她朴素的新房祈祷，她开始与我讨论应到什么街去找房子，而且讨论应怎样去装修等等。

对这个想法，她又快乐又自豪，好像一这样做，我们就能够长相厮守一样。

我不想凭空领受她的恩惠。

在那一刻我对我以后的日子就有了计划，我分配了我的资产，我母亲会给我年金，我把它转送给玛格丽特，为了回报她为我做出的牺牲，这点钱就我看来是太少了。

而我父亲留给我的每年五千法郎，我自己存了下来，无论以

后会怎样，我的生活也会因它而有保障的。

对这样的分配，我没有告诉玛格丽特。她绝对不会要这笔钱的，我敢肯定。

把那幢估价六万法郎的房子作了抵押，就得到了这些年金。我一直都没见到过那幢房子。我只是明白每一季度，我父亲的公证人——我家的故交——都会让我用一张收据去换回七百五十法郎。

玛格丽特和我到巴黎去看房子，就在那天，我去找了这位公证人，向他咨询如果我把这笔钱赠给了另外一个人，我应去办理什么手续。

这个善良的人认为我倾家荡产了，纳闷我怎么做了这样的打算。我想早晚我也得对他讲明白赠予的对象是哪位，因此我就把实情讲给了他。

他是一个公证人而且是一个世交，他有权提出异议，可他没有这样做，他答应我肯定能处理好此事。

我嘱咐他千万不要对父亲讲起此事。之后我又到了玛格丽特身旁，在朱丽·迪普拉家，她正在等我。她不喜欢让普律当丝教训自己，因此她在朱丽家等我。

我们就去找房子。我们看过一些房子，玛格丽特觉得钱太多，但我嫌太破了。可是最终我们还是达成了协议，在巴黎最安静的一个地方租定了一套小房子，这原本是附属于一套大房子，只是依然可以独处。

在这套小房子的背后，是一个小花园，很漂亮，在它的四周，墙壁高矮适中，我们可以和邻居分开，但对往外观望又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们以前打算的比这差多了。

玛格丽特独自一人去了经纪人那儿，而与此同时，我回去退掉了以前的那幢房子。她对我讲，这个人以前曾为她的朋友做过这类事。

她很快乐地来到普罗旺斯找我。这位经纪人答应付清她的所有欠款，然后送给她那个账单，同时又给了她两万法郎，这样她扔掉那些家什就不吃亏了。

在这个卖价上，你就应明白，这个诚实的人差不多挣了他主顾三万多法郎。

我们然后很高兴地回到了布吉瓦尔去，接着讨论以后的事。我们无牵无挂，而且感情如漆似胶，未来在我们眼前是一片光明。

又过了一周，某一天我们正在吃午餐，忽然地，拿尼纳走了进来，说我的仆人求见。

我让他进来。

“先生，”他说，“你父亲已经到了巴黎，他希望您赶快回去，他会在家等你。”

这其实只是寻常小事而已，可是，听了这些，玛格丽特和我却相视无语，有些忐忑不安。

我们预感会有不好的事发生了。

她并没对我讲我们可能都有的疑虑，我递过手去，说：

“没什么好怕的。”

“你要早早回来，”玛格丽特吻着我低声说，“我会在窗前守候着。”

我让约瑟夫告诉我父亲，我过一会儿就来。

然后过了两个小时，我到达了普罗旺斯街。

## 二　十

我父亲正在客厅里写信，身上穿着睡衣。

他抬起头看着我走进去，他的眼神告诉我他会和我谈及一些严肃的问题。

我假装没看到这些，走过去吻了吻他。

“爸爸，你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晚上。”

“就和以前似的，您下了车就到我这儿来了吗？”

“是啊。”

“没能去接您，真遗憾。”

说完这些。我就等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他的脸色很冷，这意味着他肯定会教训我的。可他一声不吭，交给约瑟夫刚刚封好的信让他去寄。

房间里只有我们父子俩了，他站起身，倚在火炉旁给我讲：

“阿尔芒，我亲爱的孩子，有一些重要的事我要和你讨论一下。”

“我在听，爸爸。”

“你肯定会对我坦白吗？”

“我不会不诚实的。”

“有一个名叫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女人，你和她住在一起，对吗？”

“是的。”

“你清不清楚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一个妓女。”

“你没有来探望你的妹妹和我，是不是因为她呢？”

“是，爸爸，我并不隐瞒。”

“你很爱这个女人，是吗？”

“爸爸，您应很明白了，就是为了她我才忘记了自己那神圣的职责，因此现在我向您道歉。”

我竟这样坦率地答复了父亲的话，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他犹豫了一下，才对我讲：

“你不能这个样子过下去，你明白吗？”

“我以前也曾为此忧虑，爸爸，可我却搞不清楚其中的原

因。”

“但你理应明白，”我父亲说话时，口气冷酷，“你这样做，我不会答应你的。”

“可我觉得如果我并没做什么不光彩的事，那么我就能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有了这种想法，我的心情就比较平静了。”

爱情和亲情开始出现了强烈的冲突，我打算对抗所有的人或事，就算是我的父亲也不例外，只要是为了维护玛格丽特。

“但现在你应换一下生活方式了。”

“噢，是什么原因呢？爸爸。”

“原因就是你现在的事有辱家风，你应该使自己的名声保持清白。”

“我不懂你的话。”

“我对你讲。你有一个情人，这没错，就和一个风流人物那样，你养着一个妓女，也是无法让人指责的；可是就因为她，你丢掉了自己神圣的职责，我们的家人知道了你这件不光彩的事，这有辱家风，这是绝对不行的，以后不要这样了。”

“爸爸，你听我解释，有些人不明白个中情由，就讲给你听。我和戈蒂埃小姐住在一块儿，她是我的情人，这种事是很平常的。你给我的钱我并没给戈蒂埃小姐，我为她花的钱是我的经济能力可以承担的。我没借过钱，无论如何，你这做父亲的不应对我讲那些话，因为我的行为你无权干涉。”

“儿子走到邪路上去了，为了纠正你犯的过错，我有权那样说。你现在没做什么不光彩的事，但并不等于往后不会做。”

“爸爸！”

“先生，在生活中，我比你清楚。那种纯粹的爱情惟有忠贞的女人才会给你。只有有了玛侬，才会有德·格里欧的。人如果长大了却没长进，那他肯定是荒废了时日，因为如今世事和习惯都变了。你要尽快地离开那个女人。”

“爸爸，我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这是行不通的。”

“我一定要让你答应我去这样做。”

“爸爸，很遗憾，安置妓女的圣玛格丽特岛不存在了，并且就算它还在，你又打发她去那里的话，我也会跟着戈蒂埃小姐一块儿走的。你看该怎样呢？或许我不对，可惟有她伴在我身边，我才有快乐。”

“噢，阿尔芒，你瞪大双眼看清楚，我一直都是非常爱你的，而且还希望你能快乐。那个姑娘和很多人都睡过，你却像个丈夫一样伴在她身边，你不脸红吗？”

“如果往后她不会那样做了，爸爸，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这个女人爱我，而且由于这种爱她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也就是说，如果她已想从良，这又有什么呢？”

“噢！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一个体面的男人的职责就是让妓女改过自新吗？上帝竟会给了你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任务，你觉得有说服力吗？难道在某人的内心深处不应有另外的激情吗？如果你到了四十岁，你这么高尚的举止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你又会如何看待现在说的这些呢？在曾经的日子里，要是这种爱情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要是那时你还有心情微笑，你自己也会嘲笑这种感情的。要是你父亲以前也是受到这样的爱情的支配，而没有以名声和诚实为重而组建家庭的话，如今你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阿尔芒，你仔细考虑一下，不要再说这种混账话了。算了，离开这个妓女，就当是父亲请求你吧。”

我没说什么。

“阿尔芒，”我父亲接着说，“看在你慈爱的母亲的面子上，听我的，不要再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忘记这一切的，而且肯定会比想像中的容易。关于此类生活方式，你的想法是不对的。你现在都二十四岁了，应该考虑自己的未来了。你对这个女人的爱不会长久的，而她对你也一样。爱情被你们俩人夸大了。一辈子的生活被你葬送了。再往前你就会永世不得翻身了，以后你会为自己此时的行为而忏悔。走吧，在你妹妹那儿生活一两个月。你现

在的疯狂不久就会被安逸和家庭给你的爱治好的，你看，这仅仅只是一种一时的冲动罢了。

“在这个时期内，你的情人也会想开的，她可以再找一个情人，可是你呢，就因为一个这样的女人而和父亲作对，并且放弃了他对你的爱护，那时你就会告诉我，现在我来劝你是非常正确的，你会为此感激我的。

“算了，阿尔芒，你肯定能走开，对吗？”

如果是别的女人，父亲所讲的这些话是没错的，但我敢肯定玛格丽特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在和我讲最后的那些话时，他的语气是那么的柔和，那么诚恳，我都没有勇气说什么了。

“如何？”他问我，语气有些激动。

“如何？爸爸，我不能向你承诺什么。”我最后说，“你应该明白，你让我做的是我的内心所不允许的。”他很不耐烦地动了动，我接着说，“对这件事的结果你言过其实了。玛格丽特和你心目中的那种人不一样。这样的爱情不可能让我走邪路的，反过来，它还会让我的爱情变得更加高尚。无论引发爱情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真正的爱情是会催人奋进的。要是你见过了玛格丽特，你就应清楚我会好好的。她就和最高雅的女人没什么差别，而且在别的女人身上的物欲正和她身上的无私一样多。”

“在领受你的钱财时她并不会因此而受挫，因为你母亲给你的六万法郎你全送给了她。你应牢记，这六万法郎可是你惟一的一点儿财产。”

为了威胁我一下，我父亲可能有意到最后才讲出这句恐吓我的话的。

对我而言，面对恐吓比面对恳切的劝告会令我更加坚定。

“是哪个人对你讲我送给了玛格丽特这笔钱？”我问道。

“我的公证人。他那么正直，怎么会不告诉我就去做这事呢？唉，我到巴黎来就是阻止你，不要让你因那个女人而败坏家财。你母亲临终时留下的这些财产是让你过安安稳稳的日子的，而

不是要你在情人面前耀武扬威。”

“爸爸,我向您保证,对这件事,玛格丽特一无所知。”

“那你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呢?”

“是为了玛格丽特,她被你污辱,而且你还让我离开她,可她因为和我住在一块儿放弃了一切。”

“你是领受这份恩德了?你是什么东西,先生,居然会让一个玛格丽特小姐为你放弃那些?算了,算了。你要尽快离开她。这之前我在恳求你,这会儿我是在下命令。在我家,我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不光彩的事。收拾好你的行李,和我一块儿走。”

“很抱歉,爸爸,”我说,“我不能离开。”

“为什么?”

“因为在我这个年纪,完全可以拒绝你下的命令。”

我父亲听我这样说,脸气得没有了血色。

“好,先生,”他又说,“我清楚我应该怎么做了。”

他按了一下铃。

约瑟夫走进屋来。

“送我的箱子到巴黎旅馆去。”他告诉我的佣人,然后到卧室里穿衣服。

他出来时,我慢慢地迎上去。

“爸爸,”我说,“不要做那些让玛格丽特难过的事,好吗?”

我父亲不屑地盯着我,站在那儿,对我讲:

“我看你是有点儿不正常了。”

他说完就出去了,狠劲儿地带上了门。

我跟着下了楼,坐上了一辆到布吉瓦尔的双轮马车。

窗口后,玛格丽特在等我。

# 二十一

“你到底回来了！”她叫着扑过来抱住我。“你回来了，你的脸是多么苍白啊！”

我对她讲了我和父亲之间的那一席话。

“噢！上帝！我猜到了，”她说，“约瑟夫一来告诉我们说你父亲到了巴黎，我就有些不祥的打着颤儿。我亲爱的！都怪我让你如此难过。如果你离开我或许会比和你父亲闹翻轻松一点儿。但我并没招惹他呀。我们要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以后还会这样。他明白你想有一个情人，我做了你的情人，他理应欣慰才对，因为我这么爱你，理解你的处境，而且也不会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你对他讲我们以后的打算了吗？”

“说了，他最生气的就是这事，因为从中他明白了我们相爱的理由。”

“这可如何是好呢？”

“我们不会分开，我亲爱的玛格丽特，这场大风雨就会过去了。”

“能过去吗？”

“肯定能。”

“你父亲会就此罢手吗？”

“你想他能怎样？”

“我哪里能明白？一个父亲为了让儿子按他说的做，会无所顾忌的。为了离间我们，他会让你记起我以前的事，而且或许他还可能再捏造出一些什么鲜为人知的事呢。”

“你肯定明白我很爱你。”

“是，可我也明白早晚你都会听你父亲的劝告，而且你肯定也能被他说服的。”

“不可能，玛格丽特，我肯定能劝服他。就因为听了别人的闲言碎语他才会这么生气的；可是他心地善良，非常耿直，他肯定能回头的。而且，无论如何，这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这样讲，阿尔芒，让我做什么都行，惟独不想叫外人觉得是我怂恿你和你家翻了脸的。今天就罢了，明天你就回巴黎。和你一样，你父亲也会仔细思量这事的，你们或许能原谅彼此呢。对他的心思不要忤逆，就假装你已做了妥协；不要显得太爱护我，他就会放下此事的。高兴一些，我亲爱的，对什么都要自信。无论有什么事，你的玛格丽特永远会属于你。”

“你向我起誓吗？”

“想让我向你起誓吗？”

得到一个最亲爱的人的劝解，那感觉是多么舒畅啊！我和玛格丽特全天都在一遍又一遍地讲我们的打算，似乎我们已明白要很快地让这些打算变为现实，我们每一分钟都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幸亏这一天完了，什么坏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我十点钟就走了，中午时分，我到了旅馆。

我父亲走了。

我回到了自己家中。心里想着他或许也到那儿去了。但是没人来过。我在公证人家也没有见到他。

我又返回旅馆，都六点钟了，我父亲还是没来。

我又返回了布吉瓦尔。

我又见到了玛格丽特，她没和昨天似的等我，只是偎在火炉旁，那时天气有些冷，屋里已经生了炉子。

她在深思。我都走到了她的扶手椅旁，她却依然没有什么反应，连头都没扭一下，我一下把双唇放在她的前额上，她就颤抖了一下，似乎是因为这一吻而吓了一跳。

“你把我吓着了。”她对我讲，“你父亲呢？”

“我没遇到他。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在旅馆或是任何他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没见着他。”

“算了，明天再去。”

“我希望他会让人来喊我。我想该我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

“不，我亲爱的，这么做还差得远呢，你要回到你父亲身边去，而且就在明天。”

“干吗要明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时间呢？”

“因为，”听到我如此一问，玛格丽特的脸色变红了，她说，“因为你返回得越快，我们就会越快地得到谅解。”

这一天，玛格丽特总是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失魂落魄，非常惆怅。为了让她回答我，我对她讲话时老是要说两次。她说她之所以这么愁闷是因为这两天的事太多，而且她是在为以后的日子而发愁。

一晚上我都在抚慰她，而第二天，她依然很焦急地让我快去，我对此很是纳闷。

就和前一天一样，我父亲又出去了，只是他在走时给我留下了信：

> 要是今天你又来看我了，就等我到四点钟。要是那时我依旧没有回来，那么明天就来和我一块儿进晚餐，我要和你讲一些事。

我就在原地等他归来，但是一直到了四点钟，他还没回来，我就离开了。

前一天我看到玛格丽特一脸郁闷，而今天玛格丽特似乎有些发烧，情绪波动很大。一见我走进屋里，她就一下子抱住我，偎在我的怀里，哭了很久。

我问她怎么会忽然这么痛苦。但是她却更加难过了，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她回答我的话显而易见是讲不通的，那些话只有在一个女人不想告诉你真相时才会提到。

等她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儿，我就把今天前去的结局对

她讲了，然后让她看父亲的信，希望她明白，凭信上来看，我们还是能抱一线希望的。

看了这封信，又听完我的叙述，她又涕泪滂沱，我最后只好让拿尼纳走过来。我们怀疑她的精神受到了什么刺激，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什么也不肯讲，可怜的玛格丽特，我们搀着她到床上躺好，可她紧握着我的两只手不住地吻着。

我问拿尼纳，我不在家时，她的女主人收到什么信了还是来了什么客人，以至于她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但拿尼纳说从没来过什么人，也没人来送过任何东西。

可是，从前一天开始肯定有什么事发生了，玛格丽特越是不想告诉我，我就越是感到忐忑不安。

黄昏时，她好像冷静了许多。她让我坐在她的床边，对我翻来覆去地讲她对我永不改变的爱情。然后，她对我微微地笑了笑，只是笑中有些苦涩，不管她如何控制自己，眼里总是泪水盈盈。

我千方百计地想诱使她坦白其中缘由，可她却只是不厌其烦对我讲一些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借口。

最后她偎在我的怀里睡着了，可是这样的睡眠并没让她舒服多少，相反却令她更加痛苦，她时不时地尖叫一声，然后一下子就醒了。她一见到我依然还在她的身旁，就让我向她保证我对她的爱会永无改变。

这种间歇的悲伤，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我依旧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然后玛格丽特恍恍惚惚地又睡去了。这两个晚上，她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这回她睡着的时间也很短。

大约十一点时，玛格丽特醒了过来，见我很早就起了床，她就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大声叫道：

“你现在就要离开吗？”

“不，”我握着她的双手说，“你再多睡一会儿，时间还挺早

呢。”

“你什么时候去巴黎？”

“四点。”

“这么早？在到巴黎之前你会一直伴在我身旁，对吗？”

“肯定的，我总是这样的嘛！”

“真好啊！”

“我们一块儿去进午餐行吗？”她心神不定地问我。

“要是你想这样做。”

“然后在你走之前，你都会抱着我的，对吗？”

“对，而且我会尽快返回的。”

“你会返回来吗？”她的眼神充满了惊惧地对我讲。

“肯定的。”

“对啊，今天晚上你会回来，我会和以前一样守候在家，你依然爱我，我们还和以前一样的快乐。”

她说这些时，话语有些断断续续的，而且不太肯定，她的内心好像有些什么事难以启齿，我总是害怕玛格丽特有可能会精神失常。

“你听我讲，”我对她说，“你有些不太好，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在家，我给我父亲写信说我不去了。”

“不，不，”她一下子叫了起来，“别这样做，你父亲会埋怨我的，他想和你谈谈，我不叫你去？不，不，你要去，而且应该去，而且我还好，我的身体没事，我只是做了一个吓人的梦，我的脑子还没醒过神来呢。”

这会儿，玛格丽特又勉强地笑了，她再也不哭了。

该走了，我要出发了，我吻了吻她，问她想不想陪着我去火车站。我想散散步也许对她会有好处，换一换新鲜空气也会让她好过一点儿。

我很希望和她呆的时间长一些。

她答应了，穿上一件大衣，让拿尼纳一块儿跟我去，省得她

回来时是自己一个人走路。

我有许多次都不想去了，可是想到快去快回、想到要消除我父亲对我的强烈不满的情绪，我还是坐上火车走了。

“晚上见。”在离开时我对玛格丽特讲。

她什么也没说。

对这类的话她没有反应，这已是第二回了。那一回，你应该还有印象，G伯爵就是在那天在她那儿睡的；只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不太记得这事了，并且就算我为任何事情发愁，也不会为害怕玛格丽特会爱上别人而发愁的！

我到了巴黎，就赶快去普律当丝家，希望她能去探视一下玛格丽特，或许她的快乐和开朗会冲淡玛格丽特的愁闷。

没让别人通报我就直接走进了门，普律当丝正在梳洗化妆。

“噢！”她有些不平静地说，“您是和玛格丽特一块儿来的吗？”

“不。”

“她身体好吗？”

“她有些不太好。”

“她就因为这个不来了吗？”

“她应该来吗？”

迪韦尔努瓦太太的脸一下子红了，有些为难地对我讲：

“我是说，您到了巴黎，她怎么不来看您呢？”

“她不来。”

我看着普律当丝。她低眉顺眼，从她脸上的表情我想她并不希望我在这儿呆很久。

“我是来请求您，亲爱的普律当丝，要是今晚您有空儿，还希望您去看望一下玛格丽特。您去看看她，而且可以在那儿过夜。她今天的样子，我以前从未见到过，我害怕她会垮掉。”

“我想在城里进晚餐，”普律当丝对我讲，“我今天晚上不能去玛格丽特那儿，明天吧。”

从迪韦尔努瓦太太家走出来后，我感觉她和玛格丽特一样都很郁闷。我就去见我的父亲，刚见到我他就很认真地打量我。

他伸给我一只手。

“你找了我两回，这让我很高兴，阿尔芒。”他给我讲，“从这两回探望中，我觉得事情又可以缓和了，你从你的角度仔细地向我检查一下，就和我从我这边审视自己一样。”

“我很鲁莽地问一下，父亲，您自我审视的结果怎样呢？”

“结果啊，我的儿子，外人对我讲的那些话我看得太过了，我打算稍稍地放宽一下。”

“您是这样说的吗，父亲？”我很兴奋地叫道。

“我说，亲爱的儿子，只要是个年轻男人，就应该有一个情人，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倒情愿你的情人会是戈蒂埃小姐，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人。”

“我的好父亲，您的话太让我兴奋了！”

就这样我们讨论了好长时间，接着我们共进晚餐。在吃饭时，父亲对我总是很慈爱。

我很想赶快回到布吉瓦尔去，赶快去告诉玛格丽特这个让人振奋的好消息。我不停地看表。

“你一个劲儿地看表，”父亲对我说，“你很想离我而去。啊！小伙子！你们老是这个样子，牺牲了那么深沉的爱仅仅是为了那不可靠的爱情。”

“不要说这些，父亲，我敢肯定，玛格丽特是非常爱我的。”

父亲什么也没说，他的神情没有疑虑，但也并不确定。

他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我和他一块儿过一个晚上，然后我就可以在明天离开。可我对他讲，我留玛格丽特一个人在家，她身体有些不太好。我恳求他让我明天一早赶快去看一下玛格丽特。我答应他明天会回来。

那天晚上月光皎洁，风儿轻拂，父亲陪着我在车站的站台上等车。我一直没这么兴奋过。将来的日子就和我很长时间以来

渴望的那样，非常的光明。

我刚要走时，他又恳求我不要走，可是我没答应。

“你敢肯定非常爱她吗？”他问我。

“爱她爱得发狂。”

“那你就去吧。”他使劲抚了一下前额，就好像在撵一个什么想法似的，接着他嚅动一下双唇，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可他仅仅是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一下子走开去，对我说道：

“好了，明天见。”

## 二十二

我好像觉得火车并没开动。

我到达布吉瓦尔时，已经十一点了。

房子里任何一个窗子都没有亮光，我按了铃也没人来开门。

我还是头一回碰到这种事。最后园丁走了过来，我才进了房间。

拿尼纳擎着一盏灯走了过来。我走进玛格丽特的卧室。

“夫人呢？”

“夫人去巴黎了。”拿尼纳对我讲。

“去巴黎了？”

“是，先生。”

“什么时候？”

“你离开一个小时以后。”

“她有没有留什么话给我？”

“没有。”

拿尼纳走了。

“或许她很害怕，”我心里说道，“她去巴黎，或许就是为了看一下我是真的去看父亲了呢，还是想拥有一天属于自己的自由

时间。”

“或许是由于有什么重要的事，普律当丝写信对她讲了吧，”只有我一个人在时，我就想，“可是在巴黎时，我已经见到普律当丝了，从她所说的话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要写信给玛格丽特呀！”

忽然我记起来了，当我对迪韦尔努瓦太太讲玛格丽特不舒服时，她就问我：“她就因此不来了吗？”我还想起，我在仔细审视普律当丝时，她的表情是那么尴尬，似乎泄露了什么约定的秘密似的。而且，我还记起玛格丽特整天都是以泪洗面。只是由于我父亲后来对我那么好，才让我有点儿记不起她哭过了。

打这会儿开始，在一整天中的所有事，又一件一件地围绕在我最初的怀疑周围。这团疑云越来越大，使我对一切都有了戒心，就连我父亲变得对我那么好，也成了对此疑团的反证。

玛格丽特那么坚决地让我去巴黎，我一提出想留在她身边时，她就装作平静下来。莫非我是掉在什么圈套里了吗？玛格丽特骗了我吗？她是否原来打算及时返回好不让我发觉她曾离去过，然而又有突发事件拖住了她呢？是什么原因让她对拿尼纳不提只言片语呢？她为什么连一个字条都不留给我呢？那些眼泪，这样离去，如此神秘的举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个空阔的大房间里，忐忑不安地思来想去。我盯着挂钟，已将近夜半时分，那挂钟似乎在对我说：夜已深了，你是没指望再看到你的情人归来了。

我们才刚刚对未来的生活有了安置，她牺牲了很多，而我也接受了，她怎么可能欺骗我呢？不会的。我竭力想摆脱我最初的念头。

这可怜的女孩或许是为她的家什找到了买主，然后到巴黎去谈这件事了。她不愿提前对我讲，因为她明白，虽然卖了这些家什对我们以后的日子很重要，而且往后我也会接受，可是对我而言这事依然不太让人舒服。她不敢对我说这些，担心会伤害了

我的自尊和细腻的感情。她宁可等做完所有的事后才重新与我相见。普律当丝肯定是因为这事儿在等她，一不小心在我面前露了马脚，或许玛格丽特一天之内办不完这事，她就要在普律当丝家过夜。也有可能再过一会儿她就回来了，我这么心神不宁，她一定能想到，她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留在家中呢？

但这个可爱的女人是那么挚爱我，是什么原因让她总是哭个不停呢？是不愿意离开那种安逸的生活才以泪洗面吗？在这之前，她的生活是那么奢华、安逸，让人羡慕不已。

如果玛格丽特还眷恋这种生活，我可以很自然地原谅她。我在焦急地等她归来，我会狂吻她，而且还要告诉她我已经猜出她神秘出走的原由了。

可是，夜越来越深了，还是不见玛格丽特的踪影。

这种焦虑像一个铁圈，它紧紧箍着我的头和我的心，而且越收越紧。或许她发生了什么事！也有可能是受了伤、患了病，甚至已经死去了！或许很快就会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我她遇到了什么不幸！也许一直到天亮，我还会在这种惶惶不安和提心吊胆的景况中。

我也曾想过，玛格丽特的离去让我担惊受怕了，我不安地等她回来，可她呢，却在骗我。这会儿我已抛开这个念头了。她肯定是因为某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才这样走了。思来想去，我觉得这个原因肯定就是某种不幸。噢，人的虚荣心啊！你怎么有如此之多的形式来显示自己呢！

刚过了凌晨一点。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再过一个小时，到了两点钟，依旧不见她归来，我就离开这儿到巴黎去。

为了消磨时光，我想拿本书来读，我实在是不敢再这样想下去了。

桌上摆着《玛侬·莱斯科》。我发觉书的好多地方都被泪水浸湿了。我翻看了一会儿，又合上了它。由于我怔忡不安，书上的文字对我毫无意义。

时间慢慢流逝，阴云滚滚，碎雨敲窗，那张大床有时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坟墓，我不禁害怕起来。

我推开门，仔细聆听着，只是传来树丛间的风声，除此以外，我什么也没听到。大街上什么车也没有。教堂上的大钟响了，清冷的钟声宣告已经深夜一点半了。

我又开始恐惧，生怕会进来什么人。此时此刻在这样的凄风苦雨的寒夜中，只有不幸才会敲开我的房门。

钟又响了两下，两点了，我又等了片刻，但只有挂钟机械而单调的声音响彻在寂静的周围。

最后，我离开了这个房间，我的内心孤独而又不安，因为由我看来，在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即使是最最细小的东西都带着忧愁。

我走到隔壁的房间去，拿尼纳趴在她的活计上睡着了。听到门开的声音，她睁开了眼睛，然后问我玛格丽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

“没有，不过如果她回来，你就告诉她，我实在太担心就到巴黎去了。”

“马上就去吗？”

“不错。”

“可您怎么去呢？ 现在已叫不到马车了。”

“我走着去。”

“可是外面在下雨哪。”

“没关系。”

“夫人肯定会回来的；再说即使她依旧没回来，明儿一早再去看看是什么绊住了她也不迟啊。你这样走着去，会被人谋害的。”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亲爱的拿尼纳，明天见。”

好心的拿尼纳赶快去把我的外套找出来替我穿上，还劝我去把阿尔努太太唤醒，说可以问问她是否能弄到一辆马车。可我

不让她去叫，我确信这会徒劳无功，而且这样所花的时间我都可以走一半路了。

再说，我正需要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也需要肉体的疲劳，这样才能缓解我现在过度紧张的神经。

我带上了昂坦街那幢房子的钥匙。拿尼纳一直陪着我走到铁栅栏门那儿，我和她道了声“再见”就出发了。

一开始我在跑步，可是脚下的路太泥泞了，我觉得非常累。半个小时之后，我只好停了下来，全身已被淋得透湿。我休息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天色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很害怕会撞到铁路旁的树上去，这些树就像鬼影子似地会突然间呈现在我面前。

我遇上了几辆运货的马车，但我很快就把它们甩到了后面。

一辆马车朝向布吉瓦尔疾驰而来，当它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玛格丽特一定坐在里面。

我停住脚步唤道：“玛格丽特！玛格丽特！”

可是却没有什么回音，马车依然赶它的路，它渐行渐远，我又接着向前赶路。

当我到了星形广场[1]的栅栏门时，已经走了两个钟头。

面前的这个巴黎城又给了我力量，沿着那条走了无数次的长长的坡道，我一口气跑了下去。那天晚上，这条路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像是在一个死去的城市里漫步。

天快亮了。

当我到昂坦街时，这个城市已开始苏醒，只是有点儿睡眼惺松。

当圣罗克教堂的大表敲了五下时，我已经走进了玛格丽特家中。

---

① 星形广场：在凯旋门的周围。

我告诉了看门人我的名字，从前我曾经送给他好些值二十法郎的金币，因此在早上五点钟时，我是可以进入戈蒂埃小姐的家门的。

所以我很顺利地就进了门。

我原想询问他玛格丽特是否在里面的，可是，他或许会告诉我她不在，我宁肯再多猜疑一会儿，因为在猜疑的时候总还有一丝希望。

我伏在门上聆听里面的声音，希望会听到一点儿声音，或是听到一些动静。

可什么也没听到，寂静得像在乡下一样。

我打开了门，走到了房间里面。

所有的窗户都被拉上了窗帘，遮得严严实实。

在饭厅里，我拉开了帷幔，然后向卧室走过去，推开了门。

我一下子扑到窗前，狠劲儿地拽着帘绳拉了一下。

窗帘一下就被拉开了，一抹阳光透进了屋子里，我冲向床边。

可床上没有人。

我打开了所有的门，察看了所有的房间。

也没有人！

我都快被逼疯了。

我走到梳妆间里，推开窗户，不停地呼叫着普律当丝。

可迪韦尔努瓦太太的窗户一直紧闭着。

我下了楼去问看门人，戈蒂埃小姐白天有没有回来过。

“回来过，”看门人答道，“和迪尔努瓦太太一块儿回来的。”

“她走时没说什么吗？”

“没有。”

“那么之后她们去哪儿了？”

“她们坐上马车走了。”

“什么样儿的马车？”

“是个很阔气的双座的四轮轿式马车。”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又按了一下隔壁房子的门铃。

“先生，您找谁？”看门人开了门后问我。

“迪韦尔努瓦太太。”

“她不在。”

“真的吗？”

“是的，先生。这儿留了一封信，是昨天晚上收到的，我还没交给她呢。”

看门人给我看了那封信，我不由自主地瞄了一下那封信，我认出了是玛格丽特写的。

我接了过来。信封上写着：

迪韦尔努瓦太太转送迪瓦尔先生

“这信是给我的，”我对他说，而且让他看那信封上的字。

“您就是迪瓦尔先生吗？”他问我。

“对啊。”

“噢！我想起来了，以前您是迪韦尔努瓦太太家的常客。”

到了外面，我赶紧打开了信。

我读这封信时受到的震动决不亚于脚下响了一颗惊雷。

当您看到这封信时，阿尔芒，我已属于另外一个男人了。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

回到您父亲那儿去吧，我亲爱的，去探望一下您的妹妹，她是那么纯洁，不明白我们的苦难。在她身边，玛格丽特·戈蒂埃这个堕落的姑娘带给您的痛苦会很快消失的。您以前是那么爱她，这让她过了一段也是生命中仅有的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现在她希望自己的生命早日结束。

刚读完这封信时,我想我就要垮掉了。

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会倒在路上。我的眼前一片昏暗,太阳穴那儿突突乱跳。

接着,我稍稍清醒了一些,看了看四周,看到那些人并不关心我的痛苦,他们各自做着各自的事,这让我感到奇怪极了。

我太脆弱了,承受不了玛格丽特给我的这沉重的打击。

于是我记起父亲也在这个城市里,十分钟之后我就会见到他了,而且不管我是因为什么而痛苦,他都会为我分担的。

我就像疯掉了一样,像个贼似地往前跑着,一直奔到了巴黎旅馆,看到我父亲的门上钥匙孔里插着钥匙,我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正在读书。

我这么突然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却一点儿也不惊奇,好像正在等着我似的。

我什么也没说便一下子倒在了他的怀里,递给他玛格丽特的信,接着跪倒在他的床前,嚎啕大哭起来。

## 二十三

生活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我无法相信,现在我所经历的每一个新的日子又会跟过去的不一样。我有好几次都觉得我之所以没能在玛格丽特家里过夜,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些我已经忘记了的事情,而一旦我回到布吉瓦尔,就会看到她在等待我,也同我一样地焦急,她会问是谁让我滞留在外,害得她望穿秋水。

如果爱情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想要使这一部分有所改变,同时又不影响生活中其他的方方面面,那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我只好一再地读玛格丽特的信,企图以这种方式提醒

自己：这不是在做梦。

因为感情上受到了这样大的打击，我的身体也支撑不住了。满怀焦虑，连夜劳顿，早上的噩耗，这一切摧垮了我。我父亲趁此机会提出了要求，让我答应他一起离开巴黎。

我实在无力再同他争辩什么，于是对他的要求全部答应了，在经历了这么多打击之后，我需要一份真情的抚慰，来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

我父亲很乐意来抚慰我的种种伤痛，这令我感受到了被爱的幸福。

我还记得起来那天五点钟左右，他带我一起上了一辆驿车。他让别人帮我打好行李，跟他自己的那些行李一起捆放在车后，然后一路沉默地带着我出发了。

我的精神陷入迷茫之中。只是在城市渐渐消失在身后时，旅途的寂寞才又引发了我心中的空虚和伤痛。

于是我的泪水又涌上眼眶。

我父亲一言不发，任凭我痛哭着，因为他知道无论什么言语都不能抚平我此时的创痛，即使是他说的也不行。他只是偶尔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在告诉我身边还有朋友。

晚上我睡着了一会儿，梦见了玛格丽特。

我一下子醒了，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怎会坐在车子里。

接着我想起了我所遭遇的事件，沮丧地低垂着头。

我不敢跟父亲说话，生怕他会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我就知道这样的女人的爱情是不可信的。"

他倒没有摆出先知先觉者的架势，我们来到了 C 城，这一路上他只跟我说些与此次出行毫不相关的闲话，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说。

我拥抱并亲吻我的妹妹时，想起了玛格丽特信中所说的关于她的话。可我马上就明白了，不管我妹妹是个多好的女孩子，她也不可能代替我的情人，并使我忘记情人。

打猎的季节开始了，我父亲觉得这个活动会使我多少忘记些过去的不快，因此跟一些邻居和朋友特意组织了几次打猎，我也参加了。我既不拒绝，也没有激情，一脸漠然的表情，自从我离开了巴黎，我总是这么有气无力的，没有一点儿朝气。

我们围猎时，他们给我安排了位子，我把子弹取出枪膛，把枪放在身旁，一径开始了自己的沉思。

我看着白云从天空中掠过，任凭我的思绪在茫然中四散奔驰。常常有猎人大声招呼我，告诉我离我仅十步远的地方就有一只野兔。

我父亲根本就没有被我外表显出的平静蒙骗住，我所有这些表情行为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无论我的精神遭受到了多严重的刺激，终究会有一天，它会反弹起来，产生可怕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一股作用力，他尽可能地装扮出一副不是特意安慰我的样子，同时又尽可能地想出各种办法来分散我的忧愁。

我妹妹对此中情由当然一无所知，但她很奇怪，我一直是一个乐观开朗活泼的人，现在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消沉和忧伤。

有时我正独自伤心，却突然发现我父亲正在用满怀忧虑的目光望着我，于是我握握他的手，好像在用这种无言的方式请求他原谅我给他带来的痛苦，我不是有意要让他承受这种痛苦的。

就这样，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可我实在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了。

玛格丽特的影子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在深深地爱着她，没有办法把她忘记。我不是爱她，就是恨她，而且，不管是爱她还是恨她，我都一定要再一次见到她，而且要马上再见到她。

这个念头一经产生就在我脑中扎下了根，我的长时间空无生机的身体里仿佛又注入了顽强不屈的意志。

我想见玛格丽特，并不是在将来，在一个月以后或一星期以后再见她，而是我产生这个念头的第二天，我就要见到她；我跟

父亲撒了个谎，说巴黎有些事需要我去处理一下，并保证我会很快回来的。

他不肯放我走，肯定是猜到了我要去巴黎的真正原因；可我当时勃然大怒的样子吓住了他，如果他固执地不准我去的话，他怕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他几乎是流着眼泪和我吻别的，并要求我一定要尽快赶回来。

到达巴黎之前我几乎没合过眼。

到达巴黎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看看玛格丽特，看看她现在状况如何。

那天天气不错，时间还早，我就到家里换了衣服来到香榭丽舍大街。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远远看见玛格丽特的马车穿过圆形广场向协和广场奔驰而来。

她已经把马赎回来了，车马如旧，但车上却没有她的影子。

在车上看不到她，我就环顾四周，结果看到玛格丽特正由一个陌生的女人陪伴着步行走过来。

走过我的身旁时，她面色苍白，嘴唇抽搐，脸上显现出神经痉挛一样的笑容。我的心跳猛然加速，几乎是在胸膛里碰撞，但我还是勉强保持住了脸上的平静，漠然地冲我以前的情人点了点头，她随即走向马车，同女友一起坐上了车。

我知道玛格丽特的性格，这次偶遇一定会让她大为惊慌。她肯定已经知道我离开巴黎的事了，所以她并不担心我们断交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可现在她看到我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而我的脸色又是这么坏，她肯定能想到我的回来是有目的的，她肯定在想以后不知会发生点儿什么事情。

要是我看到玛格丽特生活艰难的话，要是我可以用对她施以援助的方式来满足我的不平心理的话，我也许会宽恕她，不会再想故意折磨她了。可我看得出来，她过得很舒服，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的，我无力供给她的那种豪华的生活，已经有别人来供给

她了。我们的断交是她一手决定的，这多少有些卑劣，并且羞辱了我的自尊和我的爱情，我承受了这么深重的痛苦，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无法对她的行为表现得无所谓，可是也许只有我的无所谓才能使她感到最深重的痛苦；不仅在她面前，而且在所有人面前，我都一定得装扮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来。

我强颜欢笑，来到普律当丝家。

她的女佣进去向她通报我的来访，并请我在客厅里稍事等候。

迪韦尔努瓦太太终于走了出来，带我进了她的小会客室；我坐下时听到了客厅里的开门声，并听到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接着是楼梯平台的门"砰"地关上了。

"我是不是打扰你了？"我问普律当丝。

"哪儿的话，刚才是玛格丽特在这儿，她一听是你来了，就连忙跑出去了，刚才出去的就是她。"

"那么，她是怕我了？"

"不是，她是怕你不愿意见到她。"

"那又是为什么？"我心情紧张，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尽量使自己呼吸平稳，装作不在意地说，"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了能重新享有马车、家具和珠宝而离开了我，我不会为此而对她不满的，她这么做是正确的，今天我已经见过她了。"

"在哪儿？"普律当丝问，她对我仔细审视着，好像在想面前这个男人是不是她以前所知的那个痴心男人。

"在香榭丽舍大街，她跟一个很美的姑娘在一起。那个女人是谁啊？"

"长什么样子？"

"一头金黄的卷发，身材苗条，湛蓝的眼睛，很美。"

"啊，是奥林普，她确实是个美人儿。"

"她现在有情人了吗？"

“没有固定的情人。”

“她住在哪儿？”

“特隆歇街……号，啊，我知道了，你又瞄上她了吗？”

“将来的事谁也说不清。”

“那玛格丽特呢？”

“如果我说我从未思念过她，那是假的。但我这个人比较在意分手的方式，玛格丽特那么随意地就离开了我，这令我觉得自己以前对她的痴情都是傻子的行为，因为以前我对她确实是爱得很深的。”

你应该能估计得出来我是怎么说出这些话来的，我紧张得汗珠都从额头渗出来了。

“她是很爱你的，唉，她从来都是爱你的。她今天一见到你就赶紧跑来跟我说，这就能证明她对你的爱。她来的时候身体像生病了一样颤抖个不停。”

“那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跟我说，‘他肯定会来拜访你的，’她让我转告你，她请求你能宽恕她。”

“你可以去告诉她，我已经宽恕她了。她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但也只是一个姑娘而已；我本来是早就应该料想到她会如此对待我的，我甚至还对她这样的决绝深表感谢。因为今天我一直在问自己以前那种要跟她厮守终生的想法会导致何种后果。那时候的我可真是太天真荒唐了。”

“要是她知道你现在同她一样，也认为一定得这么做的话，她肯定会很高兴的。亲爱的，她那时离开你可真是选对了时机。她曾说过准备把她的家具卖给她那个无赖经纪人，已经找到了她的债主，问他们玛格丽特欠款的数额，这些人很害怕，正准备过两天就开始拍卖。”

“那现在呢，都还清债了吗？”

“基本上还清了。”

“谁出的钱？”

“是N伯爵，啊！我亲爱的！有人是专精此道的。简而言之，他掏了两万法郎出来，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当然知道玛格丽特爱的不是他，可这对于他给她的爱毫无影响。你已经看见了，他赎回了她的马，她的珠宝饰物，他供给她的钱跟公爵给她的一样多。只要她愿意安安稳稳地这样生活下去，这个人就会长久地伴在她身边。”

“她在干些什么？她一向在巴黎住吗？”

“自从你离开以后，她再也不愿意回到布吉瓦尔去了。她的东西，以及你的一些东西，都是我去收拾取回来的。我把你的东西扎成了一个小包，你可以派人来取。你的东西全在里边，只有一个小皮夹没在里头，那小皮夹上有你的姓名的开首字母。玛格丽特想要，已经把它拿走了。要是你一定要追回的话，我就去跟她要回来。”

“留在她那儿吧。”我有些口吃的说，想起了我曾经那么幸福地生活过的小村庄，想到玛格丽特特意留下我的一件东西作纪念，我心痛不已，感觉到热泪上涌。

要是这时她突然走了进来，我所有的报复欲望肯定会马上消散无迹，而且我也许会跪倒在她脚下的。

“而且，”普律当丝接着说道，“我以前可从未见过她现在这种状况：她几乎彻夜不眠，到处去跳舞，去赴宴，常常喝得大醉而归。最近一次赴夜宴归来，还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医生刚刚准许她起床，她又投入那种不顾死活的生活中去了。你要去看看她吗？”

“有这个必要吗？我是特地来拜访您的，因为我还没认识玛格丽特的时候就已认识您了，而且您对我一向很友好。承您帮忙，我才成为她的情人；也承您帮忙，我又不做她的情人了，事实不是如此吗？”

“啊！天哪，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来使她离开你，我相信将来

你是不会为此而怨怪我的。”

“我现在就已经是加倍地感谢您了。”我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这个女人一点儿也没看出来我在撒谎，我有点讨厌她了。

“你要走吗?”

“是的。”

“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我们何时再会?”

“很快就能再见面的。再见。”

“再见。”

普律当丝把我一直送到了门口，我回到家里，眼里含满了愤怒的热泪，心中膨胀着报复的欲望。

由此看来，玛格丽特跟别的青楼女子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她对我的爱情也根本抵挡不了旧日奢华生活对她的诱惑，根本抵挡不了宝马香车和美酒盛宴对她的诱惑。

一整夜我都无法入睡，想的就是这些。可是，要是我的内心能同我那伪装的外表一样冷静的话，平静地思考一下，我也许会看出来，玛格丽特是在用这种狂欢无度的生活摆脱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压抑一个难以忘记的回忆。

不幸的是邪恶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心灵，我一心思考的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折磨这个可怜的女人。

啊!当男人的某种自私的感情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会变得多么的渺小和卑鄙啊!

我遇见过的那个奥林普，可能是玛格丽特的好朋友，即使不是，起码也是她又回巴黎以后来往较密的人。奥林普正打算举行一次舞会，我想玛格丽特到时一定会出现的，于是就托人去弄到了一张请帖。

我心情痛苦地来到舞会现场时，那里已是热闹万分了。大家跳着舞，甚至还大声叫喊着。在一次四组舞里，我看见玛格丽特和 N 伯爵作为一对儿在跳。伯爵脸上露出了得意的表情，好像

是在炫耀给大家看，好像在无声地宣告：

“这个女人是我的！”

我靠着壁炉站着，正好面对玛格丽特，盯着她跳舞。她一看到我就显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我看着她，满不在乎地用手和眼睛向她打了个招呼。

当我想到舞会散场后陪伴她离去的将不是我，而是这个愚蠢的阔少爷时；当我想到他们回到她家时可能会干的那件事时，热血涌上头顶，我感到我有一种迫切的念头，要干扰破坏他们的情爱。

四组舞跳完以后，我去向女主人致意。她的线条优美的肩膀和半裸的迷人的胸脯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宾客们眼前。

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她的身材比玛格丽特还美。我跟她聊天时，玛格丽特好几次投向她的目光使我更相信了这一点。拥有这个女人做情人，可以同 N 先生一样得意。她的美貌也能够像以前的玛格丽特一样激起我的热情和欲望。

现在她还没有情人。想成为她的情人也很容易，只需有相当多的金钱摆在她面前，引起她的注意就行了。

我决定了，一定要使这个女人成为我的情妇。

我开始扮演成一个求爱者的样子，和奥林普一起跳舞。

半个小时以后，玛格丽特脸色惨白，像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一样，穿上皮大衣，从舞会上离开了。

## 二 十 四

这就已经使她痛苦了，可我还觉得不够。我知道我能控制这个女人，于是我无耻地滥用了这种力量。

现在，我想到她已经辞世而去了，我常常在内心里问自己，上帝会不会宽恕我对她曾有过的这样残忍的伤害？

人声喧腾地吃完了夜宵之后，赌博开始了。

我坐在奥林普的身边，大胆地投下赌注，引起了她的注意。不一会儿，我就赢了一百五十或二百金路易，我把它们堆在面前，吸引了她灼热贪婪的眼光。

只有我一个人并非全身心投入地在赌钱，我一直在留心她。那天夜里我一直是赢家，还把钱给她作赌注，因为她输光了面前的钱，没准儿她把家里的钱也全输光了。

凌晨五点钟时赌局才散场。

我赢了总共三百金路易。

赌客们都已下了楼，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后面，谁也没发觉这一点，因为这些人里没有我的朋友。

奥林普亲自掌灯，在楼梯口照明，我正要像大家一样下楼时，突然又转身走向她，并说道：

“我一定得跟你谈谈。”

“明天再说。”她说。

“不，现在就得谈。”

“您要跟我谈什么呢？”

“等一会儿你自然就知道了。”

于是我又走进了房间。

“你输光了。”我说。

“是的。”

“你把家里的钱也全输光了吧？”

她吞吞吐吐地不说话。

“说实话吧。”

“好吧，是这样的。”

“我赢了三百金路易，全在这儿了，如果你同意我留下来，这就是你的了。”

边说话，我边把金币扔在桌上。

“为什么要提出这种要求？”

“天哪！因为我爱你呀。”

“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爱着玛格丽特，你想用做我的情人这个手段来报复她。先生，你别想欺骗我这样的女人，谁也别想骗我。可惜，我这么年轻，又很漂亮，接受你要求的那种角色是不应该的。”

“那就是说你拒绝了？”

“是的。”

“你愿意不收钱来白爱我吗？那样的话我会拒绝的。亲爱的奥林普，你想，我可以派一个别的什么人来替我把这三百金路易交给你，并转达我刚才说的要求，那你就一定不会拒绝的。可我愿意直接跟你交涉。不要拒绝我吧，不要去猜测我这么做的因由；告诉你自己，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个美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一点儿不奇怪。”

玛格丽特跟奥林普一样，也是个由男人出钱供养的妓女，可是，在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却没有胆量对她说出我刚才对奥林普说的那些话。那是因为我真心实意地深爱着她，因为我感觉到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纯真善良的天性；而眼前的奥林普是没有这种天性的，甚至就在我跟她谈这场生意时，我还是感到了她的令人厌恶，尽管她确实艳光四射。

当然，她最后还是全盘接受了。中午我离开她的家时，已经成了她的情人。但我从她的睡床上起身时，却丝毫没有在脑海中留下什么温柔缱绻的回忆；因为她只是为了我扔下的那六千法郎，才职业性地跟我缠绵了一阵儿，说上些情话。

然而也会有些别的人愿意为这个女人倾家荡产的。

从这一天开始，玛格丽特被我害得时时都陷在痛苦中。奥林普出于您一想就明白的原因与她断绝了交往。我给这个新情妇买了马车和首饰，我常参加赌博，凡是爱上了像奥林普这样的女人的男人会干的事，我全干了。不久，我的新爱情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即使是普律当丝这样的人也相信了这件事，认为我已经把玛格丽特完全忘在脑后了。而玛格丽特自己呢，我想也许她早已洞悉了我的动机，也许她也跟别人一样被表面的假象给骗住了，她总是用端庄严肃的表情来应付我每天每时对她的精神刺激。但她显出了痛苦的神情，因为我无论在何处看到她，都能发现她的脸色日趋一日地苍白，神情也日趋一日的抑郁。我对她因爱之深，也恨之切，竟然把她的痛苦当做我快乐的源泉。有几次在我用卑鄙的行为无情地折磨她时，我看见玛格丽特用满含哀求的眼光望着我，以致我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惭愧，几乎要冲过去请求她的原谅了。

但这种惭愧快得像闪电一样，转眼就消失了。奥林普最终也把自尊心扔到了一边。她知道只要她不断地伤害玛格丽特，我就会给她她想要的东西。她总是唆使我去为难玛格丽特，自己也一有机会就对玛格丽特施加侮辱，像所有背后有男人撑腰的女人一样，她的卑劣行为层出不穷。

玛格丽特终于不再参加任何舞会，也不再到剧院去看戏了，因为害怕遇到我和奥林普。于是我们就用匿名信来替代面对面的侮辱行为，我挑拨我的情妇去四处宣扬些下流无耻的丑事，而我则把这些丑事全都安在玛格丽特名下。

只有完全陷入疯狂的人才做得出这样可耻而残酷的事。我就像喝了一肚子烈酒的醉鬼一样精神亢奋，动手去犯罪，脑子里却茫然无知。而在这一切事件当中，我又承受着极大的悲痛。面对我的这种种行径，玛格丽特表情冷静镇定，不含丝毫蔑视；态度端庄凝重，不含丝毫鄙薄。她的这种做法令我觉得她比我更高尚更体面，这更使我增加了气恼。

一天晚上，奥林普不知上哪儿去，在那里偶遇玛格丽特。这次玛格丽特没有让这个侮辱她的笨女人得逞，以致奥林普做出了退让。奥林普怒冲冲地回家了，而玛格丽特却晕倒在地，被人抬走了。

奥林普回到家，马上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她说玛格丽特趁着她单身一人的机会报复她，因为她做了我的情妇。她要求我必须给玛格丽特写信，告诉她无论我在场与否，她都必须得对我所爱的女人保持尊重。

不说您也猜得到，我答应了她的要求。我在信里写了些我所能想到的全部的讽刺话、侮辱话和尖刻的话。当天我就寄出了信。

这次对她的打击太重了，这个不幸的女人不会再隐忍下去了。

我想她会给我回信的，于是我一整天呆在家里等着。

下午两点钟左右，有人拉响了门铃，我看见普律当丝走进来了。

我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她所为何来。可这一天迪韦尔努瓦太太脸上没有一点笑意。她很激动地对我说，自从我重回巴黎以后，也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星期以来，我不放过一次折磨玛格丽特的机会，变本加厉地残酷对待她，害得她终于病倒了，昨天发生的不快和今早我的信，使她卧病在床，无力起身。

总之，玛格丽特没有对我表示怨责，反而是托普律当丝来向我求情，告诉我她再也承受不了我对她的打击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她都无力再承受什么了。

“戈蒂埃小姐把我从她家里赶了出来，”我对普律当丝说，“那是她的权利。但是我决不能允许她借口那女人是我的情妇来侮辱我所爱的女人。”

“我的朋友，”普律当丝对我说，“你受了一个又没心肝又没脑子的女人的影响。你爱上了她，这没什么不对的，可这不能成为折磨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女人的理由。”

“让戈蒂埃小姐把她的 N 伯爵给我赶走，我就罢手。”

“你知道她是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亲爱的阿尔芒，让她安静几天吧。要是你看见了她，你会为你这几天对她的所作所为感到

愧疚的。她脸无血色，咳个不停，已经没几天好活了。”

普律当丝把手伸给我，又说道：

“去看看她吧，你的到来会使她高兴的。”

“我不愿意碰见N先生。”

“N先生决不可能在她家里。她对他实在受不了。”

“要是玛格丽特真的想见我，让她来找我好了，她知道我住在哪儿。但我是不会再踏上昂坦街一步的。”

“那么你能好好接待她吗？”

“当然。”

“那好吧，我敢肯定她会来的。”

“让她来好了。”

“你今天会出去吗？”

“我整个晚上都在家。”

“我去跟她说。”

普律当丝走了。

我根本没给奥林普写信告诉她我不去她那里了。对这个女人我一向毫不在乎。一星期里我也难得陪她过一次夜。我想她会到林荫道上随便哪家剧院的男演员身上去寻求安慰的。

我出门去吃晚饭，几乎是转眼即返。我吩咐所有的炉子都生上了火，又把约瑟夫打发走了。

等待着的这一个小时中，我百感交集，难以平静，这种种感受真无法向您一一讲明。快到九点钟时，门铃响了，我的种种感受归结成了难以自持的激动，以致我只得扶着墙去开门，以免双腿发软，倒在地上。

幸好前厅里光线昏暗，我脸色的变化被隐匿起来了。

玛格丽特进来了。

她一袭黑衣，面纱垂拂。我几乎认不出来那面纱遮掩下的面孔。

她走进客厅，掀开面纱，脸色苍白得像大理石一样。

"我来了,阿尔芒,"她说,"你想见见我,我就来了。"

她双手捂住脸,泪落如雨。

我走到她身旁。

"你怎么了?"我说,声调都变了。

她哭得说不出话来,紧握住我的手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稍微平静了一些,对我说:

"你害得我好苦,阿尔芒。我可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

"没有吗?"我苦笑着反问她。

"我对你所做的那件事是为处境所迫。"

我不知道您以前是否体验过,或者将来是否会体验到,我这次又见到玛格丽特之后的复杂感受。

上次她来我的家时,就坐在她现在坐着的地方。但是从那时起,她就成为了别人的情妇。亲吻她的双唇的人不是我,而是别的人。可我这时又无法控制地把嘴唇靠向她的双唇。我觉得我仍在爱着她,甚至比以前爱的更深。

可我无法谈及我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玛格丽特猜透了我的心思,因此她接着又说:

"我今天来打扰你,阿尔芒,是因为我要求你两件事:请原谅昨天我对奥林普小姐的无礼的话;还有,请你放过我,不要再做什么你可能已经准备好要打击我的事了。自从你回到巴黎以来,无论你是有心还是无意,你都已经深深地伤害了我。如果说到今天早上为止我已承受了深创巨痛的话,那么现在我连这些痛苦的四分之一都再也承受不住了。你会可怜我的,对吗?你会明白的,正直善良的男人还有很多更高尚的事要做,是不会报复我这么一个穷困潦倒、疾病缠身的女人的。啊,你摸摸我的手吧。我还在发烧呢,我从病床上下来不是到你这儿乞讨友情,只是请求你不要再理睬我了。"

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真得烫的厉害,这个可怜的女人在

丝绒外衣的包裹里全身颤抖着。

我把她坐着的扶手椅推到火炉近旁。

“你以为我就没有痛苦吗？”我说，“那天夜里，我先是在乡下等你，然后又跑到巴黎来寻找你，可我在巴黎只找到这封信，它把我都快逼疯了。

“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我呢，玛格丽特，那时我对你的爱是多么的深啊！”

“别说这个，阿尔芒，我这次来不是为了说这个。我只希望你不要把我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我还想再握握你的手。你有一个年轻美丽的情妇，听说你也很爱她，祝愿你跟她的生活美满幸福，把我忘了吧。”

“那你呢，你肯定很幸福了？”

“我的模样像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吗？阿尔芒，你应该比谁都了解我的痛苦是为了什么，以及这痛苦的深度，不要再嘲笑我的痛苦了吧。”

“就算真的如你所说，是陷在痛苦里的，要改变这种痛苦的状况，只要看你自己的决定就行了。”

“不是的，我的朋友，环境是不能屈从于我的意志的。你可能以为我是屈从了一个妓女想要享乐的天性，实际不是这样的，我屈从的是一种严肃的需要和某个重要原因。以后总会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些的，你也会因此而原谅我。”

“为什么你不能今天就告诉我呢？”

“因为即使我现在告诉了你，我们也无法鸳梦重温，而且还会使你疏远了你不应该疏远的人。”

“你是指什么人？”

“我不能告诉你。”

“那你就是在说假话。”

玛格丽特站起来走向门口。

我不由得在心里拿这个脸无血色、泪落如雨的女人和当初

那个在歌剧院嘲笑我的狂荡不羁的姑娘作比较，她的这种默默无语却富有感染力的痛苦使我无法保持镇定和漠然。

“你不要走。”我在门口拦住了她。

“为什么？”

“因为，虽然我受到你如此对待，可我仍然爱着你，我要让你留下。”

“为了明天再赶我走，对吗？不，这决不行！我们两个人已经缘尽于此，无法再续了；要不然你也许会看不起我的，而现在你还只是在恨我。”

“不，玛格丽特，”我大声叫喊着，感到自己一见到这个女人，所有的爱情和希望都苏醒了，“不，我会忘掉这一切不快的，我们会仍像昔日互相以身相许时那样幸福的。”

玛格丽特摇摇头，表示对此言的怀疑，她说：

“我不就是你的奴隶，你的狗吗？你想对我怎么样都可以，占有我吧，我是属于你的。”

她脱了外衣和帽子，一股脑扔在沙发上，突然解开了裙子上衣的褡扣，因为她的病常常有一种反应，血从心口直涌上头，使她喘不过气来。

然后是一阵嘶哑的干咳。

“叫人去跟我的车夫说一声，”她说，“把马车赶回去。”

我亲自下楼去跟车夫说的。

我回来时，只见玛格丽特躺在炉火前面，冷得牙齿直打架。

我把她拥在怀中，替她脱衣服，她静静地躺着，全身冰凉，我抱她上了床。

然后我坐在她身边，希望用我的爱抚使她得到温暖，她沉默着，冲我微笑着。

噢！这是一个特别而奇妙的夜晚，玛格丽特好像把全部生命都倾注在她给我的热吻中了。我对她的爱是那么热烈深挚，以致在我极度亢奋时曾有过杀了她的念头，这样她就永远不会再属

于别的男人了。

如果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像这样似的爱上一个月的话，恐怕这个人就只剩下一具空空荡荡的躯壳了。

天亮了，我们俩醒了过来。

玛格丽特面无血色。她无言地躺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滚滚而落，像宝石一样在她脸颊上闪着光，她累得已经没有力气的双臂好几次试图来拥抱我，却又颓然落在床上。

一时间我觉得我可以忘掉离开布吉瓦尔以来发生过的一切，我对玛格丽特说：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我们一块儿离开巴黎吧。”

“不，不行，”她几乎是满含恐惧地说着，“那样的话我们的将来会陷入不幸的，我是无法再为你的幸福出什么力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是你的奴隶，你想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无论白天还是夜里，你只要想要我了，你就可以来找我，我是完全属于你的，但请你不要再把我们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否则我们都会倒大霉的。

“目前的我还可以算得上是有几分姿色的，你好好享用吧，但是不要再对我有什么别的要求了。”

她走了，我感到了寂寞、孤独，还有几分恐惧。她已经走了两个小时了，我还呆坐在她曾经躺过的床上，望着枕头上她的脑袋留下的皱痕，思索着处身在爱情和忌妒之间的自己该怎么办。

五点钟，我去了昂坦街，可心里并不清楚自己的动机和目的。

拿尼纳给我开了门。

“夫人没法儿接待您。”她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么？”

“因为 N 伯爵正在这儿，她说不要放任何人进入。”

“是这样，”我嘟嘟哝哝地说，“我忘了。”

我像个喝醉了的人一样回到了家，你能想像得到我在那妒

嫉得发狂的一瞬间干了些什么吗?就是这一瞬间,让我干了一件卑劣无耻的事,你能想到吗? 我想着这个女人在作弄我,我想像着她正跟伯爵两个人在说着情话,说的话跟她昨晚讲给我听的一模一样,还不许别人进去打扰他们。于是我取出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写了一张便条给她一并送去了。

> 今早你走得过于匆促,以致我忘了付钱。这是你的过夜费。

这封信一送出去,我就出门了,好像是想逃避因做了这件可耻之事而产生的内疚心理。

我到了奥林普家,看见她正在试衣服,只有我们俩人在屋里时,她就唱些黄色小曲给我解闷。

这个女人真是个典型的不知羞耻、没有良心又没有聪明才智的妓女,至少在我眼中她是这样的,因为没准儿也有别的男人会跟她一起拥有美妙的爱情梦想,就像我跟玛格丽特曾拥有的那些梦想一样。

她问我要钱,我给了她,于是就可以脱身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家。

玛格丽特没有给我回信。

我不说您也明白,第二天我是怎样激动不安地度过的。

六点半时,有个仆役给我送来了一封信,信封里只有我写的那封信和那张五百法郎的钞票,除此之外没有片语只字。

"谁给你这封信的?"我问他。

"是一位夫人,她和她的佣人一起去布洛涅[1] 了,她告诉我要等车子开出院子之后才能把信交给你。"

我连忙跑到玛格丽特家里。

---

[1] 布洛涅:法国第一大渔港,靠近英吉利海峡,又译作布伦。

“小姐今天晚上六点钟就出发去英国了。”看门人说。

我再也没有留在巴黎的理由了，不管是恨还是爱，都没有了。承受了这一系列打击之后我已是身心疲惫。我的一个朋友此时要去东方[①]旅行，我就对父亲说想跟他一块儿去；我父亲把汇票和介绍信给了我。过了八九天之后，我在马赛[②]登上了轮船。

在亚历山大[③]，我从一个大使馆的随员那儿了解到这个可怜的姑娘一病不起的消息。我还是在玛格丽特家里见过他几次。

后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回了一封，我是在土伦[④]收到这封回信的，你已经读过了。

于是我即刻返回了，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现在你只要读一读这些日记就行了，这是朱丽·迪普拉交给我的，它们会把我刚才讲的故事补充完整的，它们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二 十 五

阿尔芒说了那么久，边说边哭。他累坏了，把玛格丽特的亲笔日记交给我之后就双手抚额合上了眼睛，可能是在想心事，也可能是想小睡一会儿。

不久，他就发出了一阵有点急促的呼吸声，看来是睡着了。可这只是很浅的睡眠，稍微有点声响就会惊醒他的。

下面就是我所看到的日记的内容，我完全照原样抄录了下

---

① 东方：对西欧东边的一些国家的泛指，可分为远东、中东、近东。阿尔芒到的是埃及，应是近东。

② 马赛：法国南方一个港口。

③ 亚历山大：埃及的一个重要港口，第二大城市。

④ 土伦：法国南方的军港，在地中海沿岸。

来：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已经病倒三四天了。今天我没有起床。天色阴沉沉的。忧愁占据着我的心。身边空无一人。我真想念你，阿尔芒。你呢，当我在写着这些字的时候，你又身处何方？听人说你已离开巴黎，去向一个很远的地方了，也许你已经把玛格丽特这个人忘记了。无论如何，我祝愿你生活幸福，我这一辈子仅有的一些欢乐日子都是拜你所赐。

我要跟你解释清楚我所做的那件事的原因，我再也无法抑制这个念头了。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你，但以我这样的身份写的信，也许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除非死亡以它所独有的不寻常的力量而使这封信神圣化，或者除非这不是一封寻常的信，而是一篇忏悔书。

我今天病得很厉害。也许这场病会夺去我的生命，因为我一直都预感到我不是个长寿的人。我的妈妈就是死于肺病，而我迄今为止所过的那种生活对我的病是有害无益的——我的病是妈妈留给我仅有的一点遗产了。我不愿意在你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时默默地就此告别人间，我希望你了解这一切并对此表明你的态度。如果你还在心里记挂着那个你曾经爱过的可怜的女人，如果你会回来，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的。

下边就是我给你写的那封信，我为了给我的辩解提供一个新的证据，甘心情愿地又写了一遍：

阿尔芒，你还记得吗，你父亲的突然来临使住在布吉瓦尔的我们非常惊恐；你还记得听到他来临的消息时我那压制不住的恐惧吧，你还记得那个夜里，你曾把你和他之间发生过的争执讲给我听吧。

第二天，你去巴黎找你的父亲，却怎么也等不到他的身影，正在此时，却有一个人送来了一封迪瓦尔先生写给我的信。

我把这封信也一起寄给你看，它的语气极为严峻，要求我第

二天一定要找个借口让你离开家，因为你父亲要来找我；他想跟我说几句话，还特别说明了此事要对你保密。

你没忘记吧，你当天回来以后，我用了最坚决的态度敦促你次日再到巴黎去一趟。

你刚离开有一个小时，你父亲就到了。他那严肃的表情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我也不必再跟你再讲述了。你父亲非常守旧，坚持认为妓女都是坏心肠的人，又缺乏才智，就像一台剥削金钱的机器一样，钢铸铁造，随时随地都会把向她递来东西的手辗断，残忍冷酷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保养她和利用她的人一起毁掉。

你父亲没来时所写的信很得体，请求我同意在家里接待他，可他来了以后态度却非常不客气。刚开头说的几句话就已经非常骄横无礼，甚至暗含威胁的语气。我不得不让他弄清楚这一点，这是我的家，我只不过是因为真心地爱着他的儿子，才乐意于告诉他我的生活经历。

迪瓦尔先生这时才稍稍平静了一些，但他还是跟我说，他不能允许他的儿子为了我而变成一个穷光蛋；他说我确实很美，可无论我多美，都不应该用美色换取这样豪华奢侈的生活，并为此毁掉了一个年轻人的辉煌前程。

要回答这些话只有一个办法，对吗？那就是摆出反驳的证据。我做了你的情人之后，既要对你保持忠贞，又不能索要你的经济能力无法支付的巨额钱款，为此我作了大量牺牲，而且毫不后悔。我拿出了一些东西的当票，还有一些不能当的东西我就给卖掉了，所以还拿出了买主的收条。我告诉你的父亲，我已经决定了要变卖家具来清偿债款，我要与你厮守在一起，但我决不会增加你的经济负担。我把我们的幸福向他描绘了，包括你对我描绘过的那些更加平和愉快的未来。他终于被这些事实说服了，他向我伸出双手，请求我原谅他刚才的无礼。

接着他说道：

“那么，夫人，我将不再责备和威胁您，但我要恳求您，希望您能做出进一步的牺牲，比您已经为我的儿子所做出的更大的牺牲。”

这个开场白使我颤抖不已。

你的父亲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用亲切的语气说：

“我的孩子，你不要把我下边要说的话往坏里想，可是你要知道，生活有时会对心灵提出些残酷却又必须服从的要求。你心地善良，性情宽容，这是很多女人都不具备的好品德，或许她们会看不起你，可她们都不如你。只是你要想想，一个人除了情妇，还有家庭，除了爱情，还有责任，富于激情的年龄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稳重成熟的年龄。到了那时，一个人若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就必须有一个稳定而又尊贵的地位。我的儿子家产很少，可他却要把他母亲的一点儿遗产全都转让给你。就算他暂时接受了你将要做出的牺牲，他也会为了荣誉和尊严的缘故以这笔财产的转让作为对你的报答。你有了这笔财产，就能一生过着充裕的生活。而他却决不会接受你的牺牲的，因为人们不了解你，会认为他接受你的牺牲必然是有一个不光彩的原因，这会使我们的家门蒙羞。人们是不会考虑阿尔芒对你的爱情和你对他的爱情的，人们也不会考虑他是否从彼此的相爱中获得了幸福以及你是否已弃业从良了。人们只会注意一件事，那就是阿尔芒·迪瓦尔竟然能忍受一个被别人供养的妓女——我的孩子，请原谅我不得不直说这些话——为了他而变卖她所有的东西。接下来的日子会充满了怨责和懊悔，你相信我的话吧，你们俩，还有别的人都无法逃过这些的。你们俩人会被一条铁链锁住，永远也无法砸碎。到那时你该怎么办？你的青春年华白白流走，我儿子的前程也被毁掉了。而我呢，作为一个父亲，我本希望得到两个孩子的报答，却只能有一个孩子来报答我了。

“你还这么年轻，又拥有美貌，生活会对你有所抚慰的；你又这么品德高尚，将来你回忆往事时，会感到这件好事能弥补你以

前的许多过错。阿尔芒自从这半年多认识你以来，已经把我给忘记了。我给他写了四封信，他一封也没回。也许我死了他都还不知道呢！

“阿尔芒爱你爱得那么深，不管你怎么决心告别以前的生活，他也不会因自己经济拮据而甘心让你过离群索居的生活的，而且那种生活跟你的姿色也一点儿都不相配。到了那时候，天知道他会去做什么事！我知道他在赌博；我也知道他是瞒着你的，但是他很有可能在一时狂热中把我积攒多年的资财输掉一部分。这些财产是我积攒下来准备给女儿办嫁妆的，也准备留给阿尔芒，以及给我自己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岁月的，当然，还要应付一些意外发生的需要用钱的事故。

“还有，你能肯定你不会再被那种你已为他而告别了的生活吸引吗？你爱着他，可你能肯定自己真的不会再爱上别的男人了吗？要是随着岁月一天天地流走，对事业的梦想代替了对浪漫的爱情的渴望，而你们的关系却成了你的情人不可摆脱的锁链，你却无法安慰他，到了那时，难道你不会为此而痛苦吗？请你认真考虑一下吧，夫人，你爱阿尔芒，请你用这仅有的一种方式向他证明你的爱吧：为了他的前程而牺牲你的爱情。现在什么不幸的事都尚未发生，但以后是难以避免的，也许其不幸程度比我所预言的还要严重得多。阿尔芒也许会对某个爱过你的男人产生妒嫉心，他也许会去向他挑衅，甚至会去决斗，直至被杀死；你想一想吧，到了那个时候，他的父亲来问你宝贝儿子的近况，你如何面对这个做父亲的人，你又将多么地心痛肠断啊！

“总之，我的孩子，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一切，因为我还没跟你说完呢，请你听一听我到巴黎来的原因吧。我刚才跟你提到过我有个女儿，她年轻，又美貌，像个天使一样纯洁。她现在正跟一个男孩子谈恋爱，跟你一样，她把这份爱情当做她终生所系的美梦。我写信告诉了阿尔芒这件事，可他整个心神都倾注在你的身上，根本就没有给我回信。这是真的，我的女儿已经快要举行婚

礼了。她的心上人是她真心爱着的，出身于一个有身份的家庭，这个家庭要求我们家的一切也符合这个身份。我未来的亲家听说了阿尔芒在巴黎的所作所为之后，来通知我说他将考虑退婚，如果阿尔芒继续这样荒唐下去的话。你的手里掌握着一个年轻纯洁的女孩的命运；她可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有负于你的事，而且她有资格对美好的未来满怀希望。

“你觉得你有权利，有勇气来下手断送她的前途吗？看在你的爱情和你悔过自新的份上，玛格丽特，请你把我女儿的幸福还给我吧。”

听着他的种种想法，我的朋友，我的泪水默默地流淌着。我以前也一直这么想，现在听到你父亲亲口讲了出来，这就更证实了这些想法的严峻和现实性。我想像得到你父亲多次到嘴边却始终没敢讲出口的话：不管怎么说，我的身份只是个妓女而已，无论我如何说明我们的关系，这些话听起来总像是自私的小算盘；我过去的名誉使我没有资格对将来拥有美好的梦想，我的习惯和名誉无法作出任何担保，我必须承担起责任来。可是，我是多么地爱你啊，阿尔芒。你父亲跟我讲这些时那种慈爱的态度，他在我心中激发的那份圣洁的感情，这个正直的老人将要给予我的那份尊重，以及以后你获知真情后对我将有的尊重，所有这些在我心中唤起了高尚的道德感。这种感觉使我觉得自己形象变得高大起来，甚至有了一种圣洁的自豪感，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当我想像到会有那么一天，这个为了儿子的前程而向我提出恳求的父亲会让他的女儿在祈祷时也诵念我的名字，就像诵念一个神秘的好友的名字一样，我感到自己像获得了又一次新的生命，我为自己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这一刹那的激动情绪也许夸大了我的感受的真实性，但我那时确实是如此想的。朋友，这些崭新的感受使我可以暂时抛却我们过去共度的幸福生活给予我的那些犹疑和拒绝。

“好吧，先生，”我擦拭着自己的泪水对你父亲说，“你相信我

对你儿子的爱情吗？”

“完全相信。”迪瓦尔先生说。

“是一种无私的爱情吗？”

“当然。”

“你相信我曾经把这份爱情看做是我生活中的希望、梦想和对过去的追悔吗？”

“完全相信。”

“那么先生，请吻我一下，像吻您的女儿一样吻我一下吧，我可以向您保证，您的这个我从未得到过的真正圣洁的亲吻将给我力量和勇气来对抗我的爱情，一周之内，您的儿子就会重返您身旁，也许他会痛苦一阵子，但这些痛苦会过去的，他以后永远也不会再承受这样的痛苦了。”

“你真是一个高尚的女孩，”你的父亲亲吻了我的前额，他说，“上帝也会对你的所作所为表示感谢和赞许的。但是，我怕我的儿子是不会允许你如此做的。”

“啊！你可以放心，先生，他会痛恨我的。”

我们之间不得不筑起一道障碍，你我都无法逾越的障碍。

我给普律当丝写了一封信，通知她我同意 N 伯爵先生的要求，并且让她去转告伯爵，我将跟他们俩一起去吃夜宵。

我把信封好，没有告诉你父亲里边写了些什么，只是请他回巴黎时让人按信封上的地址送去。

但他还是问了我信的内容。

“是您儿子的幸福。”我回答说。

你的父亲又给了我最后一个吻。我感觉到他在我额上留下了两颗感激的泪珠，这就好像是在给我过去的错失做洗礼一样，我刚刚才同意委身于另外一个男人，可我一想到这个新的错失将为我赎回什么，我就骄傲得如浴春风。

这是相当自然的，阿尔芒，因为你曾经告诉过我，你的父亲是这世界上最正直的人。

迪瓦尔先生坐上马车走了。

可我毕竟只是一个女人，当我又一次见到了你，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哭了，但我没有退缩。

我这么做是正确的吗？今天我病得卧床不起了，也许只有死亡才能让我离开这张床，我就这么躺在床上，反问着自己。

我们那命中注定的分离越来越近了，你是亲眼看到过我的痛苦的。你的父亲已经走了，无法再做我的精神支柱了，有那么一刹那，我几乎忍不住要告诉你这一切了，可一想到你以后也许会恨我，会轻视我，我心里就充满了恐惧。

有件事说了你可能不信，阿尔芒，那就是我曾向上帝祈求勇气和毅力，而他赐给了我，这说明上帝也是赞成我这么做的。

即使在那次吃夜宵时，我依然需要帮助，因为我不想知道我将要干的事情是什么，我是如此害怕自己会丧失所有的勇气！

谁又能够想到，我玛格丽特·戈蒂埃，竟会为了想到又将有一个新的情人而陷入如此巨大的痛苦之中呢？

我拼命地喝酒，企图用醉来忘记一切。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伯爵的床上。

这就是所有的事实，我的朋友，请你评判吧，请你原谅我吧，就像我已经原谅了你，以及从那天以后，你加诸于我身上的全部痛苦一样。

## 二十六

决定我们的命运的那一夜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你跟我一样清楚；可是我们分别后我所承受的痛苦却是你毫无所知，也根本无法想像得到的。

我知道你父亲带你离开了巴黎，可我不相信你能长时间地离开我而若无其事地生活下去，那天在香榭丽舍大街碰到了你，

我很激动，但却并不吃惊。

接下来的一连串的日子里，你每天都要想尽办法来侮辱我，这些侮辱我几乎是带着快乐的心情接受的，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做是因为你内心里仍然爱我，而且，你现在越是变本加厉地折磨我，等将来真相大白时你就会越发地尊重我。

不必为我这种甘心牺牲的精神感到惊奇，阿尔芒，你给我的爱情使我的心灵向着高尚敞开了心门。

可我并非是骤然间就如此坚强的。

在我为你作牺牲和你重返巴黎以前的一段日子里，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变得疯狂，为了能在我所投身的那种生活中忘记一切，我不得不采取了让肉体疲惫不堪的做法。普律当丝跟你说过这些，对吗？我把每一天都当做狂欢节，到处去参加舞会和盛宴，从不放过每一次机会。

我这样玩命地纵情欢乐，是希望自己可以早一天死去；而且，我相信这个希望很快就能实现，我的身体每况愈下。那次我请迪韦尔努瓦太太去向你求情时，我的身体和心灵都已濒临崩溃了。

阿尔芒，我不愿意对你提起往事，在我最后一次向你表白我的爱情时，你是如何对待我的，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来凌辱我，把我赶出巴黎的。这个快要死去的女人无法抵抗你的声音的力量，你向她要求一夜欢爱，而她就像一个失去理智的傻子一样，竟以为这个夜晚可以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阿尔芒，你有权做你所做的事，别人给我的过夜费，可并不总是像你给的那么高！

于是，我丢下了一切，N 先生的身边由奥林普将我替代了，听人说她已经把我离开巴黎的真实原因告诉他了。G 伯爵在伦敦，他这一类人总是把跟我这样的女人之间发生的感情只看做是一种愉快的消遣。他跟他的旧日情妇总是保持着朋友般的关系，也不怀恨也不妒嫉，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有钱有地位的男人，只把心灵的一个小角落向我们打开，但他出钱倒挺大方。我马上

就想到了他，就去投奔他，他接待我时倒是很亲切，但他已经有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做情妇。他怕我们之间的关系传出去会破坏了他的新爱情，就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几个朋友。他们请我去吃夜宵，然后其中一个人就把我带走了。

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的朋友。

自杀吗？这会使你那本应幸福快乐的生活添上一道内疚的阴影，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再说了，我已经走到了生与死的交界处，还用得着自杀以求死吗？

我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一个没有思想的东西，就这样行尸走肉一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回到了巴黎，打听你的消息，这时才知道你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我失去了一切支持，我的生活又回到了两年前刚认识你时那样，我曾想把公爵再唤回我身边，可我以前伤他的心伤得太重了，而且老年人也都没什么耐心，也许是因为他们已感觉到老和死对他们的威胁。我的病体一日重似一日，脸色煞白，心情忧伤，一天一天地憔悴下去了，那些用钱来购买爱情的人在买货之前总是要先验验货的。巴黎到处都有比我健康、比我丰满的女人，大家似乎已开始忘记我了，这就是到今天为止所发生的全部事情。

现在我彻底病倒了。我已经给公爵写信要钱，因为我已不名一文，债主纷纷上门讨债，他们手持借据，一个个都是那么冷酷，毫无慈悲心肠地向我逼索债款。公爵会不会回信给我呢？阿尔芒，你怎么能不在巴黎啊！要是你在巴黎，要是你来看看我，我该得到多么温暖的抚慰啊。

十二月二十日

天气特别糟，还下了雪，我独自在家，整整发了三天高烧，一个字也没给你写。什么消息也没有，我的朋友，每天我都怀抱希望，以为能收到你一封信，可是没有，而且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的。只有男人才会这么铁石心肠，不愿意原谅别人。公爵也没有回

音。

普律当丝又开始往返于当铺了。

我一直在咳血。啊！要是你见了我，肯定会心里难受的。你现在正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感受着幸福，而我却是被冰天雪地的严冬紧压着胸口。今天我起床了一小会儿，站在窗帘后边看着窗外的巴黎，我已经永远不会再过这个巴黎的生活了。我看见有几个熟悉的面孔正在步履匆匆地走过大街，他们都满面春风，乐观潇洒，谁也没有抬起头来朝我的窗口望上一眼。不过也有几个小伙子来问过我，还留下了名字。我记得以前，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你也曾经每天早上都来打听我的病体如何，那时我什么都没给过你，只是在初次见面时给了你一次相当无礼的接待。现在我又病了，而我们则已经相守过六个月，我已经把所有的爱情都给了你，那是一个女人心里所能拥有的全部真情。而你正处在远离我的地方，你在责骂我，你不给我一句表示安慰的话。但我始终坚信，你对我这样的遗弃是出于命运的捉弄，只要你还在巴黎，你是决不会离开我的房间和病床半步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的医生不让我天天写信。因为对昔日的回忆会增高我的热度。可是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它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它所传达的感情要比它带来的物质援助更令我兴奋和喜悦。所以我今天要给你写信。这封信是你父亲写的。内容如下。

夫人：

我刚刚获知你生病了，如果我现在在巴黎，我会亲自去问候你的病体的；如果我儿子在我身边，我会让他去问候你的；可我无法从C城脱身，阿尔芒又身处遥远的地方，离这

儿可能有六七百法里[①]。请允许我写下了这封短信。夫人，请相信我是真心地为你的病而感到难过，我衷心祝愿你早日康复。

我的好朋友H先生将上你家里拜访，请你接待他。我托他代办一件事，并正在焦急地等待此事的结果。

给你我最尊重的敬意和最诚挚的问候。

这就是我收到的那封信，你父亲有一颗高尚的心灵，你一定要好好地爱他，我的朋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值得去爱的人是很少的，这张他签下了名字的信纸比什么名医的药方都更有效。

今天早上，H先生来了，迪瓦尔先生托付给他的这件微妙的事似乎令他感到为难，他是专程替你父亲给我送来一千埃居的。刚开始我试图拒绝，但H先生说，如果这样的话迪瓦尔先生会很不快的，迪瓦尔先生叮嘱他一定要先把这笔钱给我，然后再为我提供我需要的其他帮助。我接受了这笔钱，它是你父亲送来的，不能算是施舍。如果你回来时我已经死了，请你让他看看我刚才写的那些谈到他的话，请转告他，收到他屈尊写下的慰问信的那个可怜的姑娘在写这几行字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而且她真诚地祈求上帝赐予他更多的幸福。

一月四日

我刚刚度过了一些非常痛苦的日子。我从不知道身体上的病痛会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啊！我过去的生活啊！今天它用了加倍的痛苦来报复我了。

我喘不过气来，每天夜里都得有人守护。我这可怜的一生剩下来的光阴就只能在说胡话和咳嗽中度过了。

餐厅里摆满了朋友们送来的糖果和各种礼物。这些人里，大

① 原文是采用法国古里，一古里约有四公里；此处是直译。

概还有那么几个希望我以后会成为他们的情妇。要是他们看到了我现在这副受控于病魔之手的模样,准会吓得惊慌四散。

普律当丝拿我收到的那些礼物去送礼了。

天气真冷,水都结成了冰,医生说要是天气能保持晴朗的话,再有两天我就可以出门去散散心了。

一月八日

昨天我乘马车出门了,天气真好。香榭丽舍大街人群熙来攘往,真是一个明艳的早春天气。周围是一派欢乐的过节气氛。我从未想到过我还能出门,还能在阳光下重新找到旧日的那些欢乐、温馨和安慰。

我几乎看到了所有的熟人,他们还是那么眉开眼笑,忙于寻找各种欢乐。这么多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啊!奥林普坐在一辆N先生送给她的豪华马车里经过我身旁时,她一直用她的眼光来向我投注侮辱。可她根本就不明白,我早已没有什么无聊的虚荣心了。有一个我以前就认识的善良的年轻人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一起去吃夜宵,他说有一个朋友很想认识认识我。

我一脸苦笑,把我烧得滚烫的手伸给他。

我从未见过这样惊恐的脸色。

我四点钟时回了家,吃晚饭竟感觉到相当有胃口。

这趟出门对我真是大有裨益。

要是我还能痊愈的话,那该多好啊!

有些人前一天还感到灵魂孤苦伶仃,在阴暗的病房里祈求自己快些辞世,但是当他们看到了别人幸福生活的情形之后,他们的心里竟然也燃起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之火。

十月十日

对健康的希望是一个白日梦。我又倒在床上了,全身抹着膏药,烫得难受。过去千金难买的身体,今天怕是一个子儿也换不

回来了！

一定是我们在上辈子做了太多错事，要么就是命运在下辈子为我们安排了无尽的荣华富贵，所以上帝才要让我们这辈子受尽折磨以赎罪孽，承受痛苦以作考验。

一月十二日

一直躺在床上，非常难受。

昨天N伯爵派人送了些钱来，我拒绝了。我不愿意要他的任何东西。就是他害得你远离我的。

哦！布吉瓦尔那些幸福的日子啊！它们如今在哪里呢？

要是我还能活着走出这间房子，我一定会去朝拜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座房子；可我觉得，除非是死了被人抬出去，否则我是无法再走出这个房间了。

谁知道明天我是不是还能拿起笔来给你写信呢？

一月二十五日

连着有十一个夜晚我都无法入眠。我觉得窒息，随时都以为我要死去了。医生吩咐他们不准我拿笔。贴身守护我的朱丽·迪普拉只允许我写简单几行。我死之前你真的不会回来吗？我们之间的爱情就真的永远这么完结了吗？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你一回来我就会痊愈似的。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一月二十八日

早上我被一阵喧嚣惊醒了。睡在我房里的朱丽急忙跑了出去。我听见有男人的声音，朱丽在和他们争吵。争吵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朱丽哭着回来了。

他们是来查封家产的。我对朱丽说让他们去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吧。执达吏连帽子都没有摘下就走进了我的睡房。他把所有的抽屉都打开了，看见什么就都记下来，对床上这个濒临

死亡的女人视若无睹——好在法律仁慈，还给我留下了这张病床。

临走时他总算说了几句话，告诉九天之内我如不服可以上诉，但他给我留下了一名看守！天哪，我该做些什么呢！这一幕又加重了我的病情。普律当丝要去跟你父亲的朋友请求帮助，我不允许她这么做。

一月三十日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你的信。我多么需要它啊。你还能及时收到我的回信吗？你还能再见我一面吗？今天可真是个幸福的日子，幸福得让我忘记了这六个星期里痛苦的煎熬。我觉得自己好像不那么难受了，虽然我写回信时还是忧郁伤感的。

总之，人是不会永远不幸的。

我又想，如果我不会死，你又回来了，我又看到了生机勃勃的春天，你对我深情依旧，我们相爱相依一如往日，我想这些都有可能发生，有可能的。

我真是疯了！我把这些白日做梦一样的痴言呆语写下来时，竟然有些激动地握不牢笔呢。

不管怎样，我都是深深地爱着你的，阿尔芒，要是没有了这份对爱的温馨回忆，要是没有了对重逢的渺茫的希望，我早就死掉了，这回忆和希望对我的生命是仅有的支持了。

二月四日

G伯爵回来了。他的情妇把他骗了。他很忧伤，因为他是爱她的。他到我家来过，把一切都跟我讲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也没多少钱了，但他还是付了些钱给那个执达吏，把看守打发走了。

我跟他说起了你，他答应我一定要通知你我现在的状况。说着这些的时候，我忘了我曾做过他的情妇，而他也尽量使我不再

想起这事！他真是个善良的人。

昨天公爵曾派人探问我的病况，今天早上他自己来了。我真不明白这个老头儿怎么能够依然活着。他在我身边停留了三个小时，总共也没说几句话。我那苍白的脸色使他流下了两行眼泪。我想他一定是又忆起了他女儿去世时的样子，因此伤心落泪。他就要看到她再死一次了。他弓腰驼背，低垂着头，嘴唇也向下耷拉着，双目黯淡无光。他那已经衰竭的身体背负着老迈和痛苦的双重重压。他没有埋怨我一个字。甚至可以说，他还对挣扎在病魔手掌中的我的这副模样暗自感到高兴呢。我这么年轻，却已在病痛的折磨下卧倒在床，而他却依然站立着，他看上去似乎为此颇感骄傲。

天气又糟糕起来了。没有人来看望我。朱丽尽她最大的努力来照顾我。普律当丝却已经开始找借口避免到这儿来了，因为她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从我身上拿到许多钱了。

尽管医生们众口一词地安慰我，我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死亡已临近了。现在有好几个医生来看我，这说明病情在恶化。我几乎有些后悔服从了你父亲的劝说，如果我能预料到我在你的将来中只能够占有一年的时光，那我怎么也不会离开你的，我愿同你共度这一年，那样我就能握住朋友的手死去了。不过，如果这一年我们能共同度过的话，我肯定不会死得这么快，这是真的。

让上帝来随意安排我们的命运吧！

二月五日

哦！来吧，来吧，阿尔芒，我难受得很，我马上就要死了，上帝啊！昨天我心里充满了悲伤，所以，我想到别的地方去过夜，怎么也不愿意继续留在家里，它毫无疑问地会像前一夜一样漫长沉闷。早上公爵来过。看到这个被死神疏忽了的老头子，我觉得我会死得更快。

尽管我高烧不退，我还是叫人帮我穿好衣服，乘车去了伏德

维尔剧院。朱丽在我脸上施了脂粉，否则真是僵尸出现了。我坐在第一次约你时的那个包厢里[1]，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天你坐的那个正厅前座里的位子，昨晚那儿坐了个乡下人，他一听见演员的插科打诨就肆无忌惮地大笑。我被送回家时已经死了一半了。我整整咳了一夜，不停地吐血。今天我话也说不出来，胳膊也难以活动。上帝啊！上帝啊！我要死了。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但我没想到会受到这样深重的痛苦，也许接下来的痛苦会比现在更厉害，真令人难以承受，如果……

从这儿开始，玛格丽特勉强写下的字都没办法辨认了，接下来的日记是由朱丽·迪普拉代写的：

二月十八日

阿尔芒先生：

自从玛格丽特坚持要去剧院的那天起，她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了。她已经彻底失音了，然后四肢也无法动弹了。我们可怜的朋友所承受的这种痛苦简直让人难以用言语描述出来。我从未经受过这样的情形，恐惧一直紧攫着我的心。

我多么希望你能陪在我们身边啊！她几乎从未停止过说胡话。但是无论是在昏迷中，或是偶尔的清醒中，只要她能说出几个字，就一定是在叫着你的名字。

医生说她活不了几天了。自从她病危以来，老公爵也不再来了。

他对医生说，看到这种情形他太伤心了。

迪韦尔努瓦太太人品真不怎么样。这个女人几乎一直是靠玛格丽特生活的，她以为能在玛格丽特身上刮到更多钱财。她欠了自己无力还清的债款。当她看到这个女邻居对她已毫无用处之时，她连看都不来看她一眼。所有的人都抛弃了玛格丽特。G

---

① 这实际上是第二次约会。第一次约会是在玛格丽特家里（见第八章）。

先生为债务所迫又逃到伦敦去了。临行前他给我们送了点钱，他已经尽了他的力量。可是又有人来查封家产了，债主们现在就等着她咽气了，那时就可以进行拍卖以偿债款。

我本来想用自己的一点微薄的钱财来阻止查封的，可是执达吏跟我说这是徒劳的，他还会执行别的有关的判决的。既然她就要死了，干脆就放弃了一切算了，没有必要替她的家庭保留这些东西。再说，她以前从来都不愿意见她那个家庭，也一点儿都不爱他们。你想像不到可怜的姑娘是死在怎么样的环境里的，外表上也许还显得奢华富裕，内里实际上已穷的一无所有。昨天我们就已经一个子儿都没有了。餐具、首饰、披肩全都当了，剩下的东西也或者被卖掉，或者被查封了。玛格丽特脑子还有些清楚，她知道她的周围发生了什么，她的肉体、精神和心灵都处在巨大的痛苦中。她的腮上滚动着大颗的泪珠；脸色煞白，憔悴虚弱。要是你现在再见到她，你也绝对不会认出来这就是当初你深爱着的那个姑娘的脸庞。她要求我答应她，如果她没法再写字了，我得替她继续写下去，现在我就是在她的面前写日记。她一直在望着我，可她看不见我，她的目光已经被即将降临的死亡遮蔽了，可她脸上露出了微笑，我敢肯定此时她的全部思想和整个灵魂都被你占据了。

每次门一开，她的眼睛就闪出了光芒，以为会是你进门了；可当她看清楚进来的人不是你之后，她的脸上又布满了痛苦，冷汗直冒，脸颊涨得通红。

二月十九日，午夜

今天可太惨了！可怜的阿尔芒先生！今天上午玛格丽特窒息了，医生给她放了血，她总算又能出点声了。医生劝她请一个神父来，她同意了。后来医生就亲自去圣罗克教堂请来了一个神父。

这时，玛格丽特把我喊到床边，让我打开她的衣橱，指着一

顶便帽和一件镶满花边的长衬衣，声音微弱地说：

“做完忏悔之后，我就要死了，那时你就把这些衣服给我穿上，虽然快死了，到底也得打扮打扮啊。”

接着她抱住我哭起来，又说道：

“我还能出声说话，可我说话时憋得厉害，怎么也喘不过气！我要空气啊！”

我泪落如雨，去把窗子打开了，不久，神父就来了。

我向他迎过去。

当他知道了这是谁的家之后，他有点担心，怕会受到不友好的接待。

“放心地进来吧，神父。”我对他说。

他在病人的房间里呆了一小会儿就出来了，他对我说：

“她活着的时候是一个罪人，可她死的时候却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很快他又回来了，带来了一个手持耶稣受难十字架的侍童；教堂里的圣仆摇着安魂铃走在他们前边，表示上帝已降临到临终者的家中。

他们三个人进了卧室，这间屋子以前响过多少荒唐的情话，现在却变成了一座圣洁的殿堂。

我跪了下来。我不知道这一幕会给我留下多长时间的印象。但我相信，活了这么大，还从未有什么别的事能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神父在她的手上、脚上和额上都抹了圣油，又背诵了一小段祈祷词，玛格丽特就算作好了升天的准备了。要是上帝能看到她生前所经受的苦难的煎熬和死时所表现出来的圣洁，她应该可以进入天堂的。

从这时开始她一个字也没再说过，全身一动不动。要是没有听见她那困难的喘息声的话，好几次我都以为她已经死了。

二月二十日，下午五时

一切都完了。

夜里两点钟左右，玛格丽特进入弥留状态了。她的呻吟声可以证明，从来也没有一个殉难者曾经遭受过这么厉害的折磨。有两三次她从床上笔直地坐了起来，好像试图抓回她那正往天堂里飞升的生命。

也有那么两三次，她嘴里叫着你的名字，随后又蓦然沉寂下来，筋疲力尽地倒回到床上，眼里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流了出来，她死了。

这时我走近她，呼唤她，她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我就合上了她的眼睛，吻了她的前额。

可怜的亲爱的玛格丽特啊，真希望自己是个圣洁的女人，好让这个吻把你引领到上帝面前。

然后，我就按照她临终前的要求给她穿戴好，到圣罗克教堂去找了一个神父，我为她点燃了两支蜡烛，并在教堂里为她做了一个小时的祈祷。

我把她仅剩的一点钱都散给了穷人。

我对于宗教不太懂得，但我觉得仁慈的上帝会承认我的眼泪是真挚的，我的祈祷是诚挚的，我的施舍是出自内心的，上帝一定会怜悯她的，她还这么年纪轻轻，拥有着如花美貌，可她却死了，而且她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为她合上双眼，为她入殓。

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举行葬礼。玛格丽特的好多女朋友都到教堂来了，有几个还流出了真诚哀伤的泪水，当送葬的队列走向蒙马特尔公墓时，后边只有两个男人：专程从伦敦赶回来的 G 伯爵，和由两个仆人搀扶着的老公爵。

我是坐在她的家里，双眼含泪在灯光下给你写这些详细情形的。光线惨淡的灯下放着一份晚餐，但你可以想像得到，我是

一点胃口也没有的，这是拿尼纳让人准备的，因为我已经整整一天没有进食了。

这些惨象是不会永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中的，因为我的生命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正如玛格丽特的生命也并不属于她自己一样，所以我就在这些事情所发生的地方把这些事情记下来，给你看，以防时间长了，等你回来之时，我已不能再确切地把这些惨象讲述给你听了。

## 二 十 七

“你看完了吗？”我读完这本日记之后，阿尔芒问。

“要是我读到的这些全都是真的，我的朋友，我明白你所经受的痛苦有多么深重了！”

“我父亲来了一封信，向我证实了这一切。”

我们又对这个刚刚结束了悲惨命运的女人谈论了几句，我就回家去休息了。

阿尔芒始终都伤心欲绝，但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他的心情稍稍轻松了点儿，身体没多久也康复了，我们一块儿去拜访了普律当丝和朱丽·迪普拉。

普律当丝刚刚破产了，她对我们抱怨说是玛格丽特害她破产的，说玛格丽特生病期间向她借了大笔款项，因此她开了不少她根本无法偿还的期票，玛格丽特还未还她钱就死了，而且也没写下借条，没有借条她可算不上是债主。

迪瓦尔努瓦太太将这个自编的谎言四处流散，作为她破产的理由。她还跟阿尔芒索要了一千法郎，阿尔芒明知她在骗人，可他还是装作真心相信的样子，因为他对一切和他的情人有关的人或事都怀有崇高的敬意。

然后我们去了朱丽·迪普拉的家，她向我们又讲了一遍她

亲眼目睹的那些悲惨的往事，并因为对朋友的回忆而流下了真诚的眼泪。

最后我们来到了玛格丽特的墓地，四月里的阳光温暖和煦，已经催开了嫩绿的叶芽。

阿尔芒只剩下最后一件要做的事了，那就是回到他父亲的身边。他希望我能陪他同往。

我们一块儿到了 C 城，我见到了迪瓦尔先生，他的模样跟他儿子对我描述的一模一样：身材魁梧，表情严肃，性情可亲。

他迎接阿尔芒时眼里含着幸福的热泪，很亲切地跟我握手。不久我就发现在这个税收员身上，父爱是第一位的。

他的女儿名叫布朗什，眼睛清澈，目光明净，安详的嘴唇暗示着她的灵魂里只贮存圣洁的思想，嘴里也只会说出虔诚的语言。她微笑着欢迎哥哥远道归来，可这个纯真的少女却一点儿也不会知道，仅仅是为了维护她的姓氏的名誉，一个远方的妓女牺牲了自己的全部幸福。

我在这个幸福的家庭住了一阵子，全家人都在关心着这个治愈了心灵创伤而归来的人。

我回到巴黎之后，把我所听到的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这个故事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的真实，当然这一点也许会引起争论。

我并没有想过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像玛格丽特这样的女人都能够做出她所做过的事情；事实远远不是这样，但我知道，在她们之中至少有这么一个人，在她的一生里产生了一份严肃的爱情，她曾为了这份爱情受尽煎熬，直至死去。我把我听到的故事如实地讲述给读者，这是我无法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我并非在宣扬她们那种放荡邪恶的生活，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了这种高尚的不幸者的祈求，我就应该为他们广而告之。

**我再重复一遍，玛格丽特的故事是一个例外，但如果这个故事随处可见的话，那也就没有写出来的必要了。**